



關帝靈感錄

齊孫炯題



唐吳道子遺筆橡皮機新印

五色過海觀音大士

精工裱十五寸長軸每幅紙售洋二角

是書係寒世子編輯。首列聖像數幀。中刊經文多篇。後附靈威記百數。則五色封面。光彩奪目。為近代出版之唯一起信本。每册定價一角。寄費外加。

觀音起信編

伊立勒敬題

是書於念佛戒殺。立身處世。謀生計。盡人倫諸端。事理圓融。罄無不盡。欲知溫大師道德文章者。不可不人手一册。每册定價二角。寄費外加。

溫光燾先生嘉言錄

桂林吳翰卷編

林森題

是書係廣徐太史編纂。內分十卷。實則於五倫八德之美德。反比人類。全部二册。都十餘萬言。每部定價。寄費外加。

物猶如此

三處徐謙題

是書係成都溫光燾先生著。廣採藏精義。成此一部法要。總綱四章。分科極多。有條不紊。先後交輝。實了生脫死。個修行之正法眼。每册定價一角。寄費外加。

觀音法要

溫光燾大師所述

戴傳陶敬題

●上海霞飛路道德書局發行●

關帝聖像



配關大帝中堂用對聯縮影

●關帝綾裱大中堂 每幅一元六角 加包裹寄費三角 ●照相
 影印五十寸長立軸 綾裱每幅五角 精裱每幅三角 ●聖帝遺
 墨對聯 綾裱每對四角 精裱每對二角 寄費各加二分半

忠昭日月

王中堂仲

義薄雲天

王君敬書

●王一堂居士書 關帝對聯配中堂用 綾裱每對一元三角 寄
 費七分半 ●十二寸 關帝照相每張四角 七寸每張一角半
 ●新出克羅繡 關帝雙面徽章 每枚售洋二角八分

上海霞飛路德書局出品對聯之一

關帝靈感錄

伊立勳敬題



特啓

古今人崇拜 聖帝者多矣。而獨於腥臊臭穢之血肉。儼然用作供品。且歷代相仍。何從未見有改革者。竇神如此。實深浩嘆。良以惡習相沿。無人倡導。不知原因。敬神之心。而反獲罪過半矣。抑何不思之甚耶。或者曰。

帝在塵世。未聞茹素。曰。豈佛生而爲佛。神生而爲神哉。今錄中所載。足可明證。願天下人之同奉。

聖帝者。幸勿再事因循。明知故犯。而甘獲罪愆。以余言爲河漢也。

又按 聖帝誕。諸家相傳不一。大抵以五月十三日。與六月二十四日。此二日以各地相傳之慣習爲大旨。近據各處乩壇抄傳。謂六月二十四日爲

帝聖誕。五月十三日爲少帝【諱平】聖誕。究竟孰是孰非。固不得而知。然敬神貴在虔誠。即使或有錯誤。當不至於如何罪愆也。茲據最近紹興崇道崇聖等壇來函。稱燃燈古佛賜諭。與上述之日期相符。用特附誌。以資旁證。

此書將來續有出版。如各地人士。有蒙

聖帝靈感者。可將記錄寄來敝局。以便編入續錄爲荷。

道德書局謹啓

寒世子謹識

關帝覺世真經本證訓案闡化編例言

謙年十七。應郡試。得

關帝覺世真經說證彙纂。受而讀之。說據前言。證附果報。闕纂者姓名。讀而心喜。時置案頭。披玩不輟。丁丑春仲。鉛山劉孝廉光裕。挈其子公車北上。辱貽一編。啓之卽案頭本也。詢其自爲言。己酉下第。歸過鎮江。欣得此書。旋里鏤板。廣播迄今。並述其家歷蒙顯應不一事。丙子南闈。其子在號舍。邀佑獲雋甚悉。劉君古貌。非妄語者。謙心識之。默念人情厭故。數見不鮮。若廣輯

聖訓靈蹟。逐句依類分綴。俾讀經者。開卷神悚。彌切勸懲。然未睹專本也。是夕夢周將軍引謁

帝殿。仰見

神威咫尺。霽顏授一冊。跪受之。未及諦觀。遽覺。自是惕然。堅輯書之念。顧炳靈往牒。浩乎淵海。平居眇見寡交。苦無書借。懼負

神眷。且暮耿耿。戊寅正月二十五日子刻。夢從事官廡中庭。天未辨色。忽紅光照地。

西北方闔闔洞闢。見

帝綠袍大身。自天門冉冉而下。手持筆二枝。長尺許。穎白。授謙一枝。髻髯鏤七寶三字。跪受驚覺。遽忘寶字下一字。輯書之念。益皇然不敢懈。公退時。輒躑躅訪舊書小肆。幸得殘帙十餘種。每得一卷袖回。則數日夢寤自怡。最後琉璃廠時。值正月上元節。前火神廟開書市。購事蹟徵信編。及事蹟彙編各一帙。其間甄錄靈應較夥。意外偶獲。殆陰相耶。於是排比成帙。曰覺世真經本證訓案闡化編。釐十六卷。愧棉力未克付梓。因循抱歉。珍藏篋衍中。距今鹿洞開雕。忽忽閱九寒暑矣。既竊欣夙願之踐。又深懼告成之怠。憶安溪李文貞跋

帝像詩曰。朔望整冠裾。晨夕禱私願。神其啓我衷。補過消罪愆。三復滋惕。

繕寫經文。本劉山英信心錄。而說證彙纂。乃系若負吾教。請試吾刀。以上等句。於序後。人生在世。句前。添諭曰二字。以爲此經原序似誤。細玩諭曰二字。乃經文起語。不類序文中間句法也。按海寧周廣業。海鹽崔應榴。輯事蹟徵信編云。覺世篇相傳康熙七年夏。降乩沃鄉之椿園。授王貞吉等。

帝親製序。是真經之有原序。傳世審矣。至引姚江吳來章曰。海曲劉可學遊太行宿帝祠。夢授經文。越日西河署中降鸞。往質無異。靈應盛行。則另是帝訓。訓中有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云云。非覺世真經也。荆溪萬之衡事蹟彙編。又以宋楊博所序忠義經十八章爲覺世真經。並以此序冠前。且十八章與神武傳諸書繁簡互異。不知何據。恐傳者之或誤耳。闕疑俟訂。

帝於漢孝愍皇帝建安五年。封漢壽亭侯。後主景耀三年。追諡曰壯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義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元天歷間。封號稱壯繆義勇武安顯靈英濟王。明太祖洪武元年。復原封稱壽亭侯。嘉靖十年。稱關帝壽亭侯。萬曆三十三年。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是帝之爵諡。代有封典。至國【清】朝則靈顯彌著。敕封有加。倍崇前代。盧氏舊本於前人文字中。每遇稱侯稱王稱神者。悉改稱帝。長洲彭氏紹升。以爲失其本真。頗乖文禮。是編繕寫。一仍原書之舊。其附跋管見。必尊曰帝。敬謹特書。遇

帝諱謹避。恪遵

聖朝令甲也。

舊傳忠義經十八章。及戒士文。玉壇法語諸篇。皆

帝降鸞宣化之筆。散見他書。其大旨顯揭人紀。洞剖性天。指示善惡。悚惕禍福。訓迪
慈心。真切痛快。固與覺世真經相表裏也。本訓或節錄。或全引。不拘繁簡。惟期互
證經句之意。讀者如飲衢尊。深淺自領。

方伯黃明忠義經序中。曰忠義經曰降筆真經。而海曲劉可學夢受訓文諸書。皆
目此文爲降筆真經。似無區別。是編本訓。以授劉可學經訓標出。而忠義經則仍
原名。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人以神道設教。福善禍淫。顯鑠經訓。况

帝威德無極。固無庸妄加贊述。然由梁迄今。歷千二百餘載。如護國庇民。彰善瘴惡
或現身。或感夢。或示籤。諸靈應。燦載羣書。確有明徵。事似幻理。至常也。

聖嗣與周將軍佐化靈蹟。閒附見於編焉。本案就見聞所逮。廣爲哀集。自

帝志及郡邑志。乘前人文集外。並酌錄說部。或疑子虛。未必徵信。然義取勸懲。不妨

佐考鏡之資。且安敢預存妄語之心待人耶。但跡近矯誣。辭涉俚鄙者。概不濫登。編中所錄。非敢欺心僞託。惑世盜名。區區纂輯鄙意。竊以正人心翼世教者爲旨。歸赫赫相在。勿作消閒稗史觀。

訓案各注。明所引原書。並撰者姓字。徵信也。姓字未詳考者闕焉。文中筋節警策處。謬標圈點。俾讀者怵目動魄。伏思帝之赫聲濯靈。於昭今古。載筆者胡能殫述。深恐孤陋。良多遺佚。幸冀宏達。裁益集成。

是編起義。意專發明經旨。闡揚

聖化。較他集甄錄。體裁各殊。至他集中援引之可徵。藝文之可誦。與本案可參觀者。酌附錄案後。足令尙論者意廣。詠歌者色飛。

杜子美奉先寺詩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試齋心焚香。靜讀是經一過。恍然省身心之要。彝倫之重。善惡幾希之判。天人禍福之原。字字明白淺顯。仰窺

聖心宏慈。牖民不倦。真若霜天曉鐘。普覺大千塵夢也。是編訓案。分標經句。起草時隨語勢部署。後綜計之。適符鐘聲百八之數。亦無心印合也。

南城程芝圃年前輩。官比部時。乍覩是編初稿。甚喜。約捐廉俸。共鈔板壽世。繼因浩費未果。旋出守常州。癸未冬。謙挈眷道過。枉唁舟次。索稿意甚篤。時孤子匍匐歸里。皇皇別去。越兩載。戢影空山。嘗以乏郵寄稿爲憾。今剞劂竣矣。皆荷南康郡尊狄相圃先生提倡之力。暨諸君子樂善之助。爰述簡端。以誌不謬。行馳報常州。想展卷時。同歡喜讚歎也。道光五年秋八月。旣望廣豐。徐謙齋沐敬書於白鹿書院春風樓。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經內吾字當謹讀帝字〕

北京

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堪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地人職。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况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爲萬惡首。孝爲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友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讎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

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甯。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尙奢詐。不重勤儉。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詭說昇天。歛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司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兒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無怠厥志。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

帝

原文

是漢關聖帝。敕諭大衆聽聞。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正

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當分。帝

原文

嘗下遊漢季。結盟先主。

原文

三人。

桃園名重千古。單刀秉燭於今。寄曹明來明去。吞吳爲漢超昇。

原文

上帝憐帝

原文

我忠耿。獨敕宣化幽明。令帝

原文

日遊天下。鑒別忠佞紛

紛。一切貪殘奸巧。還償果報斤斤。勗戒讀書文士。並及官宦軍民。第一

休欺父母。切莫圈套鄉鄰。貧富先交朋友。朋友乃是五倫。信心內外平

等。何妨蹇難災逆。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陰冥。武侯

原文

祇緣忠義。

幽冥羣奉爲神。直心直受真福。巧計巧來禍因。有過昭如日月。無私天

地同羣。果然兒女不誑。到處鬼怕神欽。設計偷覷女色。自己帷薄宣淫。

弄手誑騙財物。輩輩嫖賭淪浸。比比爭能爭勝。往往越賤越貧。快快收

心猛省。休休愈墮愈深。三生輪迴惡趣。千載唾罵難禁。筆尖添減情罪。

舌劍反誅滿門。尤恨毒心狼婦。花言啜哄鄉親。唆夫罵公罵婆。令帝

原文

吾一見生噴。泥像揮刀剖腹。分斬母子平均。可喜平人孝悌。朝夕買辦糧薪。霎時風行泥馬。駝回萬里窮軍。欲求長生育子。急宜戒殺放生。不食牛犬等肉。可免牢獄囚刑。男女遵奉帝原文語。遇難帝原文自降臨。戰場驅逐鬼魅。刀光雷雨血淋。護國百折不改。助爾加爵策勳。富貴永昌奕世。眉壽永無災侵。如有毀法妄想。斗秤欺哄愚氓。不許生身人世。阿鼻地獄呻吟。那時悔過已晚。急早佩服法文。回頭諸惡莫作。勉力衆善奉行。

凡念誦明聖經。必須先誦降筆真經。故附刊之。

關聖帝君桃園明聖經

漢漢壽亭侯。略節桃園經。書於玉泉寺。夜夢與僧人。萬經千典有。帝原文經未舉行。著爾傳塵世。不可視為輕。焚香高誦念。其福即來臨。人能抄印送。諸疾不相侵。家宅供此經。妖魅化為塵。舟船奉此經。風波即刻平。行人佩此經。途路保安甯。書生看此經。不久步青雲。婦人誦此經。二

女五男成。若爲亡化念。亡化早超生。若爲父母念。父母享遐齡。日念三五遍。或誦百千聲。諸神皆歡喜。宅舍並光明。凶事化爲吉。福祿壽重增。太上老君三界靈。衆聖五嶽雷電神。五湖並四海。日月斗星辰。天下城隍聽號令。萬方土地各遵行。值年值月將。值日值時神。夜差黑煞帥。日令皎潔兵。往來細鑿察。不得漏毫分。會回家宅鬼。著令司命君。如有虔誦男和女。速速報知聞。或賜福與壽。或蔭兒與孫。萬聖朝真均奏議。普天之下盡頒行。

帝原文

素覽春秋。幼觀語孟。惟以孝悌爲先。修身治國爲本。異端蜂起。

兵戈傷殘民命。十餘年甲不離身。刀無潔淨。夜無穩睡。三更日不飽餐。一頓東戰西征。百戰而江山纔定。白了髮鬢。星星力倦。馬羸刀鈍。費盡了赤膽忠心。換得個封侯金印。

到如今亂臣賊子。捕風捉影。姦貪纔佞。結黨欺陵。言無一定。不思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事每胡行。屢圖僥倖。篡君位。戮忠臣。好貨財。淫美色。殺

人縱性。祇顧爽心樂事。豈曉得後來報應。古今好事多磨。毋勉強苟求捷徑。如彩雲琉璃。鮮花明月。人不知機。如剛刀快缺。妄動橫行。造下了些冤業。遠則數年。近則數月。報應無差。法難漏洩。

如人未遭逢。各有時節。當思守命由天。安貧樂業。如百藝倉卒成功。其物焉能精潔。草木不能培植。難長許多枝葉。五穀少用耕鋤。苗雖秀而不結。文臣十載寒窗。方朝金闕。武將百戰臨危。始得公侯並列。帝我原文

乃日月精忠。乾坤大節。天崩帝我原文崩。地裂帝我原文裂。偈曰。帝我原文本天樞第六星。臨凡欲使萬方甯。形容雖去神猶在。留

得英精震百靈。

明聖經。大衆聽。帝我原文乃紫微宮裏朱衣神。協管文昌武曲星。祇因張

仙無主轄。敕令隨帝我原文為從神。檢點少男與少女。或損陰陽絕子孫。

送生催生及難產。魅妖傷殘癩痘疹。如有焚香諷誦者。轉禍為祥顯聖

靈。今有塑畫聖我原文像者。側立張仙持彈弓。

鑒知戰國侵陵亂。命帝原文臨凡救萬民。玉皇賜帝原文名和姓。子胥

五轉做忠臣。臨潼解釋諸侯難。絕却奸秦并國心。楚無道。酒荒淫。昭關

過此難。吳越動刀兵。道帝原文一生爲孝子。數世做忠臣。敕令帝原文

管錢塘事。晝夜領潮行。

漢室多奸黨。改姓下凡塵。火龍燒赤兔。水獸煉青鋒。臥蠶眉八字。丹鳳

目雙睛。五龍鬚擺尾。一虎額搖身。韜略期孫臏。機謀勝范增。春秋丈夫

志。生長解良城。指關爲帝原文姓。下界又稱臣。

幼而離鄉。壯而出仕。大丈夫以四海爲家。何患乎帝原文無兄弟。入桃

園覩兩人奇異。請問英雄何處。雄糾糾。朗曰張桓侯。原文貌堂堂。溫言

劉先主。原文遂出身投地。今逢主。須待挽天河水來蕩滌。誠哉龍虎風

雲會。宰牛馬。昭告天地。結義匡扶漢室。

破黃巾。誅董卓。呂布斃。劫寨剿曹奸。賺入空營內。雁侶散徐州。攜嫂無

存地。滅燭張遼謀。破壁聖帝原文義。降漢不降曹。忠臣不事二。封漢壽

亭侯印無漢重鑄。三日華筵。曹瞞美意。顏良文醜統兵圍。敢對立功。可酬曹歸計。封金却印三辭曹。挈眷尋兄一點忠。千里尋兄添義氣。五關斬將顯威風。離合英雄乾坤內。相逢兄弟古城中。智尙雖高無決勝。運籌固識少經綸。

三謁茅廬。臥龍宴起。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未出茅廬三分已定。武侯原文孔明原是廣慧星。卽是前朝嚴先師。原文子陵

此生諸葛相。原文亮再宋朱文公。輪迴三世相。永不下凡塵。鼎足三分嫌

地窄。江山今換許多人。先主原文大哥哥已在清虛府。聖帝原文關某今掌三天門。

桓侯原文三弟四川爲土穀。每起忠良護國心。在宋易姓岳武穆。原文飛將在唐

改諱曰張睢陽。原文巡輪迴三轉皆忠烈。上帝封爲護國神。小可兵戈不

差及。大難危邦再下塵。

天下城隍皆將相。正直爲神古至今。爲人忠孝感天地。豈在持齋佛顯靈。飲食衣服休華美。隨著隨殞莫厭爭。禽獸一切皆性命。無故自食宰

生靈一切化生皆活命。何故張弓捕網尋。草木花果休折採。嚴冬零落發陽春。萬物悉含天地化。依時生長與人靈。汝能遵守惜萬物。福有攸歸禍不侵。勿謂善小而不做。勿謂惡小而可行。天網恢恢分曲直。神靈赫赫定虧盈。孝弟忠信人之本。禮義廉耻人之根。爾能聽帝原文行善事。正有祥雲足下騰。

帝原文受三天門掌管。萬神啓奏帝原文先聞。善者記錄加官爵。惡者遭殃絕子孫。報應遲速時未到。昭彰早晚福終臨。休道天高無耳目。虧心暗室有遊神。敬神如在須誠敬。不可狂言褻聖明。萬國九洲皆敬服。道帝原文忠義獨稱尊。塑形畫像乾坤內。如帝原文英雄有幾人。

又奉上帝加御敕。掌握凡間善惡人。精忠冲日月。義氣貫乾坤。面赤心尤赤。鬚長義更長。英雄氣蓋世。燭殘刀破壁。爵祿辭不受。封庫印懸樑。偃月刀磨仍快。歎兄弟不再。臥蚕眉鎖未開。恨江山幾改。亘古功名難比並。三天門下封元帥。稽首頓首。

上帝敕令各部將帥。經傳下界。抄錄諷誦如在。人能遵行。繫玉腰金。官居千載。能全一事。崢嶸三代。欽承法旨。會集諸神。施行於是。救苦大仙。太上真君。太白金星。公同註解。覆奏明章。毋容議改。行於四海。皇圖鞏固。萬民永賴。著忠良竭力匡衡。孝順無改。廉潔不亂心田。節義臨危不敗。忠孝廉節之章聽解。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日用朝廷祿。當思補報功。報國臣之本。惜卒將之宗。不飾文臣過。不滅武將功。記錄文華殿。舉劾建章宮。丹心如赤日。位必至三公。秦檜世爲犬。武穆

原文岳飛

四帥中

爲人子。孝爲先。孝順兩字緊相連。勿惱怒。常使歡。煖衣飽食毋飢寒。病醫藥。必自煎。卽須嘗過獻親前。夜不解衣朝不食。時時刻刻在身邊。爾能孝順爾子孝。點點滴滴看簷前。大舜孝。帝位傳。二十四孝極周全。在生不供養。死後祭靈前。不孝子。惹災愆。虎含蛇咬病相纏。官刑牢獄遭充配。水火之災實可憐。或自懸樑刀毒死。不孝之人苦萬千。速速改。莫

遲延。世人孰無過。改之爲聖賢。人無過。篤行全。

廉生畏。潔生嚴。細檢點。避嫌疑。希聖希賢。由天命。學禮學詩。聽自然。却周粟。隱山川。爲人似玉。無瑕玷。立志如同鐵石堅。守己祿。莫徇偏。損人利己。子孫冤。廉者不受嗟來食。志士不飲盜之泉。辭俸原憲潔。畏金楊震廉。坐懷不亂柳下惠。閉戶無容魯仲連。馭食曾如螯李美。瓜祭何勝菜根甜。俸祿止堪供禮儀。舉家食費盡盤桓。百簣拾回失節物。滿箱裝裹昧心錢。笞杖流徒誰不怕。勸爾抬頭看上天。縱容男僕如狼虎。謀佔軍民地與田。勢敗運衰參訐告。拔塚平房冤報冤。婦男窮極爲娼盜。恨煞當初惡要錢。

人之節。如竹又如月。廣大與高明。圓容更清潔。一生直不灣。挺挺欺霜雪。一勁參天秀。舞風弄明月。娥英泣竹林。點點斑皆血。卽如蘇武杖。數有十二節。李陵污其奸。蘇武敬其烈。仲升使西域。三十六國卻節義。全神聖悅。或掌天曹事。或補城隍缺。或生公與侯。富貴千年業。亂臣并賊

子。每把忠良滅。一見虛歡喜。心口各相別。心藏丈八矛。意存三尺鐵。舌下有龍泉。殺人不見血。含酷尅奸纔。自殞兒孫絕。帝原文不喫長齋。帝原文不信異說。地獄卽城隍。三寶星日月。救濟急難人。就是解冤結。

明聖經靈驗特記

先君應文公。虔誦關帝桃園明聖經。凡四十餘年。未嘗一問也。自謂生平修持得力。於是經不少。凡遇疑難之事。敬持數遍。無不逢凶化吉。轉危爲安。所謂一誠感通。天人相應。實至理也。晚年嘗謂兒輩云。余諸願俱足。但乞臨終之時。不感痛苦。今生於心足矣。後先君逝世。果然毫無痛苦。蓋生平崇信聖帝之感應也。茲上海友人寒世子君。來函徵求附印新編關帝靈感錄。余家歷感關帝默佑之德。敬出淨貲。附印二千冊。廣爲贈送。以報洪恩於萬一云。時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七號。羅伯昭謹識於漢口之寓廬。

羅伯昭居士。當今善知識也。近三年以來。向本局購送各種經書。約有四五萬冊。誠所謂慷慨解囊。見義勇爲者也。而尤可感者。凡本局新出重要諸書。如觀音起信編。覺園筆記。達生編。物猶如此。戒殺弭劫編。徐太史家書。皆大歡喜。各種經驗秘方輯要等書。徵求合印。無不慨認巨數。列諸附印者之首。茲新編關帝靈感錄。又荷認印二千冊。襄助出版。此與有漏功德。所可比擬哉。然關帝靈感錄之內容。原根據於覺世經。故仍列闡化編之原序於首。茲羅君以明聖經靈驗記囑刊。余恐編制有關。故特附刊明聖經於覺世經之後。以期兩相符合。然宣揚聖經。理所當然。然亦未始非副羅君之善意也。寒世子又識。

關帝靈感錄

太原寒世子謹輯

■ 蔚州魏象樞記云。丙午二月。夢登高樓。謁見關夫子。呼象樞而語之曰。吾道一貫。孔子云。一以貫之。何也。樞對曰。大人當有擴充推致工夫也。關夫子詔曰。赤子知能原是一貫。爾說與人知之。【解州守張鎮關帝志】

■ 關帝清河縣。詩二絕句曰。坐鎮荆襄已十年。旌旗百萬壓曹瞞。夷陵一望無消息。淚灑蓑宏血未乾。虎帳談兵欲佐劉。提師豈爲覓封侯。千秋事業終何補。始信將軍有斷頭。【馮景子錄】

■ 李忠愍公名若水。字清卿。邢州曲周人。爲大名府元城縣尉。日嘗晝坐廳事。有一健步造於庭。稱是關將軍使者。出懷中書置前。忽不見。公大駭。啓緘視之。外題關某押封。其書大略言。歲在午未。世當亂。侍郎勉之。公不諭所謂。靖康元年丙午。公奉使金國。除吏部侍郎。明年丁未。金人圍汴京。公隨駕出城求和。公不屈。爲金人所殺。異哉。其靈驗如此。將亂之兆。神先知之。以書諭公。蓋勉公以忠義也。【胡琦關王事蹟】

■隴西關永傑。號人孟。與興化李映碧。崇禎辛未。同籍同官。一司理東陽。一司理明州。相望也。初見時。愕然神聳。如世所繪關壯繆像。問之曰。君關侯裔耶。曰然。曰史載龐會隨鍾鄧滅蜀。盡殺關氏家。君又其裔何也。曰請以一事證。當永傑附驥之年。棘闈未撤。與諸舉子閒步先壯繆祠。忽一道士。前詢諸姓氏。曰。昨夢神喜動顏色。語予云。吾家一人入彀矣。諸君誰氏關者。時衆咸指目傑。已而果捷。非證乎。何云盡也。李曰。關侯亦世情耶。由今思之。侯之喜。非世情也。當君司理有聲。越擢中州兵憲。與流賊戰。捍危疆。賊入。嘆血罵賊死。豈非忠勇似侯哉。侯蓋知君必捷。捷後不以牖下死。侯之喜。其以此乎。噫。斯真侯後矣。史載劉豫降金。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或曰。是侯後。然則關氏之以忠義著也。侯及勝永傑而三。〔陸次雲大有奇書〕

按國壽錄云。永傑山西蒲州人。漢壽亭侯之裔也。鹿樵紀聞云。字嶽華。長身赤面。自言實侯之後。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賊。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搦死於城下。尙舉手指賊。罵不絕口。賊誅其首而死。

■吳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章上忤溫體仁。遂以改

葬乞歸。壬午。周延儒再起爲首輔。思徵耆舊。以塞人望。擢公吏科都給事中。旨下敦促。長吏數踏門請行期。公去幘示以白髮。既而嘆曰。子臣同誼。吾寧棲山飲谷。以忘吾君哉。遂祭於河決北向。其文有云。遭國步之多艱。欲全身而不可。公之殉國。意固預定。而祭河先一夕。夢漢壽亭侯餞行。故慷慨赴召。情見乎詞。甲申三月十五日。奉命守西直門。十九日城破。賊騎充斥。入三元祠。闔戶自經死。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謚忠節。清朝賜謚貞肅。〔陳世倅海鹽縣續圖經〕

興化李忠節公長倩。崇禎甲戌進士。擢至右都御史。奉命督餉建寧。行香還寓。旋聞鄭帥芝龍。暗將關兵盡撤報。頓足長號曰。賊臣誤國禍速矣。吾其全髮膚。見先人地下。出袖中丸投湯藥中。一仰而盡。索筆寫遺書。旋指壁上謂家人曰。關聖在此。汝等見之否。家人皆曰不見。况未奉神像。何從示現。公乃長吁擲筆而逝。信忠義相感。不期而會與。〔方熊忠義集〕

左良玉鎮武昌。恃功跋扈。南都之詔至。楚撫何騰蛟。以劍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命良玉腹心盧鼎者。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黃澍之謀東下也。以騰蛟不從。謀劫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無

爲所得。良玉命四將守之。逼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閒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之。則關帝廟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亟覓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吳偉業綏寇紀略】

按明史中何騰蛟傳並載此事甚詳。

倪元璐字玉汝。崇禎末戶部尙書。甲申闖賊入城。公束帶北面拜闕舉酒。屬所供關侯像。亦自浮滿盞三白。曰吾卽幸生。何面目見此公乎。乃南面坐自縊。【王介錫名家傳】

明孝子楊成章。茶陵人。父任浙江海寧訓導。娶海寧李氏女爲側室。生成章。適父任滿回籍。李留母家。成章隨嫡母歸茶陵。後成章漸長。未知爲李出也。父卒。嫡母病革。呼成章語以生母在浙。成章大慟。嫡母卒。終虞。卽出門尋母。芒屨子身到海寧。訪二年無所得。歸復治裝來浙。徧歷十一郡。九載無消息。一日行乞於市。有長髯偉丈夫引入室。云有虎來。成章遽入室。偉丈夫掩門去。忽大風震地。俄風止。成章倦寐。早起視之。乃郵亭也。無門牆亭。供關帝像。方悟帝之顯靈。後於錢塘遇母。皆帝指引之力也。【感應善過格】

范可裕字啓之。文正忠宣房十八世孫也。先世自吳徙皋。祖源早世。祖母叢孺人。苦節五十餘年。父希曾。官粵西。丁母艱歸。可裕萬里往迎。水陸未知所從。泣禱於關帝得一夢。遂登舟。後果於江風迅疾時。轉行追值。若有鬼神默接者。〔鄭見龍如皋縣志〕

浙人某。其父因亂兵衝潰。風鶴心警。茫茫無蹤。其子敬禱帝廟。得籤有萬里鵬程。君有分。吳山頂上好鑽龜句。遂疾行。徑上吳出卜卦。甫抵廟門。瞥見壁間有父尋子帖。字迹模糊。疑信交半。訪見之。果其父也。一念之孝。感格如此。〔關帝靈籤譜〕

張廷樞字天木。郡庠生。鄉賢挺元孫。少失怙。事母李至孝。嘗遊學虞山。心忽怦怦動。聞關帝廟籤。甚著靈異。往祈焉。有道者揭籤示曰。能三日抵家。母子始獲。面否無及矣。時暑雨沒途。廷樞杖策行泥淖中。日百二十里。如期而歸。母果病頸疽。瘰不得出。廷樞以口吮之。乃獲痊可。〔高郵州志〕

遂寧李如石云。余少時。一夕夢立青草墀中。見堂上文昌帝君。簷邊拱立。若有候者。俄而關帝至。賓主揖畢。關帝指余謂文昌曰。這秀才也。肯學好。文昌舉手曰。已將渠姓名注就。公諱實。崇禎癸未進士。選長洲縣令。甲申後。罷官居吳。人比之陶

靖節云。【顧湄武安王集】

勞生蘭友。少負才華。未娶而歿。聘管氏。揆一女也。性貞烈。聞變大慟。將素衣扶柩。家人尼之。管厲聲曰。吾生爲勞氏婦。死爲勞氏鬼。豈以未嫁而遂有二心耶。遂赴喪。憑靈几而哭。絕而復甦者數四。問有以再適勸者。輒顛蹶欲仆。久而柏舟之志愈堅。哀痛五年。一夕夢綠袍頰顏者。降於庭。嘉其貞節。數夕後。夢蘭友曰。吾與若固緣重。今關帝感若節義。命同生淨土矣。未幾逍遙而逝。【修福全書】

江南李元榮。父兄染病。家貧無措。有友高陞。與榮最契。代刻覺世寶訓一板。令元榮刷印遍施。不數日病皆愈。高夜夢關聖曰。爾爲人忠義。由此勉力。後當獲福。諭使梧桐樹下獲銀四百金。乙丑科。二子中式。【聖有謨訓】

雲間張玠云。明崇禎帝請仙問國祚。呂祖降云。當問之伏魔帝。曰。若何致之。曰。可遣大輿令往正陽門廟中迎請。是夕廟祝夢帝曰。急起開門。有大輿令奉旨到此。汝可令其復旨云。我卽見駕也。上設香案以迎。首輔周延儒跪侍。左右無人。俄而帝降。行君臣禮。上亦答拜。以國事問帝。曰。妖孽橫生。不可爲矣。延儒問妖孽何在。帝微笑曰。爾就是第一個妖孽。延儒驚駭不能起。【關聖帝君全書】

按明狀元圖考。稱宜與相廷試臨場時。夢關帝送賀禮。果擢進士第一人。則知帝於延儒。始固有以獎厲之矣。後此之奸。實負帝旨。其見斥也宜哉。【徵信編跋】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小不如意。卽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躍墮釜中。母潛竄。不孝子見兒死。大憾。捫廚得刀。遽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匿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十七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手足。可使踰闕而搏。假令神不馘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剗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之察。或疑爲誕。或以

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鬻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徐芳諾皋廣志〕

按原注云。此崇禎十三年事。神鉞記。張子乾作。

周將軍名字相沿。難以訂證。陝州牧雷蓮客先生汪度云。嘗謁都城正陽門關廟。見神牌署將軍名作滄。而字爲海若。乃進士軒轅誥夢中。將軍親授之者。又俗傳周將軍亂筆。自署字履豐。附錄以資博聞。〔徵信編將吏門〕

周將軍名不見史傳。考元曾貞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其靈亦最著。里媪有劉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關帝香案前。夢周將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紀昀灤陽消夏錄〕

周將軍倉從帝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乾隆辛卯。余宰當陽。稽其遺跡。卽古長坂坡。曹劉交兵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沮水沖塌成河。僅存隄埝。名曰麥城隄。有任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前令陳公。掘其地深丈

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築墓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僞託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將軍之英靈所格。未可妄非矣。【王械秋燈叢話】

相傳東臺白駒場關廟。周倉赤脚。因當日關公在襄陽。放水淹龐德時。周倉親下江挖坑。故也。戊申冬。余過東臺。與劉霞裳入廟觀之。果然赤脚。又見神座後有一木匣。長三尺許。相傳不許人開。有某太守祭而開之。風雷立至。【袁枚新齊諧】

按周將軍倉。通作蒼。山西通志云。平陸人。孫扶倉又云。世傳蒼。汝州魯山縣辛林街人。陳聶恆邊州見聞錄云。白水村。在威茂道左。有忠勇公祠。祀周將軍倉。村人其苗裔也。祠旁泉色白。相傳倉磨刀處。借正史失載。相欽拔云。觀都督趙累等等字中。未必無周倉。又云。倉非有官職。故十餘騎中。惟趙累得列於史。倉之有無。不礙正史。斯言可謂有識。

博羅王誠嗜酒每醉。母羅氏與妻輒奔避之。其子喜報。羅攜觀魚。失手墮水。羅奔姊家。誠聞之。袖利刃過關帝廟。入而納刀香案上。至姊家。佯喜迎母。母行至廟。誠

入取刀加母。母驚呼關聖。誠方舉刀。刀忽向上。誠頭已落地矣。人問之。羅云。誠舉刀時。見一紅衣者指其頸。令自刎焉。【感應善過格】

某鎮民李耿者。素不孝於母。生一子愛甚。一日他出。其母負孫澣衣。失杵傷之。斃母懼。欲自盡。媳止之。耿歸索子。妻不敢隱。告以實。耿大怒。入市買刀。晚將弑母。又恐母知。或先竄。鎮有關廟。耿藏刀。帝足下。夜往取。力拔不出。聞帝命周將軍斫之。耿驚叫。廟僧及附近人入視之。耿自述其事。折頸死。【游摺笏神武傳】

有逆子欲弑母。母奔關王祠呼救。聞云。周倉逆子頭遂落。倉所捧刀。鮮血淋漓。觀者如市。【金嘉會西湖關廟廣紀】

近聞有關帝廟在某地。而來禱者。毆父逆子也。帝下親戮之。會觀者麇集。帝還座稍偏。故像亦左偏云。【王同執耳談】

山東高唐州。有婦嘗毆其姑。一日失金釵。姑被誣。逃入關帝廟。婦入廟答之。帝像忽起立。提刀斫婦。姑歸告其子。同往視之。見婦腹已剖。血漬龍刀。帝好像猶挺立座上焉。【黃正元御虛階】

大觀間。羅鞏常遊太學。有關侯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禱。一夕夢叱曰。子已獲譴。

於冥。可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願聞獲罪之由。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尙有兄。何獨受罪。曰。子爲儒者。當明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鞏果死。非命。【王佐寶善編】

顏茂猷云。停葬一事。人最易推過者。年復一年。若付之不肖子孫。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變。又有漂焚之虞。安可避忌風水。遷延歲月。漫不加意哉。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頗有智識者。其檢身倍慎。當何如乎。

滄州某公。勝國時進士。仕爲主政。迨清朝。洊歷總憲。善扶關帝鸞。應念卽降。酬答如響。嘗自留畫像。雖寥寥數筆。而英風浩氣。凜然如生。某公未第時。嘗叩以終身。凡判某年登第。當得某官。仕止六品。壽六十餘。所言歷歷皆驗。及官總憲。鸞亦久不請。一日。閒中復請。不降。久之。凡乃動書曰。別來無恙。某公拜問曰。向荷指示。無不吻合。獨某年與位。迥不相符。何也。凡大書曰。甲申年某月日。子試思居何職。年幾何。爾時可以死否。某公悚然。汗下如雨。方欲再問。凡竟不動。自是不復敢請。【天漢浮植散人秋坪新語】

明季。關聖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

丞。清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爲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厚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正殉難時。正此公年六十時也。【新齊諧】

■惠州南山。故有漢壽亭侯廟。嘉靖初廢。民卽凝碧樓奉之。南門樓也。或曰。隆慶戊辰。周雲翔戕主帥叛。還攻郡城。矢叢雨於麗譙。雲翔策馬先登。一躍而墜。又登復墜。如是者三。乃退。後擒雲翔。過凝碧樓。問吾墜若錦衣擠之者。豈有神乎。守者曰。漢壽亭侯也。雲翔戟手向樓曰。微髯城屠矣。【石洞文集】

■解梁一鄉老。齋心盥沐。焚香祝帝君座前曰。四海大矣。九州遠矣。帝君之神靈。何以能遍到耶。帝君鸞筆書聯示之曰。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感應善過格】

■張遂寧先生鵬翮。以宮保尙書。總督河道。平生極敬關帝。集有關帝誌書二卷。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辨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親筆裁定。有時集寮屬商略。

稍有私曲。卽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此心豈敢徇隱。間有以密語干瀆者。卽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心獨不懼耶。〔在園雜志〕

■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對神尙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則惡矣。天道宥過而殛惡。其聽汝巧辯乎。某官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一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灤陽消夏錄〕

■趙浮山作舟。登州大嵩衛人。順治甲午領解。乙未公車入京師。居汾陽館。館中廳事。有武安王神像。趙居其側。偶狎一妓。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夢入一大城。有偉丈夫自委巷出。楫翁問曰。君非趙某耶。曰是也。曰吾潘姓。關帝下值日功曹也。爾子本應今科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聞上帝。且降罰矣。頃之。鼓樂騶從。駢闐而至。有神人綦冠盛服。手黃紙。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聽之。翁如言。竊視紙上。則大書趙作舟三字。以硃筆勒之。功曹曰。君可去矣。郎君罪止罰科耳。作舟既下第歸。入門翁詰其故。且具述夢中所見。作舟悚然。後躋蹬公車者二十四年。署東平州學正。康熙己未始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親述其

事如此。【王士禛池北偶談】

按覺世格言云。山左趙某少年舉於鄉。入都會試。寓金魚池上。除夕延一妓。貼壁有關帝像。夜夢神貽以詩。寤記金魚池上風流話。運漫功名三十年。二句果至十科方得第。此與池北偶談所載相類。趙某或卽浮山耶。抑姓地偶符也。並錄於編。資覺世之助云。

明儒錢塘虞司勳淳熙廟碑記。言帝左右奏事之謝佑。急報之周倉。守鋒之魏志。先鋒之雷萬春。事見道錄。此疑爲在天供職之吏耳。新載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於途。抵家始知謝卒。咸嗟異之。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臺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侍。見者不

管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王士禎皇華紀聞】

此事並見曲江縣志。阮亭池北偶談亦載之。與此小異。【徵信編跋】

○攸縣城隍廟道士起雲。於暑月下。見一金甲神像。袍笏儼然。端拱而立於東方空中。狀若壽亭侯。光彩射目。望者皆伏。不敢仰視。【長沙府志】

○二鋪關帝廟。乃大司馬張公所建。雍正二年四月。忽見帝現於雲中。修髯綠袍。眉目朗朗。法身長丈餘。向東南而望。衆競仰瞻禮拜。踰時方隱。【安東縣志】

○杭城李姓者。商販於京。與一叟善。李行販南北。往來不常。凡到京。叟必卽至。言事多奇中。與李至厚。教以當載某物。獲倍利。如其言皆驗。一日欣然訪李。李爲設樽酌。旣醉。謂李曰。吾狐也。修道三百年矣。然無害於子。平生人所難至之地。吾未嘗不一至焉。聞明旦郊天。獨此吾未嘗至。當往觀之。歸以語子。盍烹醪以待。明日俟至夕不至。嗣是三閱年。不聞音耗。李貨失叟指。頗耗缺。友伴導以入川。一日。獨行幽折。前山見一老。扶杖而來。曰。李君久別無恙耶。視之叟也。相與敘舊。悲泣。且曰。幾永別子。今測知子至。故相迓耳。李驚訊前事。乃曰。前者方欲隱形入壇。遇一神

自雲中下。金鎧綠袍。馳馬橫刀劈下。予亟馳竄。呼吸追逐萬里。亟投懸瀑中。匿入山穴。幸得溪雲所隱。獲免。雲中神蓋崇寧君也。與子緣盡矣。今入川亦未佳。慎毋更至。灑泣而別。李悒悒者累日。【景星杓山齋客譚】

嘉靖辛酉。常熟秦太學應陽。赴舉南都。其年有浙江貢生湛某。老於場屋。寒栖京師。秦與傾蓋交歡。挈同邸舍。及試日。湛行裝至薄。徒御惟一老奴。衆以其耄。獨留守主人舍。是日負壁酣眠。不求飲食。比暮。二子相次而出。見老奴睡方醒。精神猶癡。連聲歎息曰。休矣。今科郎君又無成名分矣。湛怒其言不祥。詬之。老奴曰。某竟日場中。郎君所執之筆。不嘗失於地乎。拾起置案上者某也。何遽忘之。湛大異。私語於秦。實有拾管之異。因叩吾兩人號房安在。具對某處某號。歷歷不差。問更何所見乎。曰。場中所見。無非鬼神。至公堂元袍披髮而坐者。貌類真武。明遠樓綠袍按籍而坐者。貌類梓潼。其樓下赤面大刀。馳馬巡行者。貌類關侯。如此尙多。不全記也。又說日西鼓動。忽內院傳呼。發出三色小旗。插於號房簷角。絡繹如織。獨黃旗一面。解頭某人居其下。餘舉子悉派紅旗。其不中式者。皆青旗矣。驚問吾兩人房插何旗。曰。看來都是青旗下人也。秦湛聞言。意色甚惡。口雖詆其荒唐。咸謂可

怪。未幾發榜。喧傳解頭姓名。果與所說相符。而二子並報罷東歸矣。【錢希言猗園】

上寓皇覺寺。旋丁兵火。寺僧散去。乃祀伽藍神。以竹琰求卜曰。若出境避難而吉。則以陽報。守舊無害。則以陰報。祝訖。擲琰一俯一仰。如是三四不得報。乃更祝曰。出不許。居不許。神其欲我從戎而後昌乎。則請仍一俯一仰。暨擲果如所祝。上驚疑以爲難。再祝而擲之。則其一躍起。卓立香案上。上知神意有在。乃歸滌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陳敬則明開創歷紀】

按此事。太祖御製文集載之。題曰紀夢。又見朱國楨皇明大訓錄中伽藍神。孫緒沙溪文集。以爲卽關公也。【徵信編跋】

錢希言云。四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爲鎮江總練。病熱死。家人移至於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乃甦。語其婦曰。冥司將某徧觀地獄。種種變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敕。主者怒始釋。索簿籍按之。卻云。此人數尙未盡。誤爲怨家牽引姓名。乃逮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關壯繆侯也。蓋朱平日奉祀甚恪。嘗設像於家焉。先是其

婦夜夢關帝語曰。吾當往救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犂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爲悚然。【猗園】

胡維新記云。宏治末。餘姚支湖胡公鐸。任解州。敬神愛民。解人德之。比任滿將行。先日。武安王令巫致一函。內云。水一盂。香一炷。馬萬匹。中途當有陰衛耳。支湖莫知所謂。行日。夾道居民。門設淨水一盂。熬香一炷。過則老幼拜送。以申感戴。行至蒙城境。時流賊劉七等猖獗。適與賊遇。望中尙隔里餘。支湖惶怖無策。忽大風拔木揚沙。白晝晦冥。陰雲中現一關字大旗。知神默衛。乘暗亟行。與賊相左而過。魯人至今異之。後支湖歷任。終太僕卿。始符萬馬之兆云。【王復禮季漢五志】

萬歷己酉初冬。予計偕入都門。夜夢關公至予家。坐上座。予等以次見。其首一人。先見而跪。所言者場屋事。乞公爲隱匿。公怒曰。此何事。可匿耶。叱之去。其後又一人見亦跪。不記所言者何事。最後予見。公下而相揖。自稱治生。且云。田事宜爲料理。其人髮尙不宜薙。遂別去。明年予不第歸。至十月走玉泉。其常住田。皆爲俗僧鬻出。而一居士頗不善。欲薙髮以溷玉泉。余急止之。方悟關公語也。其首言場屋事。分明丙辰會榜事也。庚申。予官太學。與都人士于鱸。言及此事。鱸云。先父丙辰

三月晦日。偶沾風寒。至望日始得汗。呼予兄繼鱗等曰。異哉。予夢出東便門里許。見新柳數株。蘆舍一二間。中爲關帝。冕旒黃袍如生。呼予飲以勺水。曰。飲此可活。受而飲之。忽醒而汗。今有生望矣。但不知關帝何以露居。乃命鱗等尋求。至東便門外十里許。地名轆軸口。柳樹蓆棚。宛如先人口中語。歸而語之。先人曰。俟病痊當經始之。今鱗等不忘始願。卽其地粗構門殿以供帝。余素感關公之神。聞此益加悚惕。樂爲之記。而以余夢附焉。【袁中道關廟記】

郭大行。東光人。納貲爲國子生。人有議其監照之僞者。郭思有以驗之。適康熙五十一年恩科。郭遂赴京應試。意在錄科國子監。可藉以別真僞。無意科名也。及入闈題紙下時。束手無策。將爲曳白計。至第三日。忽聞隣號生嗟嘆聲。郭起相叩。蓋南人也。因言七藝頗佳。自命必中。不意卷被墨污。茲時換卷。必不能矣。是以嘆咤。郭再拜乞稿。生慨然與之。歸號錄入己卷。榜發。中副車五十餘名。其解首爲霍九錫。亦東光人。場前郭與同寓觀音寺。衛衛關帝廟。住持僧夢帝君左持大刀。右持一人頭。一人脚。鮮血淋漓。僧驚醒汗下。及放榜。始知夢之驗也。至雍正元年。郭以副車就銓吏部。放絳州州判。【秋坪新語】

平原御史劉公。少孤寒。設帳東村關聖廟。歲暮散館。入城探姊氏。姊以一雉尾相贈。歸而宰之。將爲度歲計。適弟子家失一雞。竊議其師。漸至作隱語。疑而詢之。黠者掩口笑。愚者具以實對。公大悲。召諸家父兄輩。市香燭矢於關聖前。曰。如劉某作不肖。出廟門卽顛其趾。矢畢而出。衣躡於檻。顛而起。足翹如也。衆大笑。公仰天而呼曰。英雄困辱泥塗。不但爲羣小所侮。乃至不諒於正神。冤哉。急貨家具得五金。竟赴京都。備書李蘭臺門下。暇輒發憤攻書。以大興籍入泮。連戰皆捷。不數年官御史。時天師入覲。以紙書狀。乞查舊事。天師申文關聖廟。越數日覆到云。某年月日。某奉玉帝敕。召赴靈霄殿。議征蚩尤事。不在殿庭。廟後有一老獯。假託神靈。妄踞公座。竊意寒賤中必無奇士。簸弄狡獪伎倆。以博一笑。已命座下周倉發其巢穴。取青龍刀斬之矣。天師述諸御史。星夜告假歸。召舊日父兄輩。尋至廟後。果有一荒塚。陷地七尺許。一老獯斷頭截項。赤淋淋臥血泊中。衆疑始解。沈氏諧

鐸】

歲乙卯。予偕友人王鶴如。淬志西墅。坐臥小室中。暇卽扶箕迓仙。書紙爲戲。蓋予先得此術於清源之金生。凡有禱求。卽立降作書。始雖多弗解語。後悉應如左券。

予王子得售。預報名數。無不巧合。予益敬信之。一日有仙降筆。自書爲王懷赤。叩其儀容冠服。則曰白面微鬚。頂九華巾。身著玉蘭大袖。絲絛草履。默度其人。有飄飄之想。其爲語。或詩或詞。或長短歌。雜以笑謔。嗣是屢請屢降。杯醪款洽。殷殷爲異世交。余偶談及所聞。懸筆仙鸞事。因叩其可否。卽云。丈欲卜終身。正非懸筆不可。然惟請關聖。誠則立降。稍不誠。獲戾不淺。無輕舉也。再四虔懇。遂定期於三月二十日。予與鶴如偕田融真。齋沐祈請。於西園之含虛樓。禱畢。自寅至巳。方敢登樓。眎紙封緘如故。拆觀之。則飛白滿楮。予三人各神竦。不自持。神使之也。山陰王元臺。予與交莫逆。是日因南旋。未與。暨聞神降。飛轡來觀。無不驚駭其異。明春丙辰。予果復得售。彌可立俟之言。昭昭神驗。爲田爲王。俱各有所許。因援筆記其始末如此。時萬歷丙辰孟冬二十七日。渤海香雪居士王公弼。【滄州志】

萬歷五年。月亭大師講華嚴疏鈔於黃巖之大中菴。先演元談。至判教。與台宗稍有相忤。茶頭僧圓隴。見關王於茶鑪中。舞大刀躍怒而出。須臾。講堂俱成煨燼。【虞職方楞嚴元義序又天台山志】

萬歷辛亥。吳門王生。夢見天榜。已中六十七名。心喜。至金陵寓陳姓家。陳亦得夢。

與王符合。王益信必售。及發榜。則六十七名。乃同寓朱某。王甚悒鬱。因禱於城隍。夜夢神怒叱曰。汝經我申勸。已入榜中。因姦母姨削去。夢中泣辯。神曰。所宿之娼。本汝前世母姨。雖坐不知。然淫惡豈容誤耶。況是日彼先約朱生。朱能堅拒。汝謂必登賢書。頓起邪念。關聖糾及。奏聞上帝。特示一中一否。以爲貞淫之報。惜汝應授少司馬之職。今盡削矣。王驚寤。悔恨而終。【王棐臣務本立命錄】

宿松楊某。小字兼。蜚聲庠序。奉關帝極嚴。一夕夢帝賜以方印。是年擬必中。至金陵。於寓樓淫良家婦。闌後夢回家。至小東門。帝騎馬追之。向楊索印。楊曰。旣授我。又何索爲。帝曰。不止索印。且索汝命。某日某樓事。汝安之乎。未一月與子俱亡。嗣遂斬。【陳氏戒定編】

馬天駟。孝感人。少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猝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刃之。駟以身蔽。泣訴曰。此我父也。願毋加害。可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刃。連殺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時孕已彌月。迨分娩前一夕。夢關侯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賊又至。賊首見關侯輪刀立雲際。賊馬皆止。策

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哉。【徐岳見聞錄】

商邱宋太宰有疾。公子編修至。時方視學浙中。知盧君鶴閒以醫名。金幣聘君往。君以母老固辭。編修要君益力。承母命不獲已。涕泣登舟。念母不置。道過關山。見關壯繆廟。無慮百十數。君必入祝母壽。筵占母安否。暮宿廟中。負牆而寢。夢神撫而促之曰。起。起。時戶已扃。夢覺中忽躍身戶外。壞牆應時而崩。寢榻已壅粉矣。【道古堂文集】

周毓華。字光仲。上饒人。父結如。由國學官司城。戊子。【順治五年】之亂。客死德興之黃柏塘。藁葬馬墩洲。時毓華方幼。扶母歸鄉。一十七載。及長。欲收父骨。封樹莫辨。禱之神。遂有徐老人指示葬所。先是夢關帝書二十四日。得見父骸。遂如期得父骸歸葬。人皆稱孝感云。【徵信編】

笕橋程。【一作陳】貢生者。性嗜利。有村僧募建關帝祠。求程書緣。一里人從旁慫恿。將所募數百金。悉貯程家。後需費。向程取之。程誘里人。里人被衆切責。抑鬱而死。死之日。自言。我必訴之關帝。壬辰除夕。隣人夢程領背鈎起。懸於梁上。程由是生一對口疽。久漸愈。隣以夢告程曰。吾是夜夢與汝符卜。曰。將延黃冠建醮。俄患

處復潰爛透喉。戚友過訪。皆聞鐵索聲。子婦登樓。見青面猙獰者。持索立程旁。驚墮樓下。而程氣絕矣。〔感應善過格〕

■毛奇齡濟寧關壯侯祠記事云。濟寧關壯侯祠。〔原注云。壯繆稱壯。猶諸葛忠武稱武也。〕與回之禮拜寺。鱗次而列。禮拜者。回以習教。猶杭之回回堂也。回衆散天下。而濟尤甚。崇禎壬午。流賊剽河南。東及濟。回聚族摩厲。請徙入保。時歲大歉。而回合貲糧部署。以驅以禦。城賴以全。回衆素驕蹇。至是益甚。遂大拓禮拜。議撤壯侯祠。以益其地。是時開府方論其功。唯唯。而濟寧諸生陳君者。約州民同詞。揭開府。力持不可。回初難之。率衆詣陳君。恐脅備至。不得已腹餒以利。陳君曰。威我尚不可。若以利。豈有以金錢私賣吾侯祠者哉。回怒甚。忽一人猝前篡取去。衆回爭從之。至北城。日已墮地。衆回噉集。梃樸兩下。腦陷肌肉滷瀝。家人呼於官請救。僅以屍還。及將還。主者復剔其兩瞳。始聽昇去。於是主者乘夜聚謀曰。陳君已死。吾有功於州。諒無大害。然殺人抵罪。律也。寺旁有厲兒吾種也。家僅一母。盍贍母以金。而令抵之。衆曰善。遂蜂擁詣厲兒。擲金母前。噪言厲兒殺陳秀才。罪當死。牽去。梃之。昇其屍於陳氏門外。反曰。陳君殺回。回報君相當。開府以下。皆無可如何。

衆回歸。尙集主者。主者忽仆地。已而大怖。若有誅之者。竅出血死。而陳君之以屍還者。夜分聞有人來前。按其肌。砭腦嗽毒。灑灑恍傳之以糝者。然後持物內。兩眶寒甚。有如丸冰甫內。彷彿見侯引甲卒負一筐珠。光溢於筐。卽內眶物也。家人見君生。駭甚。急移燭視兩目。目如故。逮明。州民徧傳君見侯狀。於是回衆悔懼。願復侯祠。〔現果隨錄。陳公目見身魂二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只難爲汝好心。教汝喪命。然汝陽祿還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回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讀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沈吟少許。乃曰。無妨。我當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大士來矣。尋見大士。向空中一喚。俄一童子。手攜一大筐。以蓮花覆其上。大士揭開。皆羊眼珠也。令取酒一扈吞之。陳公強飲。喀喀有聲。懼然而醒。兩眶中已得珠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讐。不久大清一至。此輩無噍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奇報傳。奇報記。關夫子志載此尤詳。特語微異耳。〕甲申清兵下濟寧。命大司馬楊君鎮之。回衆稍斂。而陳君以明年舉於鄉。丙戌成進士。除貴池令。其同年友兩浙觀察王君。會語其事。而山陰陳曾墳與

陳君交。爲作記。陳君名益修。字偉如。嘗曰。吾兩目視物都不異。特差小耳。曾墳以舊記互異。乃屬予更記之。【西河合集】

歲甲寅三月望晨。署中關帝祠。神慢空中。舉火自焚。嵇永仁紀異詩云。香煙繚繞壽亭祠。千古衣冠繫所思。忍使忠良遭陷溺。先教烈火自焚帷。此詩嵇先生佐閩督范公時作也。見抱犢山房集中。方公自浙赴閩。先生偕行。過仙霞嶺關帝祠。自誓此行佐范公救民。如有心利欲。必奪吾嗣。聞者已知先生有致命之患。後卒同范公殉難。此詩亦其見端也。【徵信編】

宋曹云。宜興東村郭氏子。素不孝母。一日。母自田間晚穫歸。溫水釜中。將就浴。時逆子婦。俱歸自田間。母未及浴。過鄰家。婦乳兒浴器中。兒酣睡。婦恐驚之。潛去。母還取釜中水入器。誤傷兒。逆子怒。欲殺母。母奔女家。逆子索母急。女不敢匿。母行。逆子後懷刃。將行弑於塗。道經關聖廟。忽周將軍持刀逐逆子。母回視。逆子已斷首廟前矣。行人爭視。泥刀血痕未乾。將軍至今立廟外。村人卽於立處。營殿祀之。以儆天下之爲逆子者。【乾坤正氣錄】

沈天河云。許世子不嘗樂。春秋以弑之一字書之。乃竟有顯然懷刃。欲弑其母。

者。人心漸滅殆盡矣。此司世道者之責也。得將軍現身。了此一段公案。快絕。

近日諸同學。設乩貽茅山房。虔心誠祈。帝君降筆云。耿耿忠誠貫日星。青龍偃月不留情。如今奉命巡塵世。鑒別人間濁與清。是時但覺凜凜生氣。四壁肅然。【陰隲全書註】

黃維周。湖州烏程人。客遊杭州。三月二十五日。閒步至城隍山關帝廟。戲將殿上大刀。試力搖撼。卽時暈倒。不省人事。自述不敬之罪。同人湯啓繁。叩首哀籲。神宥久之始甦。此乾隆初年事。現大書廟壁。【覺世篇注證】

知府葉逢春。關廟記云。吾姚有關祠甚顯。禱輒應。然稍圯。會有欲毀者。神卽立報奇禍。於是先君後皋府君。諱選。同石峯管公。緒山錢公。復新廟貌。先君前後所助計六百金。初大父友菴府君。夜忽夢神云。歲無齋主。君能主吾齋。吾令若後昌。比覺驚異。晨起。卽摳衣詣廟。守者如所夢。卽齋歲以爲常。先君憶神往昔。故殫慮奉持。不惜喜捨。以隆神祠。每屆神誕。先君輒雞鳴具衣冠。攜家長幼。具齊肅拜。盡晡始返。朔望必謁祠。虔如也。【康如璉餘姚縣志】

宋司馬知白壽亭侯印記云。英濟廟食當陽之玉泉。逮今千載之下。凜凜若生。四

方依嚮。奠祠不絕。曰。雨日暘。其應如響。每歲寺中。必大爲籠餅以祭。極其齋潔。方曝麥於庭。鼠雀不敢近。有犯輒自歿。以此人咸敬而畏之。【當陽縣志】

襄陽記。諸葛初亡。所在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應時節。私祭於道陌上。景耀六年。因習隆言。詔爲立廟。沔陽近其墳墓。誠以武鄉德範遐邇。勳蓋季也。故人之思慕者。愈久而不忘也。帝君勳德。未下忠武。度章鄉殉節以後。祠祀之典。朝廷卽未及舉行。而荆襄之人。感念德澤。必有私相祠祀者。觀陸法和江陵多神祠之說。可知帝之崇祀。蓋已古矣。今者京畿十五省。其爲帝廟。奚啻億萬計。姜西溟謂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蓋其盛如此。嗚呼。斥曹操之祠。無許棲魂荆土。毀鄧艾之廟。不容血食巴山。而帝君祠宇。獨日新而月盛。此以見公道之在人心。千秋而論定也。【徵信編跋】

■ 靳涓云。兗州府治西北十餘武。有聖帝息馬亭。亭畔植松一株。萬歷間。魯蕃構園爲遊觀。忽見帝從遠來。馬流血汗。繫於樹下。語藩云。此吾息馬處也。君宜止。藩悚然。卽詣樹下視之。地面若雨點痕。遂改建息馬亭。今樹四季蒼翠。古幹虬盤。若有神護。王戊小春。予過是亭。識之。【聖蹟圖誌】

金一鳳。兗州府志續編。關帝廟在滋陽縣西北。俗名息馬地。明魯王曾夢關帝息馬於此。因名。詳廟碑記。殿前蟠松一本。卷曲如龍。多人題咏。康熙五十五年。知府金一鳳。新其廟貌。扁曰息馬地。又扁曰日星河岳。【徵信編跋】

許州學左有帝祠。祠有楸樹。舊傳帝繫馬處。樹大數圍。忽一夜大風吹折。閱今數十年復生。夜數聞馬蹄聲。啓戶寂然。比曉常見蹄躡痕。可異也。【許州志】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墜壁。旣出。戒童子曰。毋污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給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關侯像。長十餘尺。拱而立。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朱彝尊曝書亭集陳洪綬傳】

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嚙草山林中。不歸阜櫪。每至朔望祭神。必味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磧緩步而來。弭耳屹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灤陽消夏錄】

南濠利濟寺。有關漢壽像。舊爲本寺伽藍。寺僧設齋。嘗爲人所盜食。因移像供於

香積廚下。請神監齋。後以爲常。忘歸舊處。一夕。僧聞關戶聲。連呼不應。乃止。明日起視。則像自行至外殿。承於故位矣。僧云。凡兩度移之。皆然。遂不敢動。時歲在萬歷丁未。〔狷園〕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七日未刻。臺郡西關外水仙宮後街。綿興號鍋鋪。演五福班酬神。偶摘單刀赴會一劇。正演唱間。衆見裝帝像者。仗劍高步。儀容異常。咸訝之。忽仆臺上。衆疑爲中痧也。投以痧藥。弗受。旋躍起。按劍危坐。若廟中所祀帝像者。容怒甚。厲聲曰。速進紙筆來。衆始悟爲神降也。羣下拜。卽進紙筆。侍立於旁。神高聲宣諭。令人書錄。諭曰。吾乃大漢關某也。奉上帝命。巡察人間善惡。雲遊到此。適見汝輩戲演吾像。以供笑樂。不忍不教而誅。夫演戲祀神。以敬神也。敬神而轉慢神。於心何安。吾居天闕。掌天曹。位列奎躔之舍。職分桂籍之司。見世人圖予像。塑予形。朝夕崇祀。可謂知禮矣。然至酬愿供神。每以予形爲戲。不敬之罪。稍知禮義者。忍爲之乎。劇本多矣。何必演吾舊事。吾本特來附。汝輩可傳布世人。互相勸戒。切勿敬予者。時而戲侮及予也。信予言者。獲福無疆。悖予言者。必遭大譴。速將吾諭立貼文衡殿通曉。〔臺郡武廟有文衡殿。其字畫譌錯者。輒命改正。諭畢投

劍起。衆捧諭。方悟爲關聖也。羅拜請罪。優人若夢初覺。於戲。帝之神靈可畏哉。夫演前代帝王軼事。律禁綦嚴。而愚民頑佻。靡所忌憚。輒藉故事。任意演唱。所謂違功令而禮聖神者。安在乎。茲虔錄聖訓。詳述年月。鉅梓鐫石。或能語之當道。出示禁止。或於廟宇屏額。錄以勸戒。使優伶不敢演習於平日。愚民不敢摘唱於當場。則行其心之所安。而自求多福。亦在是矣。勿以神道設教爲迂談也。嘉慶丙子科。臺郡士子同刊。〔關聖帝君集訓〕

沈宗伯德潛敬神說云。關聖帝君。廟貌徧天下。祀典重春秋。自王公卿相。以迄士庶。無不尊奉。我朝累加封贈。聖諱敬避。不得直書。凡以令人伸其誠敬。宜無不至也。乃近世梨園演劇者。戲扮聖像。塗飾觀聽。此狎侮聖人。而不敬之大者。世人轉相效尤。恬不爲怪。其故由於相沿成俗。而無人焉提而覺之。夫帝之神聖威武。彪炳青史。其不待里巷之表揚明矣。觀其所演諸劇。每皆穿鑿附會。於帝之忠貞大節。毫無發明。徒使觀者安坐熟視。品其高下。平昔敬畏之意。百無一存。此豈智者而爲之乎。况演劇一事。歲時報賽爲多。昭事神祇。式憑在上。而優人居然塗改面目。歌呼叫喚。褻神明威。孰大如此。今人於素所敬畏之人。延而體之。擁篲卻拜。未

有使伶人俗工。效其衣冠言動。以爲敬者。如是而猶曰。吾以奉揚清芬也。吾知强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矣。雖帝之神靈。憫其無知。不遽加遣。而揆之敬神如在之心。其能安乎。予少服膺帝訓。迄今弗替。每當觀場時。見有演及帝君者。必起立拱肅。或託故辭去。蓋不欲拂人情。而期於默有以感動之也。用述此勸世。願自今觀劇演劇之人。俱知警惕。勿再演習。以昭誠敬。雖無當於尊崇之萬一。而聞吾言而玩者知儆。慢者知惕。亦未必不於事神之義。無補云爾。【程鵬程勸誠彙鈔】

荆州玉泉祠者。寰宇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與土木之功。而樹祠曰三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髣髴似覩之。緇俗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取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范攄雲溪友議】

宋張商英玉泉建關三郎廟記略云。李冰去水患。廟食於蜀之離堆。而其子二郎。以靈化顯。壯繆死國事。神憑於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異著。皆有子克家。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奇功用於六子。歟。索之而若虛。迹之而非無。福祥簡簡。以介其善。災禍競競。以驚其愚。疾而禱之。有時而瘳。嘆而禱之。有時而濡。

孕珍草而發嘉禾。驅魑魅而屏夔魃。林藪幽深。無蛇虺之蟄。檻筭不設。亡虎豹之虞。蓋人力有所不能者。其鬼神之所司乎。【關志】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門外有啞泉。廟後有泉。味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許纘曾滇行紀程】

案明一統志。關嶺在鎮寧州南五十里。陳鼎滇黔紀遊。祠卽龍泉寺也。順忠王卽所稱帝子名索者。國朝李澄中。關索嶺祠記。公初未嘗越荊州而南也。而滇黔所不。皆有武安王廟。豈以關索之故。推崇其家世而然歟。據志。公長子平。同殉難於臨沮。次子興。羽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未聞有名索者。豈史軼其名歟。抑傳聞失實歟。相傳明初馬都督躋是嶺。見祠內奉木主。書漢將軍索。乃具疏上聞。報可嶺遂以是得名。蓋荒哉弗可考已。要之公之忠勇。貫徹天地。事雖影響。人皆樂得而道之。此以見忠義之在人心。千古一日。覩斯廟貌。儼然動雲旂風馬之思焉。則雖謂公之靈爽。日往來於荒巖叢箐之中也。詎不可歟。從來事關風俗人心。縱矯誣失實。君子猶樂得而從焉。謂其爲扶持世教之一助云。

區區關索之有無。又何足深辨哉。見季漢五志。

康熙十七年戊午。常平士人于昌。性醇篤。讀書解州之塔廟。塔廟者。里人傳爲帝祖居也。一日昌晝寢。夢帝呼授易碑二大字。督視殿西物。急白郡。寤而就焉。見人潛井得一巨磚。已斷且碎。而上有文。昌合而讀之。知爲帝父奉祀厥考主。中紀生歿甲子。并兩世字諱。因往尋帝祖墓道。與碑文悉合。昌白州守王君朱旦。旦愨然曰。且於丁酉秋。旅宿涿州。夢帝揖迎。昇巨觥曰。煩椽筆敘生平。又顧周將軍倉曰。已極醉。須疾扶。弗致傷。次日遇客邀飲。醉墜馬。觸巨石無恙。因爲關帝論一篇。今忽守此。已二十二年。合諸所陳。則關帝前論。殆欲表其先塋歟。乃自爲碑。樹帝祖墓傍。分守使者。張君大本爲之銘。雲間徐君學棟。得此碑記於解州。刊板傳世。世系續考。

言如泗建關聖祖廟記云。常平爲關聖故宅。廟巋然。東距安邑玉鈞山。夏忠諫大夫龍逢公墓。四十餘里。南對條山。石盤溝。祖壠。栽一里許。忠魂義魄。於是乎萃。我國家欽崇義烈。追封關聖三代。爲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載在春秋祀典。罔敢或懈。乾隆壬午。如泗奉命守聖故里。城西大廟。增修完好。是歲十一月三日。聖顯異。

示夢。以手指地。似有欲言。明日復夢。兼捧一塔。覺而異之。親詣常平。見廟左有塔。塔下有井。相傳聖父母。避難瘞葬處。有司春秋展墓。後則致祭於廟西庖屋中。非所以慰聖孝而崇先烈也。環視廟中。見寢宮後基址。嶄然兩廡。林木瓦石。全積。乃知康熙四十一年。議建祖殿。曾築臺基。因大廟回祿。未獲興舉。乾隆二十二年。前守張公甫。經購材。仍復中止。如泗瞿然。以爲聖心垂注。夢兆有由。敢不仰體孝思。續成前志。因卽舊基。創建祖廟。中祀敕封光昭裕昌成忠三公。配以三代聖母。並祀忠諫大夫。以爲藝祖。不特忠肝義膽。一派流衍。崇祀一堂。後先輝映。且禮以義起。庶幾於古者。報本追遠之禘制。以逮我朝崇德報功之盛典。似有合焉。而關聖在天之靈。諒亦降鑒在茲也。然則世之稱聖者。曰忠。曰義。曰信。曰勇。莫有稱其孝者。今也松楸無恙。桑梓依然。明德維馨。孝思不匱。歷千百年。而瞻故宅。仰新宮。如見公世濟忠貞。同符合節焉。卽無夢兆。猶將揅築。以寓羹牆。矧默啓在杳冥中哉。如泗以先賢蔭。守晉有年。敬宗尊祖。備官其敢忘。諸從茲駿奔祖廟。孔慎且肅。教孝教忠。吾民有觀感興起者。聖澤留遺。何莫非歷祖開先。常平一里。與條山鯨海。流峙千古可耳。時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吉曰。〔解州志〕

昔有少年某。事母極孝。家奉帝君甚靈赫。某被害充軍。途中有帝廟。虔詣焚香。遂憑几而臥。恍惚間見帝出座指之曰。汝事母極孝。今有難。吾當救汝。卽攜之馬上。靈風護送。頃刻抵家。回看所乘馬。條然風引而去。乃知帝廟中泥馬也。〔御虛階〕

呂宣問。開封人。文穆公四世孫。徙居漂陽。父倅洋州。娶韓氏。生宣問。甫六齡。辭去。莫知所之。父卒。事嫡母李甚孝。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孔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從。多方物色。知在仙井。被檄如荆門。過當陽玉泉寺。求夢於武安王。而應果得其母於仙井。相矢四十餘年。一旦復見。相持悲泣。吏卒爲之泫然涕下。時韓已七十。嫡母八十三矣。〔江寧府志〕

南潯王玉士。父病革。聞醫書有生肝。可愈死疾之說。遂懷刃禱關帝像前。剖腹出肝。和藥烹以啖父。父病立效。而玉士已仆地。昏絕一晝夜。鄰媪夢綠衣偉丈夫。持膏藥傳其胸。尋得甦。瘡口果合。湖守羅琦。以額旌其門。曰。孝烈格神。〔勸誠彙鈔〕

王少司農直卿。蒲人也。家於滄。生未期而孤。旣長。以不克見其先人爲憾。王素精扶鸞術。關聖常降。巡撫山東日。因虔請於關聖。曰。彌生不辰。幼不識父。神其憫之。俾彌得見死父可乎。曰。子父死已久。必欲見之。將返魂攝魄。於死者不安甚矣。王

流涕固請。曰。子孝思所結。吾常有以慰之。然幽明不能謀面。爲子致吳道子。寫汝父真容可也。王喜極。因懸筆室中如儀。鏤其戶。靜夜伺之。聞室中縱橫落紙聲。疾於風雨。忽狸奴撲鼠。響殷然徹戶外。卽聞室中若驚而失筆於案者。遂闐然啓鑰。則像已就。但未及肩以外。筆落時。面上黑污一點。因復請關聖質之。曰。吳生一代精靈。未離鬼道。狸奴陽。固宜其驚而輟筆也。因懸像於堂。王有老僕入都公幹。適回署。見懸像。驚曰。此非老主像耶。安致此。卽泣拜於地。其畫寥寥數筆。無多。煊染。王知其信神筆也。寶之。今王氏猶世守焉。〔滄州志及秋坪新語〕

王士俊。河南通志云。吳道子陽翟人。寓許州。工畫。筆法超妙。爲百代畫聖。明皇詔入。供奉爲內教博士。今許州有遺洞。孔聖像。關帝像。皆其手筆。刻石現存。徵信編云。按許州石刻。帝作立馬提刀像。方頤大目。疎髭長鬚。題曰唐吳道子畫。明秣陵弟子李宗周立篆額爲乾坤正氣。日月精忠。滿腔義勇。萬代英雄。十六字。張君岐陽購得拓本。

儀部太倉張采。字受先。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放榜前。友有夢公中會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獨敬關侯。乙酉元旦。夢侯送一匾額至其家。爲乾坤正氣四

字。公性剛直。先是州胥吏。多爲不法。蠹民。公毅然白於守。案治其姦罪。羣小銜恨。欲甘心焉。後乘亂。要劫公於路。擁至城隍廟。叢毆慘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僵仆不動。羣小以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投之坑塹。至校場關廟側。屍重不可舉。復有巨獠數十人。持鋤槌欲斷公首。匈匈而至。條一異相僧。突從關廟出。於人叢中掖公去。取廟中扁額。臥公於上。卽乾坤正氣匾也。時仗義謀救公者亦稍集。遂以匾舁公歸家得甦。明年捕凶黨。議斬於市。又明年公乃卒。【武安王集參現果隨錄及白繼茂記】

杭州沈豐玉。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戲以硃筆倒標沈豐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拏爾。沈怒。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枕。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神高座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辯。是杭州秀才。非盜也。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所拏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拏。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爲盜。汝妄想強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惡謔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醉矣。汝且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神面紅眼眯。知已沉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

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呼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黃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係季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應提參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爲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失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因公他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往山西某家爲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夢醒。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後卒。袁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新齊諧〕

萬歷時。楚中士人某。會試謁前門外帝廟。求籤云。從前作事總徒勞。纔見新春時。漸遭百計營求。都得意。更須守己莫心高。遂中式。同年友謂曰。張江陵當權。以子才華。若拜門下爲師。鼎甲可圖也。不應。遂殿三甲末。友人謂曰。亟求張相。詞林可選也。又不應。僅得外縣。未幾江陵沒。凡附張者俱敗。某擢京秩。乃守己莫心高之驗也。〔靈籤譜〕

徐芳聲。字徽之。嘗輯兵書數十卷。嘉興徐仲威。鄉試赴三場。慮策及兵事。夢關壯侯謂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爾曷師之。醒而瞿然。至蕭山見徽之。與言兵。因述壯

侯語。請師徵之。徵之亦以侯語有感。授之盡。〔西河令集〕

王士正皇華紀聞云。新淦張克文。堯文兄弟甚友愛。隆慶丁卯同科。偕至桃源。堯文病卒未殮。夜夢有神人語之曰。君弟且不死。關帝以君友愛。特令相報。克文驚且喜。昇弟屍置野廟中。身詣關公祠拜祝。歷十有五日。尸尙不變。克文復禱於神。捧明水一盂。燔祝詞水中。歸以沃尸。抉口稍瀝之。頰忽有泚。已爲喉中噙然聲出。兩目漸開。忽起坐。索鏡自照。服湯數日。自死至甦。凡十有八日。時堯文年甫十八。克文戊辰進士。官刑部郎。堯文萬曆癸酉進士。官山東副使。堯文長子叔鏗。鏗子壽琪。同登天啓乙丑進士。壽祺官御史。次子叔鑑。三子叔銑。俱舉人。〔原注云。此與河上楮談所載稍異。〕

李蘭自記云。予前事關神。懸像於棗園之樓。丁未五月朔。宿樓下。夢至神廟。神金身修偉。立絳幔中。語予曰。世所傳寫吾像。皆非也。自指其面。又捋其髯曰。吾相如是。予仰視神。面長豐頤。兩頰各有三長髯。其末截然齊一。肅拜而退。遂寤。聞有步梯聲。徑入樓中。殆卽神也。後得錢牧齋先生所編集前有像。冠服狀貌儼然如夢。但頰上髯差多耳。辛亥八月。予兄稹感重疾。予延醫用藥。不能愈。忽兄夢神至。立

背後告曰。汝弟意甚肫切。然仍前服藥。必無救矣。可亟易方服之。驚寤如言。乃愈。
【李搆武安王集附錄】

叔父望溪公。年十二。夢見異人。以書納懷中。曰。汝當讀此。年二十。從先大父浙遊。寓武林門外接待寺。壁間古畫塵封不可辨。拂而視之。卽疇昔夢中所見也。叩之。乃漢前將軍遺像。迺告於先大父與先君及叔父。同正衣冠。三拜稽首。先兄師范成章。遘厲疾。危急一夕。叔父獨身至西偏廢圃。望空禱於公。願以長子道章代。詰旦遂瘞。叔父遘難。每夢見公。示與魄兆。竊思自孔子廟堂外。正祠惟公爲多。金陵城內外。大小凡數十廟。惟南郭雨花臺城北。雞鳴山下二廟最古。而制亦闕深。在南郭者。歲久傾圮。先兄嘗欲修葺。而未能也。先兄卒於京師。道永落職。御柩歸深。在於南郭。乃徧告里中諸友。及遠方交遊。勤營三年。而正殿門臺始復舊觀。又數年。及今戊辰七月。右方文昌閣次第畢工。諸同人囑道永記之。【方道永重修關帝廟記節錄】

寧波李燧升。順治乙未進士。歲辛卯。與其友武林嚴灝亭。計偕北上。舟泊吳門。岸上有關帝廟。李是夜夢關帝詔之曰。汝有大禍。可注釋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人可

以免禍。李未之信。既而舟回。又夢帝促之。因循未果。後還家。復夢帝怒飭之曰。不信吾言。禍且立至。未幾。丁西北闈科場。被累下獄。始大悔恨。遂在獄中。輯諸書成帙。以授同年。都諫嚴沈告以故。且屬其施刻。以遂夙願。後出獄。流上陽堡。數年。討差回籍。行至前吳門泊舟之所。病卒其處。都諫聞而駭異。慨然捐俸。並募諸同年。捐貲刻成其書。癸卯梓畢。都諫長子杜峯。登甲辰進士。後官侍郎。〔徐夢元太上感應篇集註〕

王開祚。涿州人。家道殷實。六旬無子。村中有關帝廟。祚逢朔望。供獻求子。廟祝曰。凡人絕嗣。決非無因。汝自今修省。必行事可以告帝。而後求有效也。祚曰。然因思帝以忠義而神。忠義固未易稱。隨分自應勉力。凡遇宗族親朋。中有窘急處。仗義助之。如不足。又倡義共助之。日將所行某事。據實登冊。每逢朔望。焚帝座前。甫年餘。卽生一子。享壽七十有八。猶見子食餼於庠。〔樂善錄〕

黔省王日修。幼習詩書。未獲上進。戊子歲歉。無以養親。乞食於外。路過聖廟。俯伏座前哭訴。欲典身鬻食。以供雙親。育幼弟。有鄰人王章亦貧。餒垂斃。修立意將典身之項。分半與章活命。訴畢。昏臥於地。夢帝憐之曰。爾爲人孝友忠義。諭以西北

隅土地祠下。有銀千金。既醒。如言而獲。於是日修歸家。虔誠印刷寶訓萬帙。普散黔省。後進武學。四十歲中鄉試。四十五歲出仕。官至四品。沈維基聖有謨訓】

■ 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亟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口角。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止家人。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言語皆粗鄙。心懊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二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鄉曲。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卽止。念此尙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新齊諧】

■ 解州人俞保。萬歷初。補戍騰越。其家夙禮關帝。妻王氏。頗識書。將粒米作信香。日夕禱關帝。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積歲米罄。若干保在伍。踰年。夜夢關帝馳馬至前。呼曰。爾婦爲爾虔誠。故來視爾。爾欲歸乎。保伏地泣陳。帝曰。起。爾可合睫。揪馬馳行。保不覺身隨馬蹄。獵獵風聲。俄落平沙中。天曉。知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戶。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廟

焚香告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待免。〔王遜流慶祕書王同軌耳談亦同〕

李侍御者。錢塘人。父某。家道小康。老而艱嗣。時行方便事。徧禱神祇以求子。而奉關聖帝尤虔。家中小閣懸其像。晨夕頂禮。無間寒暑。時值瘟疫。道殣相望。某悉爲市棺代理。費至多金。不惜也。妾張氏。相隨已二十餘年。蓋四旬矣。忽懷娠。某日夕禱於關聖。願得一男。迨臨蓐。某夢拜於關帝殿前。帝謂曰。爾多行善事。當錫爾一佳兒。以彰果報。命周將軍曰。爾往外覘有新死魂。當攜以來。將軍諾而出。須臾引一丐至。云於李某後門外得之。鳩形鵠面。衣服藍縷。伏階下。帝君諭曰。判爾爲李某子。丐欣諾。李聞叩首泣曰。小人欲得一嗣。以昌宗祧。奈何以乞丐見賜。帝曰。無妨。命周將軍曰。爾挾我青龍偃月刀。上龍眼界之。當貴。某驚而寤。則妾已舉一男矣。使人視後門外。果見一乞兒。凍餒死雪中。遂厚瘞之。侍御少慧。年十七。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詞林。尋遷侍御。其父俱及見也。旣而丁外艱。歸里。適於梁公子座中。遇江右沈相士來。時座客十餘人。相士流覽一週。指侍御曰。爾乞人。何得雜座。諸公子紳衿。列坐皆愕然。謂相士毋妄言。相士審視之。乃曰。余誤矣。此人全身皆

乞丐相。幸有一雙龍目。當捷兩榜。官侍御。生子三人。惜年命不永耳。座客皆嘖其誕。而侍御獨深然之。具述生時。父夢如此。衆客始驚服。時侍御已舉三子矣。未踰年而卒。悉如相者言。夫作善降祥。關聖之靈爽昭昭。固不止此一事。特怪彼相士者。何其術之神歟。【蘭皋居士調語】

直隸開州長垣縣古匡邑龍城也。有崔長者。性樂善。不求人知。一子名景榮。幼多病。長者心憂甚。醫藥罔效。詢之卜者。曰。卦示頃卽有人來救。又曰。今是神在日。盍往近水靈祠。叩許心願乎。長者曰。城外河干有關帝祠。夙著靈。卽奉香楮乞。瑛。瑛吉。心喜甚。回家疲殆。倚牀而寢。忽逡巡水郭外。宛日中。禱神舊路。臨眺河濱。條見關帝灑然水上來。呼曰。汝將此藥二劑。煎服卽好。長者拜受。醒乃夢也。起覺袖中墜物。視之。卽夢授二劑藥。心感帝賜。服之愈。後景榮甫冠游泮。萬歷壬午秋闈。七藝已成。將膳真。至二篇。忽神昏眼花。不能捉筆。心中久銘帝惠。因默禱曰。景榮倘蒙庇無恙。願棄卷而出。條靈風襲簾。見帝謂之曰。景榮打點精神。好作文。俄不見。肅然神聳。將前文削潤。遂得雋。癸未聯捷進士。除授枌榆縣尹。官四載。欽取入都。景榮再謁帝祠。立碑廟側。官至冢宰。神之福善。昭昭如此夫。【神武傳】

清河陳伯堅云。堅家先人。世積陰德。夙奉關帝。堅自少晨夕必拜。行止必告。夢寤間或見之。見則必有徵驗事。康熙戊午。當事以治水徵才。堅將赴之。卜於帝。不吉。已捧繳矣。夜夢帝顯告曰。趣繳帑金。毋滋後累。寤而驚懼。因告免。歲在丙寅。姪錦染寒疾。久不起。時有二豎鬼。出入胸內。作人言。擲掄苦之。厭不可去。堅爲作表文。焚禱帝前。及夜。錦見金甲神。驅二鬼。出入庭楹。二鬼遁入錦腹。金甲神曰。非而所能制。乃去。少選。言真人至。香風飄然。折巾道服。按錦胸治之。割敗肉。去汚血。研黃連末塗之。越明日。病霍然。又己未春。長男鈇。病血脾胃敗。飲食不甘。是夜夢帝端臨。男鈇侍側。如食以味。心覺清爽。且示之就醫於郡城南少年。次日訪之。南門有醫曹姓者。年果少。因而延之。令服有神道遙散。漸瘳。旬日。又夢周將軍。追捉一紅衣婦人。從廳至廚。斬之。鈇遂痊。次年復病。又夢帝示服越鞠丸。加葳蕤。初疑之。起檢方書。乃華真人漆葉青黏散也。服之果效。嗚呼。天下之奉帝者。衆且廣矣。詎盡人而飲食之。教誨之哉。神之靈誠至顯也。神無不在。故誠無不格。爲鬼爲婦。若或幻之。非幻也。天下之道。邪與正而已。惟正勝邪。神之靈也。有此情。卽有此狀。烏敢以誕述之。【乾坤正氣錄】

嘉靖三十四年。季冬夜。解州地大震。帝廟傾盡。而帝像如故。分巡趙祖元重建。先是居民聞廟中大呼曰。此地有難。居民宜速遷徙。呼三日方止。未幾地坼。遷者皆獲免。【關聖全書】

萬歷癸巳。有真臘紅夷船。泊澎湖丁字港。其人髮赤眼藍。船藏狼機銃。發則敵船輒碎。前一夕。丁字港人俱夢關王廟火起。衆往救。見廟如故。關王諭曰。明日紅夷來擄。須記之。醒各述夢。疑信者半。時港內馬二苗玉者大賈也。謂神示佑。不可不信。邀呼百餘人。議曰。夷舶距我港三日路耳。來港必汲新水下船。窺我港動靜。然後肆劫。不若於有水處截之。紅夷足跛。不善走。擒之必矣。衆曰。可。遂偕尋水泉伏焉。夜紅夷果來。約四五十人。悄肩水器。分尋各井。馬苗哨衆放銃追殺。紅夷在陸。莫騁其力。馬苗先驅。砍死二十餘人。餘夷皆犇。次日。集各船徑奔港內。人皆逃。彭湖城。紅夷聞港人僉頌關王有靈。憤甚。羣來拆廟。忽廟起黑風。如崩濤怒涌。橫吹入海。海水半空飛立。相顧恐甚。揚帆將竄。頃之。海暗風腥。髣髴見巨魚蹴浪而起。長六七丈。噓氣如煙。撲人立踣。倏又攝氣去。紅夷如浮萍泛水。杳然無蹤。既而海澄一色。天風肅然。港人稟至廟。崩角叩謝。自是紅夷莫敢再問津矣。【神武傳】

天啓辛酉。永寧土官奢寅。奉旨調遣。命把目樊龍張同等。領兵三萬至重慶。先是寅與父崇明。瞰國家承平已久。四川武備單虛。有意竊據。蓄謀素定。暗傳號令。使樊龍反於重慶。而父子以大兵徑取成都。則全川瓦解矣。是秋九月。巡撫徐可求移鎮重慶。點發其兵。十七日。龍殺可求於城內之演武場。遂及監司守令。并兵民數百人。據城以叛。時變起倉猝。滿城生齒。無一人得逃者。賊議盡屠其民。中有不可者。疑未決。乃詣關廟暗祝。約以一劍擲空。其刀出於鞘。則屠之。否則全之。於是龍手擲其劍。高丈餘。刃已出鞘及墮地。則翕然合。滿城紳民。遂得無恙。明年五月。賊平。雖餓死者半。而所救亦已多矣。時劉道開陷圍城中。目擊其事如此。帝之好生。豈不與天地合其德與。〔關夫子志〕

秀水孝廉陳叔仁。萬曆辛卯仲秋。同年李萬春。邀玩月。李臨河而居。陳見李堂上懸墨刻關王像。唐閻立本筆也。凝睇讚歎曰。古來名筆。此最傳神。直繪出當時英雄一片心矣。伏拜敬禮之。陳不勝酒。月下逃歸。誤入水中。恍聞河干有人曰。關王有旨。速扶此人去。僕聞墮水聲。援之而出。陳衣不沾濕。自是奉王益虔。乙未七月。病瘧。醫治罔驗。陳夢聞香風一陣。見王持刀斫鬼。刀光如雪。無能逃者。驚覺。流汗

而愈。【神武傳】

某年六月二十二日。五府船總泊徐洪。漏下數刻。條鬣鱗鱗。飄風暴雨。倒海摧山。篙師榜人。驚魂殆化。船未覆者。杪忽。官民千百許人。呼籲震天。忽空中沈沈。闐闐。若萬騎千軍。並奔。應聲救汝者。三。轉瞬霍然。四除。星月在檣。見鷁首浮物。二焉。亟引之。則三元帝君像。及武安王金身也。異哉。千百生靈之死致生。非二神鉅力。不及此。考祭義爲民捍患祀之。寧直運民。遐邇居民。駢駢臚歡。崩角。有其舉之義也。爰立廟彭城東崖。前殿奉三元。後殿奉武安王。【陳邦訓徐州洪顯仁廟碑記】

始祖諱勝。鳳陽定遠人。明太祖舉義旗時。避亂渡江。風暴作。波浪兼天。同行舟盡覆。公恍見漢壽侯。隱隱在雲中。浪息舟平。竟獲免。遂命子孫。世世奉祀焉。【雙溪釣叟筆記】

金陵惟清橋西。有關公廟。玉工華春雷。素嚴事之。萬歷癸丑冬。自揚舟回南。江行遇逆風。舟幾覆。水已滿艙。舟人篙工。號泣待斃而已。忽關神現身雲端。大呼拽篷。吾救汝一舟人。人無敢從者。一淮南奮力起篷。四葉頃刻間入港。舟賴以無恙。華歸至廟。爲神像裝金。以答貺焉。【金陵瑣事】

王濬字子雲。號湧濤。檣柁時。火焚三層樓。關壯繆空中大呼救人。遂於火中救出。得甦。及長遊庠。倡真業文會。更肆力於詩。年臻大耋。口不絕咏。著有史詠。懷古吟。薇亭詩稿。【海鹽縣續圖志】

嘉定唐時升記云。吾邑當嘉靖癸未。倭賊蹂躪海上。直逼東門。時未有城。憑土壘以守。門外有倉百間。賊因風縱火。延及民居。煙焰塞天地。守陴者不能開目。賊遂欲乘之騰入。縣令萬公思謙呼關神叩頭。語畢風反。一賊已躍而越壕。民無習弓矢者。相顧喪魄。郡簡校張大倫。偶以事至。引弓而呼神曰。神欲活十萬人。願此箭貫賊喉一發。竟貫賊喉以斃。羣倭駭退。由是邑人益虔事神。舊有廟。在集仙宮之西。爲縣令朔望謁拜之所。嘉興朱公嘗感夢。謂闌闌間不可棲神。改建於資福寺西。而東門之廟。則萬歷乙酉所建也。夫人之求神。或索諸陽。或索諸陰。庶幾遇之。况威靈。應於危城。呼吸成敗之間。千萬人所共見聞者。於是爲之廟貌。以髣髴存保城時事。固神之所許也。【顧氏重編武安王集】

崇禎戊寅。臨藍山寇。陳朝龍李君楚衆盈萬。出掠衡永長袁。州縣多被陷。蔡都閫禦之。木瓜華守戎禦之。雙橋潰。三月十三日。猝之城下。嬰城分堞。汎守戒嚴。如是

者半月。城中力稍竭。望援且不至。賊更造雲梯數十。趨越不前。越數日。募敢死士。夜出焚梯。擒一守梯人。詣州鞠之。云目見城頭紅光數丈。光中現關帝。跨馬橫刀。故不敢攻。〔湘山志〕

喬宏德云。嘉靖壬辰。山東平度有一老嫗。乃張縣丞之妻。與第三子同居。夜半爲衆鬼由窗孔中檯出。中途見里人劉積。夜偶出門。嫗號泣求救。積不應。閉戶去。至郭外。將棄諸大水中。值武安王過。衆鬼狼狽跪馬前。王叱之曰。早還老嫗於故處。遲卽斬。衆鬼誤送嫗於長子家。其門堅閉。王以刀指之。門自開。嫗甦而泣。鄰人曉起。聞其聲。呼其長子起視之。相顧駭愕。因叩其故。母具述如前。好事者往問劉積。積曰。夜見黑氣如霧。洶洶而來。令人髮竦。故趨而避之。王之神靈英爽。存心濟物。如此。〔關志〕

毛一駿。字際伯。僑儻有大志。勤苦好學。由歲貢考授湖廣鄖陽府竹山縣令。縣城兩經寇殘。駿到任。就寢民房。賊潛伺謀害。夜二鼓。忽有婦喊奔關帝廟。口稱毛知縣有難。爾輩速救之。因登舟。四鼓賊至。流矢如雨。幸艤棹得全。崇禎十二年。賊衆復叛。駿被圍十有七日。賊斷水道六七日。渴甚待斃。寨上有關帝廟。駿率衆虔禱。

是夜大雨如注。圍解。【張德盛高郵州志】

明黃梅縣瞿甲。髫年中。萬歷壬午。鄉試北上。夜渡琉璃河。車敗。墮橋下。須臾關公現。得不死。甲父九思。有告謝文云。惟我公爲百神之宰。屬吾兒當萬險之衝。卽隱現於雲端。若匡維於橋上。有言至異。其事甚殊云云。【關志】

汪某武進人。往河南投親不遇。歸乏資斧。寄宿關帝廟。時值三秋。衣尙絺綌也。夜步殿中。默有所禱。假寐間。忽有告者曰。爾無憂。越四日。當遣爾歸。至第四日更餘。聞叩門聲。啓視則其友也。贈以十金。遂歸。【關侯事蹟彙編】

湖州三白潭上有關帝廟。順治戊子。土賊嘯聚劫掠。有士人陳文宇。生二子。次子啞。遂逐之。一日。文宇爲賊擒。將殺之。啞兒伸頸求代。父賊感其孝。釋之。文宇與啞兒歸。旋以驚悸病死。長子匿父遺金。啞兒仍被逐。子身無所。哭於帝廟。賊聞之。不平。語之曰。汝今夕放火。我來捉汝兒也。是夕賊果至。促啞兒舉火。啞兒徘徊心不忍。賊忽見帝君端坐其門。驚而奔。啞兒跪帝前哭。帝曰。汝捨身救父。前何孝也。不忍燒兒。今何義也。吾命汝能言。兄弟仍歸於好。啞兒遂能發聲。叩兒門語故。兒感泣。次日集親鄰。將父遺資均分焉。【御虛階】

高郵趙家河東。舊有社廟。無僧住持。間爲乞人憇宿所。塵凝斜案。門掩深苔而已。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有啞丐者。不知所自來。日於北村行乞。夜止社廟中。晨昏洒掃。焚香禮拜。鄉人察其誠篤。以廟屬司之。身寢神像側。雖溽暑不敢裸。如是二十餘年矣。自給外。供奉香火無缺。久之持木鐸募修社廟。里人皆樂成焉。由是社廟重新。皆募倡力也。性喜行方便事。有觸卽爲。囊有餘貲。惻然立施。貧丐之老弱廢疾者。暇卽躬操鋤耨。畚捐。平治廟前路。行者便之。其鄉修關帝廟。無有募及啞丐者。啞丐傾囊無吝色。庚寅冬。忽腰膂患疽。血液腐潰。性命垂危。口不能白。夜夢土神命求關帝。乃扶痛往禱於帝廟。歷七晝夜。患如故。復匍匐宿社廟。夢土神促再往。已而至帝殿前。俯伏良久。聞土神在旁。促丐瞻仰。見帝君離座執刀欲下。驚而仆。覺以刀背壓患處。清涼沁骨。並賜金丹少頃。口吐涎沫。聞帝君謂曰。汝病愈。並能言矣。丐遽躍起。失聲大呼曰。神聖佑我。捫患處頓失。始自言姓張名遂。徐州睢寧人也。遠近聚觀。爭新帝殿。而擴修社廟。吁帝君感應之靈。不遺於區區一丐者如此。鄉之趙子邦禮。車子萬育。親見其事。刻以傳世。【近徵錄】

智顛。字德安。姓陳。潁川人。隋開皇十二年至荊州。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創

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初至當陽。欲卜清溪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中虛如庵。乃於其處跌坐入定。一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曰。予卽關某。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當與子平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旣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爲平趾。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十三年。晉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沙門志磐佛祖統紀四祖天台智者大師傳〕

按此卽世所傳關帝遣鬼工建玉泉寺也。其詳見張商英記。及諸家帝志中。今考地志。關帝顯聖之玉泉山在當陽。色白而瑩。又曰珠泉。泉南爲天台智者道場。卽關帝遣鬼工所造。黃休復益州名畫錄。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並載五代孟蜀王。令趙忠義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自運材劙基。以至丹楹刻桷。皆役鬼神。而國清百錄。有晉王入朝。遣使參智者大師書中。有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語。意

當時智師上玉泉圖時。必應表聞神異。故云爾也。元虞學士集廣鑄神師塔銘。亦述侯玉泉示現。佛龕迴心。則知茲事流傳久矣。又按智者實錄云。智者自玉泉復歸天台。仍住國清。及將入寂。語弟子曰。吾滅後。有大力鬼神取吾肉身去。汝等當倒誦揭諦咒勿睡。晝夜守護。至第六日。僧徒意稍怠。各寐。忽風雨暴作。遂失肉身。云是關將軍取藏於玉泉山谷間。人莫知其處也。【徵信錄】

唐高宗鳳儀年間。東京開封尉氏縣。有秀才屢舉不第。遂爲僧。法名神秀。拜蘄州黃梅五祖禪師宏忍爲師。後遊玉泉山。俄而困倦。坐怪樹下。前見一大蟒。神秀端坐不動。次日樹下得金一藏。遂於玉泉山創建道場。因問土人。此何廟也。土人答曰。關公顯聖祠也。神秀欲拆毀。忽陰雲四合。見公提刀躍馬於雲中。秀問之。具言前事。神秀破土建寺。立公爲本寺伽藍。至今古跡尙存。神秀卽六祖也。【神武傳】

宋神宗時。李乾德陷邕州。銅川神虎第七軍。以趨捷應募。行次荔浦。禱關祠下。廣源以南地多深林。蠻伐木塞路。忽大風捲臥木。軍得並進。及戰。有神兵旗幟戈甲。彌亘山野。敵願望恒怯。軍遂大克。歸建廟沁州。李漢傑撰記。【覺羅石麟山西通志】

滑縣志云。滑城北蔡胡里。胡棟志在城東北二十五里白馬坡。有關帝廟。內棘刺皆順生。世傳此地乃帝屯兵所。偶荆棘挂衣。以手揮之。卽不逆生。可見帝之神威。孚格草木。造化效靈之驗也。【滑縣志】

徵信編云。案季漢五志。謂物性不齊。與他產或異。遂斥此爲荒誕之說。不知荦中荆棘不生。坐石草木不侵。聖德所孚。物皆效順。難以臆斷也。

慈人劉志業。由進士出守漳州。漳無侯廟。因於演武場捐俸立廟。廟成乏一巨爐。衆報某山有一石。可作爐。令工琢之。而石大山峻。數十人不能下。越宿石忽在山足矣。嘉靖間事也。【續耳談】

都督萬邦孚。統舟師援朝鮮。駐旅順。新帝廟。令材官某董之。怠忽。夢帝叱曰。俟巡回處汝。某竟以他事得譴。時有督運楊某者。夜夢帝白衣令助工。某私念帝寧衣白耶。及謁像。果粉地未采也。【西湖關廟廣紀】

王九皋。字鶴鳴。濮州人。萬歷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嘗遇關帝。親指隙地。令爲建祠。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池北偶談】

倭賊犯三江。蘇松兵憲任公環。大建關王廟於太倉西城。師行出入必祝。朔望必

參靈響。不可勝記。廟之在雙鳳者。不知自何代。甲寅賊屯雙鳳。旬日而退。明年乙卯。賊自吳門從崑山抵直塘。道入雙鳳。聞鳳林砲聲。疑有官軍而遁。又明年丙辰。賊復入七浦屯東路諸鎮。一自直塘而南。一自沙溪而西。皆去雙鳳里許。賊見雙鳳白霧漫天。知有神護。民掠去賊中脫回者。悉能道之。相率謁謝廟門。而予避亂還。記其事。【周錫雙鳳關王廟碑記略】

寶應縣東北有關王廟。邵某實職廟事。旁有李某者。一日至廟下。適見一士人青巾而髯者。徘徊廟側。謂李曰。屋傾像毀如此。汝能募乎。第請於邵。當自有驗。時李請於邵。弗獲。又請於邑諸長老。願力任募事。皆許之。會廟屋梁圯。梁字漫漶。細視之。彷彿猶能辨爲宣德某年月日李玘募建。玘卽李某曾大父也。由是邵亦駭服。而李某遂任募。會有施廟木者。自瓜州至。李妻猶未知也。夜中聞人呼曰。廟將興工矣。盍亟起造飯給匠者。時妻已病痿十年矣。驚寤突起。遂能安步。執爨給匠。氏人皆異之。【李清武安王集】

少卿張邦伊。少時夢帝示曰。汝功名遠大。當晤我於高州。比守高州。偶詣一祠。睹帝像。宛如夢中見者。遂捐俸擴祠。別塑一像。而請舊像歸家。有叩必應。【西湖關

廟廣紀】

井研雷綏山名經字元生舉順治辛卯順天鄉試由戶部郎出守衢州一日夢至杭州入一蘭若見關帝提刀植立醒甚異之後以事來省偶遊覽入清平菴曲徑迴廊宛然夢中所見也庵中果有帝立像因捐貲新其宇及耿逆之亂衢城被兵城上見帝揮刀馳馬若相救者賊卒敗退辛卯春應榴至是菴老僧猶有能道之者曾錄於所著攤飯續譚中【徵信編】

單邑北門外關廟相傳蓮賊煽禍瀕危前令雒陽李某夢神默佑驅賊全邑獲免謀創廟將落而李以艱歸未勒貞珉典遂缺姪都治單二年河伯兩怒至城而止賴神砥之萬家之邑再免於魚單士民咸嗟靈異慶更生也【陝西通志】

康熙癸卯舉人江閩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爲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江公卽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爲余言【新齊諧】

黃明自序云往者明自陝西甘肅之任每以公事赴蘭州去此八十里而遙地名

甘草店。偶過軍人。託宿其家。見懸關聖帝君畫像。儼然古貌。不覺加敬。是夜初更。甫合眼。朦朧恍晤帝君。對明敍話。覺而駭異。隨往祈筮。果曰然。意欲虔請聖像。移供署所。復祈筮得三聖。乃知聖意俯命。謀之主人。奉致平涼。細詢之。云聖像自永樂間。祖自南方帶來。垂今距三百餘年矣。明供奉中堂。朝夕焚香頂禮。未幾檢閱殘書。隨手拈得帝君靈應事實。係繕本尙未成書。心加欽慕。正思捐俸刊施。時以量移。倥偬不果。此數年前事也。歲丙戌冬。陞任浙藩。歷戊子初秋。挂議緣事。兼之疽發於背。輾轉四十餘日。瀕死。更少瘥焉。明因念刊施之願。舉而未遂。得毋召譴耶。乃徧理敝篋。蒐括前書。數日不得。心甚懸懸。抱疚。忽於是歲十二月十五日亥時。有照膽臺帝君廟僧名杲者。明之未識面人也。禪定間。見周將軍詣榻前。奉帝君命。傳指第七十四籤。籤帖云云。又諭云。本廟護法黃君。素稱英爽。生平所得功德。居半。令他印施感應篇十萬卷。自然脫離災難。再印送降筆經一藏。普勸世人。可保無虞也。僧起到殿。果見周將軍法身兩脚靴蹤離座寸餘許。大不類平時裝塑。不圖靈顯若此。十七日親至羈舍。備述定中事。明捧讀籤帖。繙誦帝君降筆真言。盡屬勸世行善之旨。護國誅奸。扶危救困。種種報應。難以枚舉。明凜然拜受教。

敢不竭蹶竣工。以酬夙誓。二十一日遣三子斗鳳。登廟代叩肅先。一伸謝悃。斗鳳回道。周將軍脚蹤離座。誠如僧言。但法身甚大。約千餘觔。脚長尺四五寸。不止兩靴離地。身又欠右。刀雖離穴。毫忽不至傾仆。儼如傳示帝旨。且行且復之狀也。吁異哉。夫帝君之有降筆經版籍。久藏照膽臺廟中。明實不知也。卽明素存刊施靈應事實。第默識於衷。未嘗一形口頰。今何冥冥合符。故顯此蹤。不亦潛孚陰鑒。乃爾乎。世或謂僧善因果布施。撰造荒誕。似未可信。然明縱不遭此厄。底事何遂。不惓惓。况以初不布露之丹忱。一旦重提數十年來未完之舊願。卽謂之明明赫赫。誰云不宜也。因如數刊施普勸。欽遵帝旨。并歷述始末於簡終。時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春正月初六日。原任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六級晉江弟子黃明盥沐敬識。【真經顯應序】

黃明神武傳敘云。竊聞平昔人有至誠之念。神有顯靈感孚之應。言念旣篤。神靈相契。信不誣矣。明自戊子之秋。運遭陽九。又值背發癰疽。醫治稍痊。思及昔年。曾將聖帝護國庇民。祛邪誅怪。斬奸馘醜之抄本一帙。欲爲之刊刷施誦。遍求多日。不獲。忽有照膽臺廟僧明杲感夢。將原藏降筆經全集送至。與所失之舊帙略同。

遂誠心翻板刷印。普傳十餘本。未及一歲。蓋身居囹圄。時常災疾纏擾。又曾抄聖帝靈寢詩簿一本。於辛卯年六月二十八夜。被鼠拖去。咬嚼糜爛。次早。遂將架上餘書細檢。悵恨惡鼠之際。清理別篇。忽於內中檢得黃紙包一書。披閱間。乃是聖帝祖宗世裔敍譜。詳細備歷根由。盡忠翊漢。炳義威靈。以及盡瘁始末如繪。喜而怪之。此本何由到於獄中神架之上。詢之左右。並無知者。若云友人相送。必有持來之客。豈不與聞。况神架極高。仰置難及。輾轉思維。究無其人。且首篇有聖帝寶篆曰。三界伏魔司天協運之印。鈐於始祖世裔子孫曾孫甚明。前有武林王遜輯集。因而訪問其人。欲詢此書來由。有梓者湯維翰云。我認得王遜。年已八十餘。住居清泰門內。隨令往詢。湯於途中。偶遇庠生張翼者。動問間。遂詢王遜之書出處。翼云。王遜係我親戚。此本前篇世系宗圖。以及降誕確日。乃係扶乩降筆寫出。王遜原欲勒碑聖廟。以示諸同人。其後篇忠義實錄。亦刊刷施傳。以昭聖德。緣力薄未能。原送離城六十里大開河之斗壇。募化刻板。衆許秋收爲期。忽於五月內。此書失去。湯再詢此書首頁。有三界伏魔司天協運印篆。從何而來。張子云。向者書曾見矣。並無印章在上。豈非英靈默送。今特付以續降筆經之後篇。永遠供奉。刊

傳世間。共記聖帝威靈赫奕。億萬斯年於無疆矣。謹述時康熙五十年歲次辛卯。秋七月七日。原任浙江布政使司晉江黃明拜撰。【神武傳降筆經卽忠義經十
八章同】

楊文學勸平。得周澹園太上感應篇註。喜其簡約。謀付剞劂。夜夢身立中庭。見雲端有大帝像。隨鶴斃者數輩。皆執旛幢。夢覺卽取周註付之梓。時康熙己未十月也。【秋燈叢話】

程嘉猷。太谷縣人。刻感應篇。文昌化書。三官經。關帝經訓。觀音經。金剛經諸經。雖刻成。尙未印送。忽染傷寒病。二十餘日。五日夜水粒不進。服藥無效。室人吳氏。同子虔禱於家中。觀音大士。關聖。文昌帝君像前。一夕。正危急之際。夢大士降雲。端中。光明朗耀。諭曰。汝年四十一。陽壽已盡。因汝自幼虔刻諸經。雖刻完。尙未印送。今放汝回。速卽印送。廣爲流通。忽醒。服藥立效。月餘病愈。【關帝寶訓圖說】

吳南英。浙江王店鎮人。幼習布業。往來蘇城。有居停主人顧姓家。貯藏經一大箱。經背有紙。卽世所謂藏經紙也。嘗有人持厚值索其紙。因將經文撕揭。遂至破損。見吳公字畫端正。令其鈔錄。吳公三年不歸家。以所得筆資。炷香燃燭。每日黎明。

卽起書經。日中仍料理客賬。夜至三鼓乃息。或赴宴會一次。必茹齋三四日。再動筆。蓋三年如一日也。鈔畢。送至杭州寺院供奉。一夕。吳夢一人喚其同往。手持一卷。至一朱門。甚壯麗。將手卷遞進。少頃傳令。仍送歸。吳因問適至何所。曰。關帝行宮。問所持何卷。曰。因汝誠心鈔錄大藏經典。城隍所奏。吳公矍然驚醒。時年三十餘。後二子俱有材幹。家道充裕。吳享康壽九十歲。尙住蘇城。伊子敦孝。力勸乃歸。逍遙鄉里。至九十五歲善終。後人至今不廢舊業。此乾隆初年事。家君曾見其人。豐頤多髯。遇少年者。必勉之曰。後生可畏。何事不可爲。其誠樸殆得之天性。故能默邀神鑒云。【長洲毛鼎亨記】

■ 鄆都縣郊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卽備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鄆都。聞其說。不以爲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闊。卽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空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座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

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泫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見神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聊齋志異】

海曲劉可學。嘗遊太行。夜宿帝君祠廡。是夜夢帝授以訓示真經。凡四百三十二言。醒而誌之。頗能不遺。深以爲異。越數日。西海公署中。帝復降鸞筆。劉因質以所授經文。一字無異。遂手錄藏之。後門人陸繩祖。驟得危疾。醫治百無一效。可學令虔誦經文。三日而愈。【真經說證】

臨晉生員王昌。信心樂善。手錄帝君寶訓。原遵兵部大司馬山西楊公博府抄來。意欲刊印。而限於力不逮。夜夢帝君面諭。汝向潼關倪千總說。伊自勉力刊行昌

初謂心至之夢。不果去。五月二十八日夜。復夢如前。次日遂投千總宅。備述兩夢。倪大喜。卽託諸攻木氏鳩工。而壽之錢。【感應善過格】

■潼關千總倪會捷。久崇奉帝君。康熙庚申。關城陡遇暴雨。山水橫發。衝去房屋。淹死人民不計數。千總居室正在水口。左右民舍。悉爲河伯所驅。其宅宇獨免漂沒。迨水落。聞北關居民孔自盛等云。當水發時。恍見一美髯綠袍神。坐於千總樓上。水退方去。始知帝君垂救。乃不至喪身亡家。於是益矢虔心。刷印帝君訓文以勸世。【同上】

■蜀中一縣令之子。甫五齡。持黃豆相戲。誤入耳中。後黃豆漲滿。竟不能出。兩耳癢痛。晝夜啼哭。百法難治。縣令卽於帝君前禱祝。願誦忠孝經一千遍。後誦至九百九十餘遍。夜夢一人。狀若周將軍。云抱來我治。卽用香油滴入耳內。用尖鑷鉗出豆。云愈矣。好抱去。醒乃夢也。卽遵其法治之。竟不知痛。一鉗而取出豆。方知帝君之佑。周將軍之德也。卽於聖前叩謝。此乃余目覩之者。故書之。德惠謹識。【忠孝經徵應】

■江都林文弼云。吾聞古蟪張道立。嘗言康熙庚午年春。其父抱疾。夢謁帝君。手授

一編曰。此戒士子文也。今付汝。汝能傳行此文否。其父跪受捧誦。誦畢驚寤。字字清楚。無一遺忘。亟舉而書之冊。意欲梓以行世。轉念幻夢無憑。遲疑未決。忽於丁丑年十二月中。道立二子。皆以痘夭。復夢見帝君。責以錄而不刻。道立遂於戊寅元旦。發願刊行。祈求生子。是年七月十八日。果舉一男。因梓以告同志。【感應善過格】

康宏謨記云。謨生不敏。自髫年至五十。敬奉關聖帝君。邀靈啓迪。半生於茲。其中疾病之患。子女之災。逢凶化吉。無不仰蒙神庇。感應如響。卽如酉歲孟夏。分符廣陵。在山塘工次。策騎勸工。坐馬失足。從數丈危橋之上。連騎墮河。時事起倉皇。二三隨從。千百役夫。莫不駭怖。代謨心怵。卽謨亦自知危險。乃於顛沛之際。若有扶掖。卽身壓坐騎。輕如無物。併我馬未瘡。而安然無恙。使非冥冥中默有以相之。何能遇此嶮巇。而無憂隕越。此謨之心領潛識。爲聖帝之靈。而在河觀者。莫不歡呼神力。爲昭應不爽也。昔者桃源盧子。家藏帝君聖蹟圖誌全板一副。謨久發虔心。願印千部。佈送遐邇。同心敬奉。緣從事畚掘。未獲抒誠。耿耿於心。匪朝伊夕。今分簿書餘隙。恭迎至署。設局印施。聊酬夙願。第恐力薄俸微。弗克行遠。若賢士大夫

有誠心發願。普行施送者。或自行印刷。或捐以紙工。則將伯助予。共沐無疆之聖澤。自求多福。咸邀昭鑒之靈威矣。雍正己酉陽月。涇陽康宏謨敬書。〔聖蹟圖誌跋〕

山陰諸生余公國瑞。性孳孳好善。尤喜賑貧。凡施茶藥。捨棺槨諸事。會柯橋諸善士力行之。後患對口險痕。恍見關夫子現前而愈。後享大年。無疾以終。〔潘成雲陰隲文註證〕

孫又珍云。浙江青田縣民李德先。奉關帝甚虔。逢帝誕日。結友設醮。用猪羊獻帝。德先忽仆地。見一金甲神。驅至殿下。帝坐殿上。叱曰。汝將求福耶。求禍耳。殺業如此。其福無幾。而禍則無窮矣。言畢。土神引一白衣人至。哭訴曰。德先殺我。德先曰。素不相識。何從殺爾。白衣人曰。適所殺羊。卽我也。帝謂德先曰。汝殺業不止此一端。各有曹司注錄。待汝命盡。一一償之。今暫放汝歸。當往魯地仲家村。問仲法先家。便知其事。遂令土神送回。一推而醒。遽往山東訪問。果有仲法先。其家虔奉神數代。先一年。法先竟於舉會日暴死。德先因爲其子文諒。述前事。方悟父死亦爲殺業之故。乃刊板曉世。以道父冥譴焉。〔帝君全書〕

□ 余畏菴性喜放生。糾集同志。於柯橋構放生池。每月會衆放生。因漁人盜捉生魚。不能勸止。除夕元旦。戴枷守護。康熙二十八年。御駕親臨放生。府縣勒碑恭紀。畏菴壯歲遘篤疾。夢關帝語曰。汝平日放生心好。上合天心。善願未完。病必不死。尋愈。年七十有五。臨卒前一月。謂家人曰。我來之日。卽歸之期也。從容與親友話別。喃喃放生等事。果逝於所誕之日。後友人蕭懷素者。夢見儀從森列。簇擁入座。諦視座中人。則畏菴也。善人之獲神祐而成神也如此。【陰隲文註證】

□ 越郡中塘百里。行人久病涉。余生畏菴。捐田募金。同僧集宗異目。竭力修成。建修塘禪院。僧人自東而西。永遠任修。後余生病中。夢帝陰庇。語以不死。旋瘳。【陰隲文註證】

□ 姚孝貞女。許配王先甲長子景直。年十七。將議婚。景直代父死於難。訃聞。氏闔戶自經。嫂救得甦。跪請於父曰。夫死孝。兒守節。願弗奪兒志。乃謁舅姑。視窀穸成服立嗣。先甲成進士。令建寧移涇縣。氏皆隨行。乙酉歸里。避跡四十二溪。土寇入溪。大掠。氏懼。斷髮毀容。寇勿踉蹌。星散。人咸見關帝旗幟蔽氏居。寇故驚而遁也。【嘉興縣志】

秦簪園生。名大成。與其中表某赴會試。夜夢至文昌宮中。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曰。某爲我夫弟。夫死後。某陵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奚可大魁天下。特上帝選才甚難。試期已近。誰可易者。關帝曰。查後科何人易之。申奏未遲。有一吏捧冊跪進。文昌曰。今歲且以秦大成爲狀元。惜功名豫得。未免減算耳。是歲秦果第一。某竟落第。未幾死。簪園主講平江書院。每舉以爲諸生戒。【鄧葵鄉異談可信錄】

陳鑑父孟玉。爲人好善。重五穀若珍寶。嘗登廁。見有鍋底飯一片在廁旁。拾取滌淨食之。是夕夢帝君曰。汝好善如此。當賜汝貴子。以大家門。尋生僖敏公。仕至太子太保。贈翁如其官。母封一品夫人。【沈維基覺世寶訓圖說】

歲己丑。省城大饑。軍民乏食。余膺上官命。告糴台溫。念大洋行駛。波濤險巖。因心祝關帝曰。願乞帝靈。甦此一方之困。時當秋汎。滿載揚帆。忽中流颶風大作。洋商壞者不一艘。予船直達省城。是秋薄收。惟定邑無害。【定海重建關帝廟記略繆燧定海縣記同】

蔣公子某。復父仇。乘夜襲河間。殺傷屯卒。事聞朝廷。怒甚。遣貴人爲將軍。屠河間。

城中人不知也。貴人夜抵城外。夢關帝謂曰。一城人付汝全之。驚寤復夢。如是者三。念奉命從事。安敢以夢故違朝廷。寐則關帝在前。作色云。有惡意先斷汝首。惶迫乞命而醒。卽密疏力陳。蔣以復仇殺屯卒。無與河間。乞免屠戮。至今父老。尙傳其事云。貴人既夢。明日入城。徧謁帝祠。最後至城南門。神像宛然。駭悚伏地。出門汗透重服矣。此清初事。【河間縣志】

陳秉直。孤山關帝廟記略云。予奉諭旨。提督軍務簡練勁旅。徵調出師。諸甲士羅拜帝前。禱祀得吉。當鼠賊逆我顏行。兵始交。恍見神威顯赫。助順誅逆。以致我武惟揚。蕩平逆孽。帝之力也。凱旋軍士。新廟以報。捐貲恐後。不數月而落成。【季漢五志】

興化徐步蟾。乾隆丁卯科江南解元也。是年科試無名。錄遺亦無名。時已八月初。將買舟欲歸矣。偶與友某。過懷清橋關帝廟。見神前一紙包。拾而視之。白銀二十兩也。意候失主還之。友曰。迂矣。汝不敢。可與我。遂奪銀去。少頃。一老嫗奔趨至。遍覓無有。淚如雨下。徐在旁。逆知爲失銀者。佯問之曰。爾何悲。老嫗曰。吾夫爲讎人所陷。身坐囹圄。昨吏書來。索二十金。可免罪。今鬻一女。得銀二十。冀免夫罪。而又

恐吏之誑我也。故至此卜於神。不料銀在袖中。已失去。枉鬻一女。而夫罪仍不能免。是以悲耳。徐惻然曰。爾銀我所拾也。隨我去。當還汝。至寓。適友人已將此銀輸去大半。餘銀亦不肯還。公不得已。檢囊中考費十餘金。不足。稱貸於同寓友。合二十金與之。老嫗叩頭泣謝曰。相公積此陰德。當爲今秋第一名解元。徐笑曰。吾豈望報乎。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後得入闈。果中第一。【曹宮紫垣隨筆】

鄒公一桂。省試時。有人刻善書。欲其捐助。鄒曰。非我吝財。人不敬惜。反增罪過。夜夢帝叱之曰。爾讀書明理。俱爲此言。若人皆效尤。善路不幾絕乎。鄒叩頭謝罪。印送千本。以贖口過。且自畫繡像一部。朝夕虔誦。後入翰林。每謂人曰。一言足以獲罪者。莫甚於阻人之善也。【元宰必讀書徵事】

董其昌書孤山建帝君殿募疏。後云。書成。輒有客以漢壽亭侯印至。事與時會。可異也。像設成。著置胸中。志帝君心在漢室之意可耳。此親見現存碑刻者。【徵信編】

嘉靖間。臨江府禪寺。供侯像。太史張春。未第時。在寺讀書。過侯前。必稽首致敬。遇朔望。必焚香默禱。忽有數蜂。在侯像耳內結窠。春見之。卽爲剔去。是夜夢侯至。書

室中春跪迎。侯曰：子讀春秋，曾知與義否？遂講解數條。春聽之，皆發人所未發。後每夜必夢侯。一日，同經友會課藝，春以侯所指示，結構成文，衆咸歎賞。曰：是必從祕本得來。願借閱。春曰：實無祕本。此關侯教我。衆哂之，以爲妄語。是年秋闈，復夢侯曰：我來輔爾三場。春在場中，下筆若有神助。卷落廣東，霍韜春秋房。霍以春秋名世，自許無雙。閱春經藝，見其議論出羣，大奇之。力呈此卷，遂中式。丁未會試，夢侯亦如之。選入翰林。後春與金和同官，親語其事如此。人咸以爲敬侯之驗。【季漢五志】

象先法師。因訪鹽官遺蹟，駐錫覺皇。俄遘重疾，將不起。恍見關公授以良劑，語之曰：汝至人也。請廣元規，以醒末俗。病尋愈。【釋無盡天台山志】

百松禪師。於嘉靖甲子先一年，欲往化台南。舟次於越，夢關王告曰：緣未至，宜速返。次日，果罹喉疾而歸。至次年，台州道俗請師建講。師以前夢不欲行，夜復夢王曰：緣今已至，請行。由是台南一境，望風服化。馮司成撰百松塔銘。【天台山志】

鄞人沈泰灝云：荊州府有帝親書三秦雄鎮四大字匾。題曰：郡主關某書。明萬歷初，有人易去其匾。地震三日，仍懸之乃止。【帝君全書】

先文康公名權。道過蒲州。謁關侯廟。見柱上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卽聖賢。先君以對句未工。思有以易之。而未得。偶午睡。夢侯告曰。何不志在春秋。先君醒而書之。虔送侯廟。【宋犖筠廊偶筆】

余嘗官關中。道永壽。夜夢王歷歷教之。寤而玲然聞音聲。仰見王之神靈。無往而不在此矣。【魏庭萱修許州廟記略】

某鉅公。失其姓名里居。爲人剛正不阿。未達時。客遊塞上。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相得甚歡。每論史至古忠臣烈士。輒慷慨激烈。同人竊聽。莫不掩口胡盧笑。其迂絕。惟將軍敬重不衰。凡百請益。會陀羅海營中建關聖廟。工竣。廟中需碑記。將軍曰。君其爲我捉刀。公曰。關聖威靈彌綸宇宙。某所見古今碑記。無非頌揚忠義。千百如出一口。求一另成機軸。以闡發所以爲聖爲神者。未之一覩。今請假一精舍。休十日糧。爲公竭力爲之。將軍大悅。曰。君文成不加點。不塗乙。素具逸才者也。此地之祀。正需君文。以傳不朽耳。乃於營中葺淨室。爽塏者三楹。日用之物。無不備具。祇奉以二童子。不呼不入也。公居其中。閉目凝神。至忘寢食。將軍使人密偵之。但見枯坐耳。居數日。思慮茫然。機神轉濇。一日方晚飯。二童子忽軀躡戲階下。公

見之怒發。輟食吐哺罵曰。奴子奈何亂我心曲。亟起操杖欲撻之。二童巧避。一擊不中。而中假山。杖折爲二。公卽投杖大笑。急走入室。濡筆揮灑。奮腕直書。童子密報將軍。比將軍至。而文已成矣。見將軍來。大呼曰。奏刀書然。幸不辱命。將軍三復讀之。歎曰。貫串流走。彼昌黎送孟東野序。殊爲排砌矣。至誠感神。君其有神助耶。公曰。初構思。此中棼亂如麻。聞泉水松風。皆厭其聒。三日後。此心死矣。今日將哺。猶無一字。方怒二童嬉戲。將申撻伐。杖折而機忽開。操觚時。自覺如征鳥厲疾。一揮而就。戛戛乎其難哉。汨汨然而來矣。誠不解何由得此。將軍拊髀曰。非偶然也。乃奉百金爲潤筆。卽請公書之。公自作記後。名滿塞外。後登第歷仕。至清要。一夜夢至一處。見有呵殿而過者。儀衛甚盛。輦上貴人。則關聖也。公趨前望塵而拜。關聖下車勞之曰。君作記良費苦心。時至矣。當待君於春秋樓。好爲入幕之賓也。言訖擁去。公寤陰異之。知不久於人世。卽致仕歸。歸途值大雨。息驂一古剎中。剎左有危閣。題額則春秋樓也。恍然悟。沐浴具衣冠。屏去僮僕。端坐樓上而逝。空中隱隱有音樂聲。逾時始歇。舍利莫不聞之。〔夜譚隨錄〕

京都正陽門關帝殿有匾曰。其意高以潔。其度端以凝。日月合其光。天地比其精。

古今瞻拜者。戰戰兢兢。注云。此予夢。大帝持聖像。命予作贊。遂援筆題其上。題完。卽醒。醒時猶得記憶。因常念茲未忘。今敬書出拜獻。晉州王宏猷立。【徵信編】

有老僧焚修於關帝祠。時賊寇蜂起。夢神曰。汝明日合死。有賊乘白馬名朱二者。是汝宿世冤。合死伊手。僧稽首求救。神曰。吾無救法。惟汝自救。清晨果有賊來擒僧。問何處有財寶。婦女速導我去。不然殺汝。僧自念我業已合死。使復導彼掠財帛。淫婦女。是業上增業。卽呼賊曰。我不導汝。汝非朱二乎。賊駭曰。汝何知我名。僧以夢告朱二曰。冤報無窮。神言不汝救。卽是救汝法。汝不導我行。卽是汝自救。我與汝解冤可也。稽首謝神去。【關帝全書】

杭州周雲衢。孝廉。有女嫁鹽商吳某子。吳以屋湫隘。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繼而腹背痛。繼而耳目口鼻無不痛。哀號跳躑。人不忍見。醫士莫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交纏女身。如繩細狀。雲衢與吳翁齋醮無效。自爲牒投城隍神。及關帝廟。半月無應。又投文催之一日。雲衢與女及婿俱白晝偃臥。兩日而蘇。家人問之。雲衢云。城隍得牒。卽拘此妖。妖抗不到。至催牒。再至關帝處。帝批發溫元帥擒訊。訊得爲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氣。則二蛇也。元至正七年。猴

與其雄。偷果於達魯花赤余氏園。時女爲余家婢。以石擲之。雄走出。遇獵戶張信。以箭斃之。雌猴驚逸。修道括蒼山中。今張信託生爲吳翁子。婢託生爲周氏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既有仇。何不早報。而必待至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世託生爲文學侍從之官。或爲方伯中丞。故不能犯。因前世居官無狀。仍罰女身。適值所嫁者。卽獵戶。故我兩仇齊發。問黑白二氣何來。供稱吳園中物。被牽率而至。元帥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驅猴。職所當爲。吳某前生爲獵戶。射殺一猴。亦人間常事。汝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爲悖亂。且與園中兩虵何與。而助虐耶。擲劍喝曰。先斬妖黨。隨見皂衣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煉多年。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速改過悔罪。治好周女病。我便赦汝。一面謹覆關帝。猴猙獰不服。兩目如電。奮爪向前。似欲撲犯元帥者。俄聞空中大聲曰。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卽斬妖猴。言畢。瓦上琅琅有刀環聲。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案下。令猴治病。猴抉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橫刺鐵針竹籬十餘條。女痛稍蘇。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方替治。問何求。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西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吳翁許之。猴伸

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猶帶血絲縷縷。女病旋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回家。遂各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帥樸巾紗帽。如唐人服飾。貌溫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世間所畫青面瞪目狀也。猴在神前。粧束甚華。自稱小仙。【新齊諧】

明李準。濬縣人。天啓間。開雜糧店。貲僅千金。交易公平。好行善。約友七人爲矜殘會。凡乞人口。啞目。瞽足。跛。以及老病者。皆破格施濟。七人各持疏募金。多寡皆供於關帝前。以明無他。久之。六人以賠累難支。次第辭去。準仍一心奉行。交易益公平。家貲幾盡。終無怠志。但祈帝陰庇。一日準生子。掘地埋胞衣。得黃金十錠。前六人聞之。皆赧然曰。此關帝之賜也。【樂善錄】

遂寧張鵬翮記云。乙丑歲。鵬翮涖河東。值鹽池六年水患之後。鹽花不生。商困課絀。鵬翮勞心綏懷。躬督州縣濬渠築隄。以禦客水。雖暴日沐雨不避。面爲之蛻。周視池內。教商作畦澆洒。爲之較緩。急權子母。調劑商民。各得其平。以足引課有所興。除或僉謀諸人。或博稽諸史。得一法。卽見之施行。自春徂冬。日無暇晷。且老親去楚。不得朝夕承顏。憂與勞并。形神况瘁。慨然有請告之想。禱於關夫子。以決可

否。忽一夕。夢光彩照耀如白日。關夫子降臨。身中面半肥而少扁。顏如酡。滿頤皆鬚而疎長。冠漢巾。服綠袍有補。與人間繪像迥別。向鵬翮言曰。君召語未竟而夢覺。再三尋繹。不解二字之義。越夕。夢示不可去。後有好音。今年大池修復。鹽花盛。生課可足額。竊意秋冬可遂歸志。忽於六月十三日。報聞特旨內陞。始悟君召二字。應在此也。瀕行。謁辭解州帝廟。登麟經閣。見塑像面扁。滿頤皆鬚。宛如夢中所見。因歎神明之默佑深矣。【關夫子志】

嘉靖丁巳。進士沈鍊。雅慕關帝。與諸葛武侯之爲人。性耿直。不避忌諱。令溧陽。有殊政。擢入都。授錦衣衛經歷。時嚴嵩秉政。朝臣皆小心趨事。公獨挺氣節。恥賄賂。雖觸其怒。弗顧也。一日。在京邸兀坐。讀帝辭曹書云。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中。以表丹誠。夫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常在。則名不朽。而氣若生。迴環循誦。曰。不磨之語也。及讀武侯表。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哭曰。此鍊生平爲國肝腸也。因念嚴氏父子濟惡。詎惜一死。劾奏。遂劾嵩父子。欺君誤國。本上嵩切齒。朝議沈鍊。謗訕大臣。著錦衣衛重打一百。發保安口外爲民。惟長子襄在家。夫人徐氏。次千克。三子褒。少子表。皆隨遠謫。時宣府衛人賈石。字介夫。職當世。

襲。因嵩當權。不肯仕。一日。夢入關帝祠。帝曰。爾夙稱忠直。今有忠直人沈鍊來也。寤語於婦。婦曰。今必有好人相遇。是日。沈鍊夫妻子母來。賈石莊適天雨將暮。遇賈石。石詢姓名。訝符其夢。遂邀沈眷屬至家。教子讀書焉。嵩因沈鍊未死。令楊順路楷。交章劾奏。誣鍊爲白蓮教。鍊遂死。【神武傳】

順德朱正色。駕部。自述幼時歲祲。人相食。一日偶出。有四人與同行。至三官廟。四人令予止廟中。出相與謀。乃持刀復入。將不利於予。予不知也。時廟中侍四將。其一爲關王。列第四。予適與之相對。四人甫入。予見廟神皆起立。而關王獨起行三步。四人皆驚駭。匍匐而出。予恍惚視之。不知謂何。已四人復匍匐入謝神。且謝予去。予乃出。訊之村中。云四人皆盜也。乃入廟見所遺刀在。因共驚異。【朱孟震汾上續談】

順治八年。帝君授四明延慶寺僧籤詩一百首。僧悟夙因。每於定中見帝。知寧波府邱某者。欲因僧以見帝。帝不之許。僧固請。許於某日見邱。似夢非夢。見帝禮畢。問玄德公何在。帝有怒容。曰。爾何人。乃擅稱帝字。邱驚仆而寤。帝因謂僧曰。邱愚人。豈宜見之。爾我今日隔矣。授爾籤詩。爲吾傳世。由是僧不復見帝。所授詩刻

於延慶寺石【聖蹟圖誌】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於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毒捶其妻。妻饑。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告其夫。夫被酒。怒持刀。牽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懼。誣雞爲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帝廟。請往擲杯。琖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王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爲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詎神不靈。乩書曰。馬孝廉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神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嘉其能識政體。汝乃怨神耶。孝廉乃服。【新齊諧】

湖州施二華大參。丙午五月。置一羊。爲帝君聖誕慶祝。其子安福。夢帝君曰。生命可憐。盍代以燈油乎。晨起見羊跪神前。叱不起。父子惻然。遂放之山寺。【覺世篇】

註證

正德七年。山西大旱。按察使魏綸。率僚屬虔禱帝祠。卽日陰雲四合。大沛甘雨。一方獲收。【感應善過格】

日照之西嶺廟。明初有關帝檀像。自海潮湧出於江南海州界。靈如響應。嘉靖間。照邑久旱。往迎至。甘霖立沛。旣而海民來迎。百人舁之不動。卜云願留。遂結兩楹祀之。邑人厲汝行記。【徵信編】

蔣光祖云。余住武安。每旱。祈雨不應。虔率邑人禱帝廟。則甘霖無不降者。帝真切於救民者。【徵信編】

永壽縣關帝廟。在縣東五十里常寧鎮。禱雨多應。【陝西通志】

關王廟。在州西南下張集者。尤靈異。每遇大旱。郡人輦之來州。禱輒雨。【岱史】

董份烏程關廟記云。潘公治河時。禱神得陰祐。成河工。歸而特廟以祀。且藉以鎮湖之水口。廟成欲顏之。忽有農夫自田間來。迅筆大書漢壽亭侯廟。款曰某書。柱聯云。昭昭與雲日爭光。攸攸共乾坤不老。迴非時手。及置筆。仍然一蠹農夫。此又一異也。【秋燈叢話略同】

重建河西務關漢壽侯廟記略云。白河之西。曰河西務。權部所駐市口。有漢關侯廟。建自勝國。萬歷辛亥夏。浮霖爲虐。隄潰。侯廟正當其衝。樓廡雖壞。殿宇屹立如故。殿右居民賴以存。衆荷侯庇。復革而新之。【米萬鍾勺園稿】

秦郵創帝廟。始於有明丙辰。居兌向震。背路璧湖。一日。帝顯示廟僧。謂水溢已酉。汎濫二十年。郵人將爲魚鼈。速遷吾廟居坎。坎位水鄉。吾鎮之。郵城水厄可免。僧性定。矢願易兌爲坎。煥然改觀。帝威一振。河伯退舍。感應顯然。嘉靖間。倭寇犯郵城。帝現丈許金身。挺立陣前。寇懼披靡去。〔宋曹顯護秦郵廟記略〕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潼關東南雲霧驟興。煽以飛電。震以轟雷。條大雨如注。潼谷水高數丈。直撞關城。霎時南城水關壅塞。沿溪居民。屋舍器具。盡在波濤中。而北城水關。又復壅塞。水乃橫溢。官私邸第。廟觀市廛。卑者全沒。高者半吞。雄關數千戶。瞬息澤國。男女無數。漂於水面。見一赤面長髯偉丈夫。將刀三砍其城。豁然分開。水乃突出。瀉於黃河。關內士民。始得全活。蓋帝顯聖現形。爲之拯溺救濟也。〔山西通志〕

嘉慶四十五年丙寅。閏十月壬辰。賊犯延綏。甲辰犯大同。居民被害甚衆。時張臣爲延綏衛游擊。見賊肆逆。誓不與賊俱生。率所部三千人。洒泣而鼓軍行。正行之間。忽見關帝雲中前導。臣軍驚喜。尾之而進。扼賊咽喉路。截殺之。賊遂北。薄暮。遙見官軍頭上有神炬星星。從北導者。駭愕走。官軍及之於永平傍水崖。崖深千仞。

賊墮崖死者數萬。水爲不流。至是環薊之地。皆得安堵。天子詔褒其功。張不敢居。歸之關帝。因立祠傍水崖。勒石以紀其事。【神武傳】

嘉靖乙卯年。汪五峯徐碧溪叛。據海島中。同倭國王入寇。時八月十二日也。五峯等過松江。知府等官皆避入杭州。次日。倭將只罕自率中軍。汪五峯徐碧溪分左右哨。徑圍杭城。城中大驚。參政陳應魁率都司戴翊海。並少陵寺僧皎如等。開東門出戰。知府開西門。率民兵三千出戰。從己至未。會大風驟起。吹沙揚石。各鳴金收兵。賊退屯錢塘。次日。陳參政率軍三千。與戴都司斬賊將文紳。賊復合衆追至。官兵遂入城。次日。僧皎如戰死。官兵大敗。各官逃往嘉興。賊愈熾。天子命督察趙文華統兵剿討。師駐嘉興。文華正思迎敵之策。更闌人靜。忽聽空中有聲。曰。明日可出兵擒賊。我當助汝。文華出望。仰見關帝。遽惶悚下拜。軍中多有聞見之者。及入坐。俄見燭中光燄高騰尺餘。劍鞘自響。旌旗拂拂飛動。文華喜曰。關帝助我。何慮不勝哉。於是衆心恃以不恐。趙命吳指揮爲前哨。自繼吳後。吳指揮逢倭賊只罕。戰甫合力怯。皇遽間。忽風沙大作。吳覺兩臂有力。運刀如飛。只罕大敗。追擊之。汪五峯來迎戰。又敗走。訝曰。此將如關聖狀貌。且刀法入神。難以力敵。不如逃之。

徐碧溪出戰亦敗。文華擁兵前擊。斬賊無算。遂大勝之。賊膽落氣喪。逃海而去。文華奏聞關帝之靈。並請建廟於嘉興以祀之。【神武傳】

嘉靖乙卯。倭圍浙江餘姚城。幾陷。靈緒山之西。有關帝廟。百姓往求關帝救護。號哭在地。忽廟中陰雲四起。狂風大作。共聽有人揚聲曰。汝等何不開門迎戰。姚人聞言。急趨出廟。見空中陰雲四布。關帝持刀向前。從東南出。合城百姓。一時遍傳。關王助陣。齊聲而噪。開東南門殺出。姚人奮力當先。倭兵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逃脫者僅三分之一。於是恢大帝廟。以報其恩。【神武傳】

嘉靖丙辰。徐碧溪復率倭作亂。侵擾江甯常州。至是趙文華再承命征討。至常州軍中。復見關帝。大喜曰。必破賊矣。遂與總督胡宗憲定計。令兵二千。佯作賊裝。束伏山僻處。約夜半聞鼓角聲。則齊噪爲號。又分兵挑賊戰。賊出敵。諸路兵圍數重。賊欲回舊路。忽見關帝。前途阻住。賊驚潰。頃又見火光燭天。光中人馬衣甲。與賊無異。賊衆猜疑。徐碧溪望見關帝。碧溪失聲墮馬死。賊屍遍野。收回擄民。男女二百五十二人。趙益神關帝之靈。命知府立廟。在常州府奉祀。餘姚縣亦建廟。求文於唐順之。勒碑以記之。【神武傳】

七世祖諱良相。號景山。由世襲諸城所掌印千戶。洊升登州總鎮。明嘉隆之季。倭寇鴟張。屢擾江浙。官兵莫能禦。特調公移鎮狼山。統轄浙江。江南。山東。沿海十三營。以備倭。倭兵每歲必至。皆有俘獲。一日。倭兵數萬人。乘大艦駛風而來。公率兵與戰於江海交會之地。我舟當之輒碎。衆大恐。俄而風驟反。我兵縱火。燒死賊兵大半。陰雲中見帝君。駐立山巔。磨兵截殺。倭惶懼悉降。斯役也。倭寇數萬人。無一返者。嗣是海面遂靖。年老予告以壽。終封龍肘將軍。階正一品。【諸城三廣言觀察郵寄】

明通紀載嘉靖壬戌。倭犯閩之仙遊縣。攻南門甚急。關廟在焉。於時大顯靈威。嚴鎖城門。竟不得開。倭遂退。衆見神跨馬下廟進廟。觀像面猶汗也。【關帝志】

嘉靖乙卯六月。倭寇仁和四明。鄉衆集鄉兵數百防禦。猝無兵器。削枯竹爲鎗。假關王廟賽會。紅旗爲號。衆登片嶺。據險守之。倭從大蘭趨斤嶺而下。衆恐。怖潰走。忽見空中白雲。乘一神人。甚偉。青巾垂帶。手持大刀。儼然關王也。時日已中。倭入一家將炊。忽若隔壁有刀杖聲。遂枵腹而走。王之威靈。昭赫如是哉。【出金鑠紀又徐天衡義勇集】

崇禎間。烽火告警。都城戒嚴。人心洶洶。皆至聖廟求籤。見泥神泥馬。遍身流汗。合城歡呼。咸仰神力。護國惠民。於是兵部奏聞。上命有司建醮三晝夜。敕行封號。頒行天下崇祀。【亘古一人】

崇禎八年。流賊自潁犯虞城。攻城一晝夜。邑御史范良彥。率紳民竭力守禦。賊衆至。砲石如雨。勢甚危迫。次日黎明。忽遯去。若有逐之者。然被虜者回云。賊見西城關帝。現像故也。良彥有創建關廟記。詳具胡國器虞城像志。【蔣光祖重刻關帝全書】

明末。土寇攻日昭城。半月。夜見帝乘馬。巡行城上。知不可拔。乃解圍去。【關聖帝君實錄】

予任武安。邑人爲言。前流寇肆毒。邑西南磁山村。土賊作擾。遙見關帝坐城上。遂鼠竄而退。此親聞於鼓山父老者。【重刻關聖全書】

崇禎末。流寇一枝虎。領賊數十萬。攻荊州。城將陷。滿城號咷震地。奔往帝廟求救。忽一人厲聲曰。有西瓜砲藏於某所。汝等可速取一半。留半以資後用。聞者無不駭異。遂各持器械。奔集某處。掘地數尺。果得砲形如西瓜。試之。沾者立死。斃賊無

算餘賊奔竄。城始得全。爭住帝廟叩謝。迄今尙傳西瓜砲遺形云。【神傳】
單懷多廟祀帝。北門街舊有廟。鄉人張鵬翮輩。相與新之。未幾卽鼎革。又未幾寇
再犯郡城。攻三日夜。城將破。賊望見帝。緋袍躍馬。環城若巡警者。遂嚙指遁。【澹
友軒文集】

乾隆三十九年。壽張逆匪王倫之亂。於八月二十九夜。自棠邑鳩衆。潛襲東昌。東
昌距棠邑四十里。郡城西面。地勢卑下。舊有護城大隄。高丈餘。賊衆方至隄外。見
城頭火炬繚繞。隊伍嚴整。一赤面長髯大帥。金甲耀日。坐睥睨間。指揮拒守。賊以
爲有備。不敢進。至九月一日午刻。復率衆大至。約去城十餘里。不見一卒。賊喜以
爲無患矣。忽金鼓震地。大隊軍馬。遙擁而來。鎧仗耀日。旗幟蔽空。中軍高飄帥纛。
金書關字如斗。賊始悟帝君顯靈。抱頭鼠竄。知夜間城頭指揮者。亦帝君之救護
也。於是不敢復窺東昌。徑趨臨清焉。時滄州呂偉齋于侯。爲平山衛領運。駐劄東
昌。奉檄守西門。後獲逆黨。皆訴所見如此。帝之威靈。誠赫矣哉。【秋坪新語】
豫章胡泰。工書。恃才豪放。不以禮法自繩。一夕。夢關帝謂曰。汝當有天禍。速刊吾
經。可免於難。胡不之信。旣而復夢帝責曰。汝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果以事累

下獄。始大悔恨。遂於獄中手錄聖經數卷。屬友人急刻廣施。後遇赦出獄。〔寶訓圖說〕

■明南通州張元芳。字完樸。幼勤苦。每夜讀書。必跪帝前。寒暑不輟。一夕夢帝授硯一方。由是文思日進。登進士第。偕一同年偶游妓家。夜即夢帝索硯。張誓改過。遂驚寤。〔感應善過格〕

■嘉靖戊子。婺源江中丞一麟。知安吉州時。寬仁廉儉。與廢舉墜。惠政不可勝數。一日有鄉民於僻地。見頰面偉丈夫。乘馬持刀而過。驚懼避之。麥中呼出語之曰。我關王也。此方有水災。當損人民大半。但知州有德政。可以回天。汝語之。須防其患也。民奔告江公。公隨詣廟拜禱。集父老議曰。此去天目不遠。倘山水驟發。何以當之。令百姓每家各備木椿草薦。於低凹水路。豎木疊薦。壓土預防。一日白晝暴雨驟至。諸山水大溢。城不淪者三版。公朝服立水中。籲呼武安王。寧淪死一麟。願救此一方民也。俄見王在半空。將刀斫水面。水勢漸退。人民獲全。〔關聖全書〕

■海寧縣查志文。字鳴周。以廬州倅司無爲州。蘆稅時。兼署州印。巡蘆江上。風暴作。舟覆。漂流數里。查兀坐舟內。一吏捧二印與俱。共見漢壽亭侯護之。忘其在波濤。

中也。偶賈船過，聞覆舟內有人聲，鑿而出之。查與吏俱獲全。查清介仁慈，識者以爲循吏。報云。〔談遷海昌外志〕

■廣東潮州王聯五旬艱嗣。平日信善，遏慾。刊布關帝顯應戒士文。至丙寅除夕，夢帝君抱嬰兒曰：爾能遏慾，又刊吾文傳世。今賜爾子昌後。次年果舉一子，聰穎異常。連中己丑春元。〔鎮航珠〕

■湯聘，字旌三，金陵諸生。修德立品，世祀帝極虔。年幾三十，忽然暴死。越七日，當心不冷，妻戒勿殮。然頰上現爛痕矣。聘初謁冥司，請遊地獄。冥司許之。會決囚聞呂真人至，閱獄釋罪囚十之二。少間，帝至閱獄，釋罪囚十之五。聘俯伏帝前，求示休咎。帝曰：汝善士也。當中進士，復以袖拭聘頰上爛痕，是夜甦。後果得第，著有返魂篇行世。〔季漢五志〕

■何其煒記云：武林士民，旣謀創廟於孤山。歲戊午仲春之三日，結廠其上。城中佑聖觀巷程姓者，新安人，向發心供琉璃於觀內關帝殿。擬次日往供。是夕夢帝語曰：汝所許琉璃，可送至孤山。觀中已有他姓來供矣。詰朝，至觀視之，果已有先供者。然孤山廠彼不知也。急使人至孤山，正值迎神搭廠，舉家驚異，遂送琉璃於廠。

中。又是廠聖像將開光之夕。居士守僧。皆齋宿於廟。三鼓聞馳道聲從外入。疑當道夜至。驚起迎觀。則杳然無人。始知帝君降臨。羣衆相視。莫不駭異。〔西湖關廟廣紀〕

龍游初無武安王廟。惟東嶽神座右有王像。知縣涂杰。禱雨無應。命曹生製文。焚禱於王。次早。其文在王座前。白紙黑字。明甚。觀者咸駭。撥之則灰也。杰復禱曰。果雨。必專祠祀王。越日雨。遂剏今廟。〔龍游縣志〕

兵部尙書蹇公達。重慶府人。初爲安慶同知。守備袁日章。以所事關帝像奉公。云夢帝不欲留戎署中。且託衛經歷王謨。具述夢中所問答。有示以蹇將爲吾河東郡公之語。公展像再拜。及暮。盾書廚中。是夕五鼓。有僕擊柝連呼。謂夢帝示云。若主人何爲處我廚中。俾不獲展舒也。公惶恐。卽治別室。嚴祀帝。頃得邸報。守平陽矣。自是署中皆有帝祠。事之鉅者。悉稟籤於帝。靡不答之。其自述有聯云。釋褐垂四十年。私怨也。懷陰毒否。居家將八九載。公門曾有囑書無。帝之樂與人爲善如此。〔關帝全書〕

朱孟震云。先大夫在邑庠。累舉不第。一夕。夢武安王授以刀法。因握刀舞。舞訖。擲

刀於地曰。大丈夫會當萬里。覓封侯。解者曰。王好左氏春秋。神魁也。授以刀法。殆取魁之兆歟。甲午歲。遂以春秋取魁選。辛丑由運河赴武昌任。有盜先後矚舟。不之覺也。舟人婦忽狂叫曰。吾關某也。昨有三四人過汝舟。此奸人也。何不悟。今已就擒矣。至前路果獲盜。如所言。武昌時建王祠隄上。一日。家僕福亦狂叫云。朱某已陞應天。我方自隄上來。報者從隄上報某矣。是日先大夫督工隄上。先宜人在官舍。尙未知也。歲戊午。震復夢王授刀法。如先大夫。已又復應。諸如此類不一焉。

【河上楮談】

李。文。貞。光。地。書。先。公。遺。帖。後。云。先。君。子。平。日。多。見。忽。於。人。而。蒙。神。諒。嘗。夢。入。關。侯。廟。見。有。偉。丈。夫。翔。步。者。或。指。曰。侯。也。父。拜。問。前。程。事。曰。屯。初。一。爻。牢。記。在。心。父。曰。非。盤。桓。居。貞。之。云。乎。侯。曰。固。然。甲。寅。閩。中。大。亂。親。疎。日。以。利。害。相。劫。父。曰。神。警。在。斯。乎。可。不。勉。諸。時。二。賊。多。誅。夷。不。從。己。者。甚。更。爲。釘。鑿。之。刑。以。威。士。大。夫。父。拳。拳。一。心。憂。危。彌。厲。卒。脫。於。難。【榕村全書】

杭。城。方。雉。升。其。婿。張。世。榮。名。士。也。爲。人。端。方。誠。慤。以。多。病。學。禪。篤。信。神。佛。嘗。著。楞。嚴。經。解。法。華。論。關。帝。懺。東。嶽。懺。關。帝。垂。訓。註。文。帝。訓。士。文。註。各。種。刊。施。乾。隆。甲。子。

省試後。升夢關帝降臨曰。汝婿今科名數。在汝鈔袋內。升啓之。見蟹兩半隻。遂驚寤。次早。語張曰。半蟹是解。但不知兩半隻有何意。有龔姓友曰。半蟹爲解。兩半則圓。非解元乎。張以禮記孤經。中元頗少爲疑。及榜發。巍然首列。人咸謂張平素端方。有當帝意。故預示其兆於婦翁。且以徵佑善之不爽云。【覺世篇注證】

襄平陳公秉直自記云。先大夫生平敬事帝君。雖至冗劇。禮不中輟。中年無子。嘗朝夕默禱祈祐。辛未五月十三日。夢叩門聲。童子報客至。急出視。見帝勒馬停驂。綠袍美髯。旁立周威甯將軍。手抱一嬰兒。謂先大夫曰。念汝好善至誠。特爲汝送一佳兒。非凡品也。善育之。先大夫感激拜受。懷以入。覺曰。夢也。非真也。是夜卽生余。乃曰。真也。非夢也。始恍然。益信帝之神應如此。陳公於康熙戊午年七月立碑西湖照膽臺帝祠座側。紀其事。文甚長。謹節錄以爲世勸。【覺世篇注證】

陳與郊漢壽亭侯頌。其序略云。下土賤士。覆載威福。頃急難。三禱而三若見之。耿耿哉。其不可誣。【隅園集】

按隅園集。有上武安王書一篇。蓋太常歸田後。因其子祖皋。爲怨家所誣。坐大辟。而訴冤請命之辭也。中有云。與郊求濟於大王者三。一以折足。一以從此險。

難。一以孫而三立應焉。卽序所稱三禱三若見也。文繁不錄。【徵信編】

■錢忠靖云。萬曆甲辰過豫章。豐城尹陸公諱典者曰。公車時。逆旅失火。予方醉臥。帝君呼之起。起則棟炎矣。僅以身免。是歲登第。【關帝志】

■安福劉公士瑗。萬曆丁丑進士。任平湖令。戊寅春正月。劉公夜夢關聖謂曰。子明日有大難。我教子避刀之法。只是橫走。及晨。託病不出。會有別故。不得已復出堂。有箍桶匠某。常與寺僧某相往來。僧房失絲一卷。疑匠盜之。匠怒。持所用雙柄刀殺此僧。而仍持刀入縣自首。門隸亦失防檢。徑至庭下。跪述其由。劉諭云。且收凶器。其人忽舞刀來斫。劉出倉卒。雖吏胥門快滿左右。而無有器械欄格者。劉憶夜夢神語。乃橫走至廳事傍。人皆叢立。又有屏風牌架等在。而執竹板隸役等。皆羣集焉。故免於難。然背重裘皆爲斫破。以手扞領後。墮一指。其人士屋衆以長鎗亂瓦擲之。傷墜而死。余是年二月。遇於沈太史家。指尙裹創。【沈子勺近事叢談】

■鄒邦憲字次咸。長州人。由歲貢授淮安清河縣訓導。先年曾經崑山。歲試時。因請帝像。虔供頂禮。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初一夜。夢見帝乘八座。從天而降。邦憲跪迎伏地。帝云。汝有何事。邦憲稟曰。弟子年未五十。兩耳無聞。祈佑還聰。復聽。帝云。汝

因前生孽重。應得瞽目。今見汝誠敬。姑免此難。汝又何求。且汝每朝稱我爲大帝。及上帝皆非。我乃協天御帝是也。言畢。騰空而去。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又夢入大殿中。見朝衣朝冠者甚衆。恐懼趨出。少頃。見一紅衣侍者趨召。遽卽隨行至中庭。拜伏在地。仰視殿上。儼然聖帝端坐。誦誥文一篇畢。大言曰。孔誤也。初也。卽以手揮邦憲去。夢醒。尋思不解。一日。敬誦聖帝寶誥。中有一孔字。忽悟此乃初字。非孔字。一字之譌。顯應如此。越二年丁卯。二月二十五日。選授學訓。於本年六月三十到任。舊署燬於火。假張生伯炆外廳以居。其地相傳有狐媚。往往以精爽幻人。致人凶咎。邦憲虔供帝像於廳中。朝夕頂禮。次年戊辰。五月二十日。二子成立。隨任署中。忽發寒症。二十一日夜半。有白衣女怪。從外庭走入臥榻。時家奴邱成伴兒臥。怪壓其身。寒徹肌骨。邱驚喊。怪乃遁。頃之又來。邱卽起坐。見周將軍持刀入。揪女怪。從中堂西楹。趕出階下。自此不復見。此日。病兒口鼻流血盈餘。見者皆駭。因與四弟邦甯。祈佑於帝像前。卜筮云。無虞。隨延濟生堂倪殿陞診之。服藥後。積血從大便出。內熱日退。沉疴頓瘳。噫。信神矣。奇矣。非帝靈佑不至此。因敬述始終於簡末。【鄒邦憲靈應紀事】

禾城西門內關帝祠。止一間。雜於民舍中。敗屋頽垣。香火斷絕。人無瞻仰者。友人顧生仲書。家住祠後。每過祠前。必恭敬止。禾城兵起。屠陳二帥。素爲顧友。從中爲之畫策調兵。不得出城。城破日。顧惶遽而走。塗遇大兵。乘馬舉刀。劈面直斫。暈絕於地。忽見關帝騎馬以刀格住。兵亦見之。下馬叩首謝罪。須臾騰雲而上。兵乃手攜顧生。問其平日何修。得神顯應若此。告於主帥。延見顧生。敬禮有加。郡中殘民。賴顧保全者甚衆。【祝文彥聞見卮言】

按屠名象美。字幼繩。明末。以知縣行取爲翰林。檢討。住郡城東門外。孟浪起兵。城破。郡人被戮者無算。屠亦死。陳名梧。總兵。此順治乙酉事。因都民撲殺一新秀水縣令而起。據祝文彥云。【徵信編】

吳門褚兆慶。官臨清州判。子登書。乾隆庚戌隨宦。署中遇狐。狐言凡神皆可鬪法。惟關帝我等十里外須避。否則消化。【花間笑話】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爲江陵支使。攝公安令。癰發胸臆間。拯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面巨目。著拂塵披衫。微供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沒藥。瓜萋。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

此方。但不用瓜萋。若求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寤卽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詣玉泉禱雨。瞻漢壽亭侯像。蓋所感夢者。因繪書於家。【洪邁異堅志】

永寶間。魘能惑人。祁之元珠山。有里民女十九歲。忽病癩。巫醫勿效。時足園老人語達。慈山關夫子甚靈。曷往禱之。里民曰。自來不聞夫子能治癩病。老人曰。此必魘作怪。以夫子之聰明正直。何難除之。代爲寫狀。約里民齋戒三日。後黎明偕往行禮。宣狀畢。同冥楮焚之。女遂痊。後有行之者亦應。【祥雲集】

嘉靖壬子。燕南饑饉。病疫劇不可治。賈生一鸚於中秋日。虔往王廟焚香。見盈途掛孝。或云五瘟神爲祟。及回家。鸚父正燕坐。忽跌地昏翳。鸚卽往廟祈佑。凡五六日。忽日午時。父大呼曰。關王以金丹一粒活我。吾生矣。促鸚進水納之。卽汗而愈。鸚散步庭中。恍惚見二鬼。一雞頭。一犬首。語曰。老子五臟如金堅。且攻其老婦。鸚大駭。忽不見。少間。母亦瘦。且革。又禱於王廟。夜夢金甲神從天降。貌似周將軍。持刀入捉二鬼去。而母亦夢啖金丹。尋愈。次年。鸚舍京邸。夢神給天下一人四大字。儼然關王所授也。寤而問筮於正陽門王廟。得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句。是夜。又夢王許以初任花封。且諭其清正。後鄉會名第前後皆九數。旋授倚氏縣令。鸚心

感王德。建廟於猗城。爲文謝祝。中云。鸚之父母。劇疾相仍。閉目絕水。七日不興。金丹兩粒。相繼而生。鸚夢京邸。天下一人。祈籤問訣。歷歷可徵。庚午前九。與前三三之數而大同。庚辰後九。與後三三之數而相從。累累應佑。徒積寸誠。筮仕猗令。幸邇神封。重整廟貌。式廓恢崇。又勒猗城廟碑記。紀其事甚詳。【乾坤正氣錄參猗氏廟記】

■宮諭韓公世能。當嘉靖乙巳。病痰飲。翻胃。三年轉劇。醫藥罔效。養疴僧舍。偶晝寢。夢關神施救。甚奇。睹神貌。美皙而偉。輔有翳痣。不類世所像者。自是不藥而愈。【張鳳翼夢占類考】

韓公嘗作關王廟紀。異報賽碑記。詳載此事。【徵信編跋】

■吳人尤宏遠。作水陸道場畢。得病。攝入冥。王者曰。文移鄴都。當云呈。今迺云咨。誤矣。此雖持行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有甲冑者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王靈官。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頷之。靈官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陸榮庚已編】

■唐鶴徵重建關廟記。景陵北郭有城。相傳爲古竟陵。城南有祠。祀漢壽亭侯關公。

邑廉訪使徐君惟得。忽感異夢。起糾里人。擴舊堂而大之。後建新殿。鎔金像公。公乃時降。其神於惟得所。且憑人以言。其旨明潔高簡。非俗所能道。戊申之秋。謂景陵將有災。咒水二罌。俾惟得藏之。旣而瘡痢大作。飲者輒愈。景陵縣志。

休寧蓀田人程姓者。挾異術。能轉睛。野遇一人。布巾綠袍。醜顏。呼曰。河南穎川衛張君。久候汝醫目。可速去。袖中擲授路費三金。至詢其動定。果有民部郎張。瞽目十二年矣。然未嘗知所謂程。何從發念延之。程語以故。張殊不信。程曰。先使十瞽試之如何。張鳩集以驗其術。程曰。彼五瞽不治。此五瞽可治。立撥轉其睛。叩頭謝去。張駭甚。祈治目。明如初。云百日内。戒怒與色。已而犯色戒。目隨瘡。後不敢復犯。謝以重賂去。張名鶴騰。號鳳遠。乙未進士。其兄鶴鳴。親語陳進士翼飛。而陳親語我者。緣張平日素敬關帝。失明後。每日哀懇。故顯此異。沈長卿蘧說。

寶坻李姓。娶孫氏女。披帷有三婦同坐。驚告家人。莫能辨。其母曰。吾女耳後黑子三。真質可立判也。視復相同。訴之城隍。經旬無驗。他日媚自外來。聞空中語曰。吾姊妹與李郎有夙緣。妄控奚益。入問之。互相推抵。莫知誰語者。一夕。父夢人告曰。女怪城隍不能制。盍訴諸關帝。乃焚牒帝庭。次夕。父夢有黑而髯者。持刀繞室而

去。天明。視兩婦頓失所在。予宗人璠過寶坻。曾見其控神狀。【秋燈叢話】

梁瓊。太原平遙人。少事元太祖。大帥國王。以質子當怯薛。壬午年。武仙據真定。反。山東響應。詔授大帥國王。爲都行省。督諸軍討之。瓊勇健有幹略。選充太原府平。安州。征行。元帥左監軍使率所部。從先鋒都元帥笑乃仄。征收山東。真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等路。悉皆平定。獨益都形勢險阻。武仙支黨。負以爲固。城守不降。瓊引兵至。城下招諭。賊不聽。乃圍以困之。凡五年未下。丙戌三月。瓊在圍。憇於桑林。枕鞍而寢。夢有髯將軍。被甲執刀。若世之所畫關王者。告曰。梁元帥無懼。吾護助爾。言訖。乘馬而去。瓊寤而異之。已而左右搜索於空桑中。得文書一卷。發視。乃關王畫像也。持以獻瓊。瓊置於帳中。事之甚虔。由是屢戰屢勝。若有神焉。瓊乘勝與諸將合兵。攻破其城。益都平。瓊以先登立戰功。加安遠大將軍。統太原路。征行元帥。懸帶金符。桑林之夢。至是始驗。歲丁亥。瓊奏凱還鄉。建廟。歲時祀之。嫡孫橈。字仲祿。延祐三年春。爲當陽宰。予見於琴堂。具言其先世事。退而書之。旣以彰神護國之靈。又以紀瓊破賊之功云。【關王事蹟】

季敏云。嘉靖二十九年。北兵掠宣府。余鄉名晏莊。時先人共守拒焉。兵條羅拜舍

去。鄉人莫測。及掠去人歸。乃道關帝立馬莊西北之石上。馬蹄入石二寸許。左右有序。今蹄痕尙如新云。【關帝全書】

善化縣關聖廟在白若鋪。正德中倭變。神助戰敗倭。戰將叩之。自稱善邑白若鋪關神。遂走檄於縣。建殿置香火田。【呂肅高長沙府志】

辛巳春。礦賊一條龍袁老山聚饑民百萬。艦鋸潁境者三越月。百計攻城。填濠渡雲梯。意在必克。邑侯廖公遣家丁廖福放紅夷砲繫卻之。更募敢死士。鬪奮攻具。斬獲甚衆。賊不敢近。圍至三月初六日。大風陡作。賊聚薪舉火。城守兵不能立。城幾陷。忽烟中有旗幟弓刀形。共見關聖帝現像。衆咸叩籙。俄而返風滅火。飛沙走石。賊衆披靡。亦見神像。退十餘里。次日總兵黃得功乙邦才統精銳敗賊於蓮花鋪。斬獲無算。追奔遠遁。【潁上縣志】

關帝廟在鳳山縣者。一在土壑埕。其像先在烈島。有賊犯島中。居民震恐。是夜見神青巾綠袍。大刀駿馬。巡海馳擊。賊遂逃去。島民洪某鳩衆立廟祀之。【高拱乾臺灣府志】

祭毓榮修廟記略云。沅州有關帝廟。余於庚申歲南征。破辰龍關。屯兵沅水之上。

因焚香禱帝。仰冀默相。早靖寇氛。自後屢戰屢捷。似有神助。直擣滇池。期年而賊平。【朱景英沅州府志】

■萬歷十四年。錢塘人施如忠。邵萬鍾。顧英。三人。嘗往北京貿易。啓行。必請帝爲隨身香火。時潞河多水怪。往往壞人舟楫。施如忠等。舟過潞河。遠望煙霧瀾漫中。盡魚首人身者。鼓浪掀舟。三人惶急。叩禱帝前。俄頃聞空中震響。帝現雲端。提大刀指麾天將。同河神出沒煙波。與怪酣戰。移時風平浪靜。河內漁人共喧。爭拾水族。皆重百餘觔。其蝦大如車輪。凡往來客船。莫不懽呼帝靈。謂潞河從此無恙也。【聖蹟圖誌】

■黃清。弋陽人。以尉治海塘有功。萬歷七年。監築寶應內河不就。黃禱帝廟。夜夢帝謂曰。下有孽蛟爲害。吾爲斬之。數日風雨大作。波浪哮吼。卒役來報。河水似有血。次日一物飄於水面。似蛇短而無首。土人曰。此蛟身也。黃詣廟祭謝。河隄遂成。【感應善過格】

■閩福清林氏女。幼得香木尺許。刻關帝像事之甚虔。及于歸日。懷像以行。其夫家素畏山魘。女不之知也。比晚。出帝像虔置寢閣上。夜半劃然有聲。侵曉起視。牀前

殷血一團。家人畢至。女問其由。瞿然曰。此我關帝顯聖也。自是家中怪絕。【關帝全書】

按此與前東莞張氏女案絕似。

康熙間。沁州竇子吉家。奉關侯虔。一日出門。遇數男婦引登舟。過沁走三十餘里。至林村嶺。時已暮。見門庭軒敞。燈燭熒熒。盛饌以待。吉甫就席。忽見侯叱曰。孽崇已久。敢復誘害人耶。提刀殺男婦。錚錚有聲。吉昏仆。夜半始蘇。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曙。覓路而歸。【朱樟澤州府志】

京師緞行劉某。山西洪洞人。正直不苟。素敬關帝。與黃村莊頭李某善。值李誕日。劉往祝。途遇主僕二人。衣冠甚偉。跨二驢。詢劉何往。告以故。曰。余黃姓。行四。官主政。亦欲往祝。遂同行。忽西北雷聲殷殷。劉恐雨沾濕。急策馬前進。黃迤邐在後。相去半里許。劉回望。疾雷過處。兩人輒倒立驢腹。張兩足如箕。雷旋退。如是者數。劉大駭。馳至李門。黃亦踵至。李邀入。敘賓主歡。雨大作。賓皆留宿。李以黃與劉偕行。設榻一室。劉疑道中所見。辭欲去。李強留同宿。及雨霽。月色朦朧。劉輾轉不成寐。見兩人頭忽如獅。藍面巨口。徐伸頸而起。懼欲喊。不能出聲。俄一人躍而前。以手

量其軀。旋躍去。復一人來。亦如之。須臾皆來。嗅其身殆遍。若將吞噬狀。劉驚悸欲絕。條有紅光闊三尺餘。自梁間下垂。扼妖前。妖躍而左。光隨之左。躍而右。光隨之右。隱隱若靈官像。相持久之。聞戶外喝曰。伏魔大帝至。戶忽自開。二妖倏化爲蝶。大如扇。將抵窗隙。遁。覺有物如砂。飛撲而來。蝶遂落地。而劉亦昏耆矣。比曉。李起視客。見劉死榻上。黃主僕不知所在。窗下惟鮮血二泊。以薑汁灌劉醒。詢得其故。訝之。視廡中驢固在。遣人覘黃。安然無恙。云昨欲來祝。因兩驢忽失。不能行。故中止耳。【秋燈叢話】

乾隆丙午春。光浩讀書家之承蔭書塾。夢關神暨文昌神。降於講堂。赤面長髯。如世塑像。秋試遂獲魁於鄉。嗣是每歲必夢見神。迄今垂三十餘年。曾題廟柱聯云。讀孔春秋誰繼起。見公夢寐有前因。蓋紀實也。嘉慶五年。委攝隴州篆。隴固賊匪蹂躪地。六年二月上旬間。室人何氏一夕夢賊匪猝逼城。城外火光颺起。神揮刀立城北角上。狀甚怒。驚覺。以語光浩。卽日集鄉勇。備矢石。未數日。賊果竄至。近城被焚燒。偵知有備。旋遁去。時吏民咸以爲神默相云。去官後歸里。從先世書篋中得一帙。載神世系甚確鑿可據。殆卽解州本所傳刻者。字殘損。急手錄之。欲付梓。

未果。今得李氏所刻續集。乃悉仍其舊。合刻以廣流傳。而乃書神訓二大字。弁諸卷首。願與景仰神者共勉之。道光二年秋八月。豫章後學義卿蕭光浩敬序。【世系續集合刻序】

癸未會試。鉛山孝廉潘汝卿。偕友彭升北上。至河間府。夜半登車。約行二十餘里。轅下駒前蹄忽仆。臥不起。前後車十餘輛。諸從者趨扶。鞭之不動。於是前車皆行道旁。剩孤車。時風沙撲面。燈炬光黯。客心惶恐。汝卿素虔奉關帝。乃默禱神祐。禱畢。東方欲白。俄見三人來。汝卿呼曰。客能扶騾起。當重酬。三人笑至車前曰。起。騾即蹶起。馳驅如故。從者酬以緡。三人辭不受。杳然去。【潘汝卿記】

宋政和中。宮中有崇。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崇。即召一金甲丈夫。捉崇。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甯真君關某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某曰。張飛爲臣累刼。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爲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爲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

名云【還初道人消搖墟呂純陽傳】

明李振聲。高橋關帝廟記。高橋鎮郟東鄙也。崇禎八年八月。流寇入境。一鎮人口以千計。自分必死。賊哨至鎮。策馬欲入。馬嘶盤旋不進。羣賊訝之。遂北引去。土人入廟。見神像泥馬有汗。津津下滴。始悟聖力捍衛。故一鎮得免屠戮。於是居民鼎建廟貌。聲次其事於碑記云。【甄汝舟許州志】

關寇之變。昌郡不守。至鞏華。見城樓幟下有巨人巍然坐鎮。遂不攻去。時城中關侯泥馬常汗浹云。【昌平州志】

乾州關帝廟。在州治大堂東。舊建北城上。時著靈異。剽寇欲入城。見長髯將軍。執刀擁衛。賊驚退。民獲安全。因廟傾。移建今所。有碑記。【拜斯呼朗乾州府志與陝西通志同】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鹽池水減。虧失常課。上遣使往視。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稱城隍神。令臣奏云。爲鹽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上乃詔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讎也。我爲此不平。故絕池水。若急毀之則已。夷簡還白其事。侍

臣王欽若曰。蚩尤邪神也。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於是召天師赴關。上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爲神。蜀將軍關某。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荆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乃卽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神。擐甲佩劍。浮空而下。拱於殿庭。天師宣旨。答曰。容臣會嶽瀆神兵。爲陛下清盪之。俄失所在。上與天師。肅然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贊嘆。忽一日。黑雲起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際。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黑霧收斂。天色清朗。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祀。〔關王事蹟〕

三十代天師名繼先。字嘉聞。號翛然子。崇甯二年。解州奏鹽池水溢。上以問道士徐神翁。對曰。蛟孽爲患。宜屬天師。命有司聘之。明年赴闕。召見垂拱殿。詔曰。解州水溢。民罹其害。故召卿治之。命下。卽書鐵符。令弟子祝永祐。同中使投解州岸圮處。踰頃。雷電晝晦。有蛟磔水裔。上大喜。命醮儲祥宮。禮成。上問曰。卿向治蛟孽。請何將。還可見否。曰。臣所仗者關某。當召至。卽握劍召於殿左。神金甲。自空而降。身

大塞廷陞上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此爲信。卽行敕封。世因祀爲崇寧真君。明年解州奏鹽課復常。【傳同虛天師世家】

按此在徽宗之世。李燾續通鑑長編云。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爲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竇。故也。廣見錄云。天師張繼先。宋崇寧中。應召平解池之崇。賜號虛靜先生。二書所載。與傅氏世家皆合。帝廟榜題崇寧。至今猶有仍之者。磔蛟就封。定在此時。他本有與征蚩尤事。合併爲一者。今據原書分列。以備參考。又馬維銘史纂亦載茲事。語與世家同。【徵信編跋】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像。與神面南坐。旁立周將軍像。怒目猙獰。手拖鐵練。鎖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梟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禱於廟。夢關神召衆人。謂曰。汝鹽池爲蚩尤所據。故燒不成鹽。我享廟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已制之。其妻名梟者。悍惡尤甚。須吾弟張翼德來擒服之。吾已遣人自益州往召矣。衆人驚寤。卽在廟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索之上。次日取水。

黃鹽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稱鹽臬。實始於此。【新齊諧】

潘子惟馨云。先高祖治河時。有潭水深不可測。居民夜間聞有物。若雞鳴者。屢爲隄害。司空公患之。禱於漢壽亭侯廟。夢神告曰。吾念公勤於王事。已爲公除害矣。詰旦。潭水盡涸。二蛟脫骨而去。司空公表上其一於朝。而以其一函骨而歸。至今百餘年。頭角宛然。所貯之室。蠅蚋斂翼。亦異矣。事詳董潯陽先生碑記中。【松皋文集】

淮安山陽縣之上游。有洪澤湖。廣二三百里。原爲黃河溢流。漂沒民居二三縣。漢陳登築隄橫截之。長百餘里。甃以鐵石。上爲湖。而下安兩縣之民。明代藉其旁流。以運糧艘。一朝暴風疾雨。見二龍爭奪。隄勢甫潰。忽空中湧出帝像。騎赤馬。格殺二龍。而山陽以下之民。不致爲魚。御史潘季馴。上其事於朝。敕建帝廟於隄上。四時遣專官致祭。立碣鐫頌帝德。過者罔不讀其文而嘆焉。【神武傳】

沙洋關廟之右樓。陰晦時。卽有青氣如正布。自河達於櫺牖。相傳爲烏魚精。移關公於前殿。塑一足踏烏魚。其怪遂絕。【胡作柄荆門舊聞】

昌平東門外關漢壽侯案旁。弓一矢數。忽一矢偶不見。廟祝求之不得。明日。樵人

於石碑山之陽。見巨蛇貫矢死。蓋神所射也。〔昌州志〕

滄城東南隅。相傳有大蛇穴其下。屢爲物害。亦未有驗也。天齊廟西有三義廟。其殿前楹之右。懸鐵胎弓一。鐵弦。鐵矢三。向共指爲神物。里有爲童子師者。設館於廟。從遊凡數人。一夕忽失其一。質明。其父母相與哭訴於神。中夜居人咸聞殿中弦響。如霹靂聲。曉視之。則失一矢矣。衆莫識所以。少頃。見有大蛇。爲矢所貫。斃於城。其尾在城外者。猶數丈。始知童子爲蛇所吸也。其患始息。〔滄州志〕

徐芬若先生。己卯夏。客京師崇文門內。於臥室壁上。見一蟲如蠅。兩頭皆首。莫辨孰爲頭尾。四足兩頭。各抱其首。因捉而殺之。越月。夜臥室中。忽聞有硫黃氣。驟雨箭發。電光照屋。不動。如白晝。怒雷轟殿。空際綠火熒熒。出沒肘腋間。徐心動。啓戶危坐。忽青烟一道。從壁中出。繞榻前過。甫及門。霹靂起簷下。屋瓦皆震。俄頃亦止。自是居常恍惚。家人憂之。爲禱於關帝祠。其夜夢有客過訪。如俗所傳功曹狀。坐定謂曰。先生良苦。得無以嚮者所見。不釋然乎。徐不敢隱。告之。故曰。此毒蟲也。一爲君所斃。一猶在壁。故雷神擊之。乃助君驅除。不爲害也。言已而起。徐送之門。見青衣四人。馬一匹。揖別乘之而去。醒時歷歷在目。前疑頓釋。按山海經云。并封

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郭注。今弩弦蛇亦類此。但并封似彘。而此如
蠅。弩弦蛇卽兩頭蛇。無足。而此有足耳。【秋坪新語】

解州官衙廂房中。舊有怪。遣治罔效。或云。漢壽亭侯印在庫中。曷出以鎖之。乃設
香案。供印室中。怪果絕。【海槎客涼柳夜話】

上海蔡琴鶴。性孝。素履端方。事多隱德。有姪善。請乩仙。一夕。設壇預卜科名。關帝
降其廬。書曰。子來科必發。上帝以汝孝在方寸。時不忘親。不務虛名。尤爲可嘉。天
榜已定在七十七名矣。三日之夕。有文星來報。汝無恐。至三日更餘。書館中有聲
如雷。次年果中七十七名。【閱鉉文昌蕉窗十則註證】

文昌武曲。其說皆本於天官書。而今之奉文昌者。據梓潼神化書。以爲卽周之
張仲。關侯封爵顯赫。而祀者復隆。以武曲之號。皆不晰所本。要以張仲孝友。侯
之忠義。卽以上應星躔。昭回陟降。萬古恆新。亦理之當然。無足疑者。【蓮龕集】

金中丞學曾紀夢云。余撫閩。值倭奴跳梁。蹂躪高句驪。如焚奉旨。沿海加備。歲丁
酉。諜報平秀吉遣將原由喜。右尉門欽文遁造船百隻。用慣海倭萬人。名佔雞籠。
突將犯閩。余念海防單薄。添設標下遊兵一枝。至次年五月。倭從粵沿海結陣而

來。余懼不支。至三鼓。忽夢空中大呼云。關聖送旗。望見一大旗。從空直插於地。高數百丈。旗下有大鼓一座。旗中多雲龍五彩。照耀奪目。鼓聲大振。不覺已乘巨艦出海外。覺而異之。謂諸將必獲全勝矣。少頃。各塞報捷者。接踵轅門。〔西湖關廟廣紀〕

按杭州府志。學曾。字省吾。仁和人。萬歷戊辰進士。徵信編云。中丞以平倭之功。悉由帝助。故建廟西湖。以答神貺。卽今照膽臺是也。西湖關帝廟廣紀。金嘉會撰。嘉會字季真。邑庠生。大中丞省吾先生學曾之子。陳太史仁錫序云。廟峙岳鄂王于忠肅間。盡收湖山之奇。金中丞入閩禦倭。感神旗鼓之夢。而其紀季真所搆拓也。又董其昌有西湖建關帝殿碑記。

初十日。還軍克勒阿祭拉漠。鵬翻疲極。伏地臥息。恍見京邸所奉關夫子繪像。服紅袍。供樓下。俄而驚覺。困體頓釋。神采煥發。令一童相隨。單騎殿後。不帶寸兵。行百里。不覺其疲。使臣遠役。荷蒙神佑如此。〔張鵬翻奉俄羅斯日記〕

金壇一士子。才名素著。一日。作文甫脫稿。自負曰。豈有作如此文。而秀才終身者耶。是夕酒酣步月。心中默計。得志後某隣美女。堪娶作妾。某家廣廈。可謀作第。忽

魂如飄蕩。至家不知門者三。遂爲巡邏所獲。羈困竟夕。次夜夢關帝告曰。神明專爲糾察士子。晝夜巡行。爾祿籍甚高。今科應魁南國。奈爾旣懷惡意。又吐狂言。周將軍怒甚。促我咨之文昌。已罰緩三科。及奏至天門。適岳將軍見之。補牘播揚。爾慙。以爲意惡。口惡之報。今將終身作秀才矣。【棘闈奪命錄】

■聶明居心險惡。刀筆起家。值歲凶。米價翔貴。明擁米閉糶。人無如之何也。詣關帝廟問筊。石米可踰二兩外。乞賜上上筊。筊卓立於地。明偃僕拾之。忽架上大刀。正劈其首。死神案下。【關帝全書】

■江南劉湘城志圖顯達。愆念未忘。辛卯入闈之夕。夢帝君降臨。大聲斥曰。卯金刀。要斫桂枝。先斬慾心。銘盤自警。風送鵬程。覺來言猶在耳。乃歸家虔誠禱祝。絕慾自新。許刊文傳世。後聯捷戊戌詞林。【鎮航珠】

■宿松令朱維高。己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明晨擬首薦。夜夢關聖謂曰。此人。有隱惡。己于天譴。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朱。次早適呈卷。朱偶忘前事。以此卷呈主司。初擊賞。忽以筆抹其篇中。險阻二字。朱爭之曰。中卷如此類者。甚夥。似不應棄置。主司亦悔。卽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透紙數層矣。忽憶前夢。遂屏之。朱終愛

其才特存其稿。同房吳履聲云：「尊鄉贅筆。」

高文若館於江寧。與吳某善。吳喜與外事。一日偕文若至友人家。適請乩仙。乩大書。吳某前來。吳因跪於案下。又書曰：「吾關某也。爾猶記昨夜三更事乎。當飛劍斬爾。吳面如土色。文若急詢之。曰：「昨夜曾爲人代寫離婚書故耳。」陰騭文近徵錄。

山東秀江縣惡生嚴列星。抗欠錢糧。不畏官府。其弟列宿。方迎新婦歸路。遇公差。以完糧逾限。鎖挈赴縣。縣官見其披紅。詢知其故。釋放歸。時列星在家。聞娶婦美。中夜詐爲弟回。私入房成婚。未明而出。日中家人喧傳。新郎回家。新婦始知爲人欺詐。羞忿自縊。列宿不解其故。但以首飾衣服。從厚殯殮。葬所近帝君廟側。列星惡念未已。同婦前往掘墓。棺蓋已開。帝君塑像。提刀至墓。將列星夫婦。分斬墓旁。令新婦還魂歸家。鄰里疑懼。莫決。齊集多人。同視其墓。見神像森然可敬。畏刀頭紅血斑斑。而列星夫婦兩屍。各劈作兩截。始信其事之果真也。卽送神像還廟。并新其廟宇云。【感應善惡格】

涿州貧民。有母子鬻者。聘婦不能娶。母曰：「予雖老。尙可供炊爨役。婦年已長。典身得金。娶子婦以得嗣。是吾願也。子不忍。母強行之。成婚夕。夫汪汪而泣。妻

問故。以實告。妻曰。勿悲。妾母舅。及姑母家皆阜。求助。約可得贖母金。因以情告母家。三日。果囊五十金而歸。置室外間几上。入內室白夫。夫喜。取出金。竟不得。蓋夫有叔同院住。知其事而盜去也。夫妻大痛。夫出。妻亦死。母家憐之。厚殮而停柩於關帝廟側。叔貪其衣飾。夜往破棺出之。已抽簪珥。將解衣。女忽起。叔懼。逃入關帝廟中。甫入門。泥塑周將軍。揮刀斬之於門。櫬下女歸見夫。且語叔劫棺事。俄而鄰里哄傳。周將軍殺人。往觀其叔。簪珥在手。身首兩分。周將軍木刀血淋淋。猶溼。因共鳴官。官爲贖其母。母子夫婦。慶團圓焉。【徐昆柳崖小編】

上海朱錦。先世素封。值歲歉。取里中借券。悉焚之。家遂中落。錦早登鄉榜。三困公車。里中有有夫之女。將鬻身爲娼。朱不惜重價。爲之合鏡。順治己亥。再行會試。求關帝籤。有合和婚姻。誕貴兒之句。遂中會元。【功過格徵事】

上海縣朱錦。初投潘尙書爲家人。後其子入泮。入謝公。公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契還之。朱感激。請有所報效。公曰。吾富貴已極。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公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年餘。無有憶之者。順治乙

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沒。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損壞。亦以是刻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上海縣志】

嘉靖中。定海縣民孟繼祥。事母孝。虔奉關聖。朝夕無懈。貿易廣東。失利不能歸。族人以爲死也。逼其妻嫁。陰受聘。約於歲暮強之。妻設靈守哭。誓不再適。繼祥在廣。值殘臘。念母妻悲咽昏睡。夢關王諭曰。吾憫爾信義。欲歸。瞑目攀吾刀柄。繼祥如命。但覺耳內颯颯風聲。將旦。命繼祥釋手開眼。則身在獅子山塔下矣。歸家皆疑爲鬼。繼祥道其故。母妻相對痛哭。是日卽逼嫁其妻之日也。因捨宅爲廟。終身奉帝不怠。【雲南通志】

有人謀帝玉泉寺常住田。其夕夢赤面神。大如山。懼而止。【當陽縣志】

李璋。字宗祊。號鹿城。令江右新城。民有楊玉。同穉姪楊祥。往閩生理。歸至長窠村。遇盜殺劫。祥歸報。舉家及鄰。不疑爲祥也。璋以凶人未獲。默禱於署中關帝神前。夢見一羖羊。攫負二囊伏地。因思羊乃祥字之半。隨於次日鞠祥。祥不吐實。遂問玉子大毛曰。祥歸負二囊何在。其子愕然曰。果有二囊。但倉卒未經檢閱。往取視之。有血濺數點。卽密遣人往祥室搜視。得一小包。內有血刃。并白銀數定。及玉生

前帶佩之物。舉以視祥。不假桁楊。而祥自俯首伏罪。雖曰神之昭示。實璋之至誠感神。乃能燭奸也。一邑咸有神明之頌。【海鹽縣續圖經】

明萬歷間。會稽史某。蓄米百餘石。日望年荒。得價時價。已一兩二錢。史猶未足。乃求玦於帝云。可到一兩四錢否。帝許之。又云。可到一兩六錢否。帝又許之。又云。可到二兩否。遂恍惚見帝。抽刀出案。斫其頭下。史疾奔回。與妻言其故。卽仆地死。【感應善過格】

泉州同安縣有柯三怨者。力絕大。莫敢犯其鋒。年二十許。走海作賊。與插翅飛爲伍。每劫掠海船上崖。襲擄男女。時同安令趙學師惡之。密屬役輯訪。苦無人認識者。趙禱關帝。一日。柯三怨僞爲商人。往同安探消息。飲酒樓徑醉。適役亦登樓。見柯席酒炙紛綸。私議曰。座上無客。如何需如許食品。三怨聞之。詈曰。我柯三怨。怕甚食好頭顱。常斫來當點心也。役駭。飛報趙。趙卽選添快役同捉。自往廟禱關帝。衆役趨酒樓。強武者先登。三怨折酒棹亂擊。衆辟易。三怨飛步欲下樓。梯上瞥覩關帝當中立。三怨失聲顛樓下。衆縛見趙。趙升堂。慮其颺去。立將兩足趾割斷。監禁。詣帝廟叩謝。【神武傳】

五月十三日。次呼盧蘇泰。猶華言葦子溝也。是日相傳爲關夫子赴會之期。必雨。及夕果應。二十五日。至達布蘇泰。酉刻。忽風聲北來。勢如萬馬奔騰。揚塵蔽天。默禱關夫子。祈神威息此狂風。保全三軍之命。祝甫畢。風聲漸息。頃止。風雨奉靈。信無遠弗屆矣。【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

風暴日期。正月十三日。關帝颺。五月十三日。關帝颺。【徐保光中山傳信錄】

盧湛云。聖帝於康熙癸酉七夕。降乩示曰。大地江山蒸雨氣。九州歲月感清秋。黃淮交會波濤急。都是忠魂痛不休。是歲盛夏大旱。七夕後大雨四五晝夜。黃淮交助水勢洶涌。爲數年未有之災。四語歷歷應驗。【聖蹟圖誌跋節錄】

李守貞居白鶴觀。有道術。大旱請雨。結壇如常法。至日。於鴨嘴山雲霧中。見關侯。高冠擁劍。雨如注。【湖北下荆南道志】

己丑年。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徐姓扶乩者。盤上大書關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寄居。絕少親戚。無處可避。若果係劫數中人。

避亦無益。乩盤批達哉二字。靈風肅然。神已去矣。比七月。蔣亦忘神示。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刻。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兩龍鬪於空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計。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草。所居戴山書院。石柱盡搖。至申刻始定。牆傾處。壓死兩奴。獨一七歲小兒。存米桶中。呻吟不死。問之。云。當墻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擒我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臨海居民。死者數萬人。【新齊諧】

浦城道士張東海。萬歷初年。降雷乩。書關某臨。旁觀一妄人云。若號英雄。何失守於馬忠。乩卽大書曰。馬忠賊子。今何在。關某威靈怡至今。書畢。以筆於此人頸上一圈。其人卽仆地。次日斃。頸中一帶如繩痕云。【關聖全書】

盧湛圖誌跋云。孫百齡記先祖。及聖帝桓侯事曰。分雖主臣。而恩若兄弟。湛修圖誌。因仍其語。聖帝於康熙癸酉七夕。降乩示云。湛子心志堅久。誠爲難得。但吾誌中。汝竟未細心體認。執偏見不經之語。據以爲實。吾心甚爲不安。卽如桃園義聚一幅。內曰。分雖主臣。恩若兄弟。此言可恨。當初吾與兄長三弟。俱在一介寒微。只因張角倡亂。吾等爲生民起見。又爲漢室衰微。一腔忠義。思欲救生民於水火。尊

漢室以奠安。適逢三人。志氣相符。故結爲兄弟。此時有何主臣之可分。若分爲主臣。則吾三人爲悖逆之流耳。又言非結兄弟也。此言可斬。汝宜速改。且吾與兄長三弟。以及武侯子龍等。義氣投合。雖分身各體。而心志皆同。誌中皆當作文以列諸首。而吾心方安。至黃希聲之名與文。俱宜削去。除陳壽傳外。皆可載入也。語畢而去。凡在壇諸梓工等。初聞異香滿室。繼觀所示。無不驚駭。噫。帝之靈爽。無所不昭。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猶如日月之明。朗耀萬古。豈世人淺識者。所得而妄議哉。【帝君全書】

偶看鍾繇戎路帖。因憶亡友韓卽中詩。姬人某氏。好臨摹晉唐人法帖。獨廢鍾書。韓詰所以對曰。季漢正統。關侯忠義。而斥以賊帥。狂諍甚矣。書雖工。抑何足道。【王士正居易錄】

青霞紀聞云。四都錢醫生。言其鄰編薛文清瑄爲院本。中有文清入勾欄一節。本成。適其家扶箕問失物。箕書薛瑄也。朱晦菴。章楓山。羅一峯。皆至此。爾編吾科舉時事。平生未嘗有此。何污我爲。當速燬之。須臾狂飈。瑟索。陰雲塞戶。箕奮書關某。云薛公他日當廟祀。若輩敢戲侮前賢。速取稿焚之。其人竦髮汗背。焚其書請罪。

箕又云。尙有數葉在某榻下。驗之果然。卽取焚畢。乃去。雲中颯颯有甲馬之聲。〔龍游縣志〕

■董文驥。關壯繆銅像記略云。侯生於解州中條山下。驥官郇瑕。拜其先壟。謁其祠而生敬焉。葬於洛陽龍門北。墳高城廣。寢廟翼然。驥按部過其墓。望其祠。而生敬焉。侯之廟貌徧天下。而此最大。越數年。休官歸里。居所買吳氏宅。宅西齋尙爲吳族僦居。當徙。其主人家藏侯銅像一軀。夢侯欲遷萬壽宮。以屋易主也。驥聞之。益生敬焉。越數年。有盜其像。而囁語者獲焉。捨而祠之。元妙觀之紅梅閣。聞之。吳氏主人云。像本吾高祖復菴公籍江陵相所得。先是公以糾江陵奪情拜杖時。若見侯呵護之。篋輿生出。後沒祀鄉賢祠。又聞吾郡侯祠乃分宜相私人。趙文華駐師禦島夷於吳所建。夫宰相像其神。乃不宰相是福。而福糾宰相之言者。猶廟食茲土。建自私人。乃恆福茲土。而未聞私人是福。侯之所以爲神也。驥素敬侯者。因記其事。俾衆共生敬焉。且以明神之所福。在彼不在此。〔事蹟彙編〕

■帝廟在東安縣。城東北隅。舊傳明正統初。有長鬚老人。肩荷藤製帝像。尙未捏塑者。偶憩井旁。再負竟不能起。邑人異之。立廟如此。塑土范金。間日而像成。鬚眉軒

朗。目光流動如注。凡禮拜者。人人不敢仰視。益駭異焉。【東安縣志】

■南皮良方。舊有興化寺。正殿久圯。惟東西二配殿尙存。然坦頽瓦漏。風雨不蔽矣。中有銅鑄像。東關帝。西二郎神。范冶精緻。英姿颯爽。介冑刻鏤。工細絕倫。見者嘖嘖敬羨。二郎像竟爲小偷竊去。後復有數人於風黑夜。將關帝像舁出。以其重莫舉。計斲碎攜其銅。忽聞大吼。震若巨霆。駭絕棄之。四散狂奔。至息終夜。質明仍旋轉於故處。乃叩頭悔罪而去。至今銅像如故。【秋坪新語】

■正德己卯。豫章豐城縣海慧寺伽藍神。大著徵應。一方士庶。多崇信之。是年當大比。有士人數輩。預卜省試。中式之數。問豐城幾何。連擲無一許。再問一郡幾何。亦無一許。復問全省解額。九十五名。此載之令甲。豈亦盡無乎。仍無一許。士人共以神無知。摔仆神像而去。無何。宸濠舉逆。是年竟廢省試。邑人乃復崇祀之。【王兆雲青箱餘正集】

■萬歷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神頂。出褻語。無何。僵仆而死。余少時親見之。【五雜俎】

■嚴某。吳之包山人。僑寓何南。啓小肆於市。逐蠅頭利。新秋月皎如銀。某小軒獨酌。

感吟少陵香霧清輝之句。條見一女。舉簾入。比曉女起。某留之。女曰。妾狐也。君如不嫌異類。當復至。某諾之。後無夕不來。某欲還鄉。女輒阻之。值中秋。置酒醉月。某戲問曰。卿亦有所畏乎。女曰。某家堂中懸周將軍像一幅。我適過之。將軍提刀追逐。賴疾走得免。至今心猶悸也。某默識。居月餘。女向某言曰。某月日。爲吾母壽辰。當暫別數日。某喜。應曰。諾。女去。遂乘間盡售貨物。俶裝歸里。以重價購周將軍像。攜之行。甫登舟。女已躡至。急以像懸舟尾。女見之。不敢追。某促揚帆得歸。〔涼棚夜話〕

■ 耒陽縣治西關夫子祠。嘉靖丙辰。里人譚仁。夜宿廟中。醉後唱大江東。呼周倉拏刀來。周倉忽應聲。以刀截其髮。離顛僅一膜耳。〔衡州府志〕

■ 順治丁亥。堯峯一行僧。夜竊韋馱前燈油。口出吳俗俚語云。莫管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韋馱前。呵曰。汝前在元墓。偷吃一盤麪。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合院僧驚懼。代禮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關聖垂慈勸解。立杵死。罰跪定香一炷。香將完。衆扶掖上禪單。又呵曰。尙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跪牀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縛。虛白老師親見爲余說。〔現果隨錄〕

■ 濤洛北關帝廟。不知始於何年。有廩頭人。每逢濤洛市日。輒來醉飲。一日。乘醉寢廟中。案上夜半朦朧。聞神馬嘶聲。心以爲關帝歸也。傍一人云。殺之。聞座上神云。不必。給一雙靴去。此人恍惚驚起。時秋露在草。赤足奔走其間。明朝腿發濃泡。癢不可忍。百計療之。半年始愈。腿經藥敷。皮黑如墨。【關聖帝君實錄】

■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半尺泥塑關帝一軀。香火冷落。有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陽事。甫欲出門。神忽降責二人曰。何物狂奴。敢在我前淫穢。俱當立置死地。兩人同曳袴。狂叫於路。觀者如市。其兩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罪。始稍醒。神癡者逾月。【楊武傳果一報圖聞見錄】

■ 灤州城外南關關聖廟。最靈異。鄉民禱雨多驗。因女尼住持不潔。夜火其廟。殿廡盡焚。侵晨。殘檁猶在神肩也。袍鬚不燃。知州劉從仁。重建於南月城。【周字灤州志】

■ 馬市馮姓。儒家也。其祖母長齋。拜大方廣佛。華嚴經句。積數十年。於琉璃中。時見佛像。隱而不言。繼而童稚見之。婢僕見之家之人無不見之。相傳遠邇。求見者無虛日。若比邱。及比邱尼。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卽同有見者。所見復人人殊。或見

如來。或見彌勒。或見諸天。以及龍象法身。或偉或微。或羣行。或子立。鬚眉意態。不遺纖悉。不得見者。涕洟而去。齋戒復來。或得一見。亦有終不能見者。有一生不信其事。列酒肉對佛酣飲。琉璃中忽現關帝。生撒飲作禮。於是傳者信過於疑。〔陸次雲湖壩雜記〕

■邊枝山師言任邱高孝廉某。秀才時。與同學請關帝鸞。焚符訖。久之不降。適飯熟。衆以爲未必降也。擬食後另焚催符。乃置乩盤上。於別室共飯。忽聞鸞室中暴響。亟趨眎。則乩已騰起。自運如飛。大書曰。小子輩何相戲之深耶。不看汝天榜有名。贈汝一刀而去。書畢。乩擲數步外。衆大恐。亟焚送符。叩首請罪。高後於某科舉孝廉。〔秋坪新語〕

■照膽臺卽竹閣內祀關帝廟。中有漢壽亭侯碧玉方印。乃漁人得之楚澤。杭人宦楚者得之漁人。進於廟。順治時。一人以計賺去。見帝示靈。旋歸於廟。夫帝加帝號矣。何有於侯。不捨其印。然印神物也。赫赫帝君。其印尙可攫之而走。人將無復知有神矣。神特顯靈。所以爲設教之助也。〔湖壩雜記〕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鈕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

總之。漁者以爲金。爭訟於官。辨其文。壽亭侯印四字也。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輝燭楹廡。衆皆驚愕。遂不復獻。〔雲谷雜記〕徵信編云。案納蘭常安宦遊隨紀。當陽玉泉帝祠。得漁人金印。香火益盛。而西湖照膽臺之帝祠。舊貯玉印一方。亦傳得之漁者。後被竊。莫知所之。夜見湖光。復撈取得之。而中玉儼如剗成規。玦。至今寶重存。廟中一玉一金。其中應有真者。豈皆好事者製之。以助侯之神靈歟。

又云。案遺印。在當陽者三。大內者一。復州。邵州。嘉興。揚州。杭州。解州。各一。并類編所載。凡十一顆。他未及見者。當亦不少。夫一侯之印。何至如是之多。此非盡出漢製明矣。其壽亭侯印。洪氏旣詳辨之。後陵容菽園雜記。張鼎思瑯琊代醉編。皆以漢壽亭名。關印譜。脫去漢字之僞。而流傳旣久。崇信不衰。故趙欽湯祠志云。歷觀印史。印數諸書。率用壽亭侯印。與秦大小璽。並隆偕重。不第我公品目足傳。亦以雕琢精工。真昆吾絕技矣。陳常關公考云。各處傳得公印章甚多。或金或玉。若東齋紀事。霏雪錄。雲谷雜記等書所載。神異不一。而文有作壽亭

侯印。洪容齋謂後人鑄於廟中者。此說良是。蓋人既潔誠以奉。則神亦從而呵護之。非必公之所佩。是以所存亦不一而足也。然則歷宋元迄今。名儒書冊所記。爲好古家所賞鑒。而又神異昭著若此。夫安得而略之哉。惟是印圖。始於胡氏。篆文蒼勁。饒有古意。諸家臨摹。漸失其真。字畫互異。解州杭州所貯。雖有漢字。而篆文麤肥。遠遜胡本。

大內有壽亭侯印。方一寸。瓦鈕。連環四刻。壽亭侯印。朱文四字。翡翠燦然。旁有痕。似嵌寶玉。取去者。先文康公嘗印一紙。寶玩之。見宋犖筠廓偶筆。

宋汴京城破。金兵進城。有三秀才避兵。匿關王廟。廟有大供桌。外砌以磚。中空洞。三人匿其中。不敢語。至夜半。中一人夢神曰。二人去。只留一人。渠不食牛肉。三十年矣。其人夢醒。二人果俱往。他所藏匿。只孑然一身耳。次日。二人俱爲金兵擄去。金兵入廟。羣向供桌下。鎗刀交刺。竟未搜及。至三日。金兵放火出城。其人忙奔家中。見妻孥皆坐房內。驚詢其由。曰。先隨避難衆婦。愴惶出城。夜深無處投止。忽一大白牛引入破廟。棲息一宵。今日兵退。此牛仍引至家。甫入門。牛忽不見。秀才大驚曰。吾三人曾約不食牛肉。後二人破戒。吾至今一家不食牛肉。已三十年。今蒙

神救護。妻子全生。豈非不食牛報應哉。自是鄰里俱戒牛肉。秀才因刻戒食牛書一帙。各處傳布。時徽欽北狩。宣撫使宗澤留守東京。發榜禁宰耕牛。曰。金人亂後。民無牛力。以致田土荒蕪。不能耕種。若有私宰耕牛。如殺人之罪。行以軍法。由是救活牛命。不可勝數。未逾年。東京荒田開遍。屯田立塞。百姓復業。又在河上立二十四屯。種田養兵。金人知東京有備。漸北去。可見兵火大劫中。善惡有報。不到生死眼前。誰肯信此因果。漸至太平無事。人又不信矣。可憐一點善根。不食牛肉。有何難事。乃世人多不肯遵行。悲哉。于野鶴憫京城牛死之多。殺牛之慘。著屠牛歌以勸世。歌曰。我歌屠牛雙淚落。慎爾擇術休鑄錯。都城用牛不計萬。遠近羣驅就束縛。撐住蹄角側不起。弩張回顧睛猶爍。飲刃一吼微帶聲。中節羞然遂解膊。庖丁見慣談笑輕。一瞬十牛如振擻。衆牛旁立相待死。毛角濺濺神自若。齒肪同登大俎盤。皮骨羣分百匠斲。死猶濟物不辭用。生本利人代耕作。猛虎凶殘出於柙。老犛力盡填溝壑。功罪報施已不均。造物何曾分厚薄。東風春草年年生。可憐牛死犢猶耕。【紫陽道人編】

萬歷丙戌。南寧太守陳紀。寓揚州。病幾危。夢關帝誡之曰。今後切勿食牛肉。尙有

壽二十年。陳覺大書諸壁以自警。復夢人持熟牛肉一盂勸食。陳曰：已戒矣。再夢人勸亦如前拒之。其人遂以二果贈曰：此福圓善果也。陳食之病愈。又二十年方卒。二子於巽序親述之。【感應善過格】

玉山尹明揚。官南海縣黃鼎司巡檢。性嗜牛肉。嘉慶八年六月中旬。在署中病瘧危甚。正苦蒸熱之際。忽見帝君綠袍持青龍刀。明揚在牀叩頭哀禱。帝君云：汝能不食牛肉。病即愈。明揚叩頭至再。敬受戒。帝君將刀挑所覆之衾。覺靈風沁骨。熱立止。病愈逾旬餘。忽轉念。疑病中眼花。旋寒熱交作。比前更劇。懊悔靡及。又見帝君責之云：汝不信予言。故前病復發。明揚又叩頭哀懇。復見帝君仍用刀挑衾。病立止。後遂不敢食牛。【尹明揚記】

山左張尙賢。往閩抽豐。至姑蘇。病疫幾危。忽有道士造寓。謂張曰：方今瘟疫大行。由世人殺業太重。且好食牛。故上帝以此降罰。君自省生平。得無犯此乎。張悚然。見居停堂中。供關帝像。乃強起叩禱曰：若得生還。當令全家不食牛肉。是夜睡夢間。聞空中蹄嘶聲。視之乃關帝乘馬來也。驚覺。全體頓輕。霍然病愈。遂普勸同人。切戒殺牛食牛。【太上感應篇集注】

猗氏舊城隍神。好食狗肉。有禱者。獻以狗肉。無不應。民間一寡婦。撫幼子。而託其財於弟。無券。無中。弟漸起。他意。寡婦索之。弟曰。十數年來。吾養汝母子。至今日。反詐吾財耶。寡婦欲與誓於神。弟先以狗肉獻焉。且祝曰。吾姊必誓。若如誓。而崇其身。吾將日日有狗肉之獻。次日。寡婦與弟偕誓。觀者累肩。弟曰。吾昧財云何。姊曰。吾詐財。折吾足。未出門。而婦蹶。觀者嘖嘖。皆以姊之負弟也。姊無可辨。歸至其家。焚香關帝前。而號哭於厥父神側曰。天乎。神亦不能明我冤乎。如是者三年。弟方酌酒食狗肉。忽見其父從關帝至。將砍之。長跪哀乞。帝曰。債盡還。而自明。非人則恕。汝叩頭數百。急持籌計其姊所應。有約千金。盡輦姊前。長跪而謝。無狀。姊曰。此物何來。吾與汝誓神。而腿傷。吾不受也。弟方持歸。將入室。凜凜聞刀聲。大懼。因遍邀諸父老。自明其昧財。及狗肉行賄狀。姊乃輦金。同父老至城隍廟。曰。聰明正直之謂神。何至貪狗肉。而顛倒若是。衆人中有詈者。有欲取耨。搗毀其像者。俄見泥像忽動。離龕而仆。【柳崖外編】

蔡貴。榆林衛總營標兵。性獷暴。不知惜字崇聖。一日。赴鄉查緝奸宄。飲醉。見道人諷經。貴問何經。曰。此關帝經也。貴大怒曰。關帝安有經。若輩不過將關帝嚇我。遂

奪經扯碎拋地。狼籍而去。衆駭曰。此人雖醉。將來必罹惡報。未半月寇犯界。貴隨主將往敵。失律死。【夏綸覺世篇證】

傳作雨。江陵人。爲吏部主事。後補外。所部嶺北捕陳鄉盜千餘。鞠戮巨魁。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傳佛。立祠祀焉。贛撫張岳與公兄作舟不相能。遷怒欲彈之。其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傳佛耶。何可以兄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是夜夢關帝語之曰。夷齊不念舊惡。醒而賊汗。乃邀公及他僚言其事。且嘆公神人所共與。遂更爲知己。薦如朝。【朱國楨湧幢小品】

秀水王滢。父爲宦家子。辱。思報父怨。計惟顯親。廳供伏魔帝像。滢涕泣拜禱。日夕跪帝前。讀書。寒暑不輟者數年。一夕夢帝君告曰。汝胸膈粗疎。不可以貴。吾爲汝易之。遂剖其胸。抉其心。及醒。猶隱隱作痛。視其膚。有刀刺痕。由是文思日進。領甲午亞薦。選江山教諭。【勸誡類鈔】

山東王某。官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武烈侯來曰。汝肯修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威顯侯來曰。周倉非誑人者。五千金現在帝君香案下。汝須深夜秉燭來。金可得。王喜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乃率其子。持皮

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天已黎明。見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毋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卽與其子持繩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袋中作人語曰。我狐仙也。昨偶醉。嘔唾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託夢於君。教來擒我。我原有罪。但念我修煉千年。此罪尙小。君不如放我。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爲壽。王心記神言驗矣。卽釋之。頃刻變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州富戶甚多。俱凌鑠鄉閭。非行仁義者也。我擇其尤不肖者。徑往其家。拋磚打瓦。彼必尋求符籙。君往說能驅邪。但書花押。向空焚之。我卽去。又聞別家。不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不必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厲大作。但王都司一到卽平安。遂得五千金。捐金修聖廟。而祭奠焉。乞病歸里。至今小康。【新齊諧】

嘉靖丁巳。民部郎沈襄。山陰人。以其父錦衣衛經歷公鍊。抗疏論相嵩過激。徙置絕徼。尋棄市。公諸子皆冤死。復捕襄繫獄。且久。一日。獄吏持飯。飯囊凡囚死例。給飯時。兩臺使。皆相私人。受相指。欲斃襄獄中。俾沈氏無噍類。襄亦知之。但強飯待。

斃。白日忽異香滿室。神御赤馬。盤舞自雲中下。語曰。我關某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汝不死。語訖。戛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臺使皆以他疏被逮去。身繫銀鐺。後一死。一從戎。而囊果出。蓋神力所扶救也。襄後令安鄉。構侯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襄自述之事如此。【耳語】

始余讀江右張進士回生傳。而大奇之。以今觀浦氏子得關侯手書事。尤可畏焉。浦氏子伯曰大廷。仲曰大欽。兄若弟少相友愛也。弟因搆於婦。始有小隙。廷遂書其臥室曰。至易求者田地。至難得者兄弟。用以自警。弟未之見也。一夕欽病甚。夢有累石巨缸。皆肉骨充其內。回視之。儼然關侯。提大刀挺立其後。欽悸汗而寤。病良久愈。便齋瓣香。謁南禪寺關侯祠。焚香楮畢。忽見他楮懸爐上。擬爲之焚。覺中若有物者。剖之得兩紙。如高麗薄綿繭。而色殊白。長可三尺許。字石青書。甫指面大。俱鐘鼎篆文。欽不識也。秘之在篋。因博訪書法家字譯之。垂六百言。句六字。首卽用廷前二句。欽不無心動。於是出以示廷。廷異而貌侯。旦暮禮侯無絕。忽亦得一紙。書於爐下。大率紙字都似初跡。而句三字。余聞而請觀之。其字莊嚴。勢欲飛去。殆非人間筆。卽紙亦非人間有也。後有六丁六甲名。字符各一道。蓋侯敕以訶

不祥者。而又有修煉家言。具別紙。尾印桃園主人圖書一顆。並是青紋。疑靈氣勃勃楮間。侯固戒勿輕泄。謂此紙而已。夫侯本以兄弟締好。故不忍人相好而中奪之。姑借一浦以儆百浦耳。其授廷書曰。朝氤氳。夕拱拜。徒爾勤。非我戒。枝頭青。勿翦壞。斯侯所以神道設教之旨哉。至其授欽書。有曰。五鼎獨餐無味。則侯之重。有感於不咸也深矣。余欲欽摹侯書於貞石。別釋之以曉寤者。而欽弗是也。聊識於此。且明侯指。不獨私爲浦而發云。【顧治太函五臆】

紹興錢某。行二。學鍊氣術。能頂門出元神。徧歷十州三島。所遇諸魔不一。或猙獰。或艷冶。錢俱不爲動。如是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謀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速下手。衆以爲然。趁錢打坐時。牽抱手足。放大囊中。壓之雲門山脚下。是夕。錢家遍尋無蹤。以爲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錢坐花園高樹杪。大呼求救。乃取梯扶下。問其故。自言爲魔所窘。幸服氣有術。不至凍餒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囊中。聞風靈隱隱。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諭曰。作祟諸魔。誠屬無狀。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生自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也。顧謂一將曰。周倉送還。周身長丈餘。持刀丈餘。取紅繩。

縛我刀上。掛此樹杪而去。我亦不料。卽我家園樹也。自後不敢復學鍊氣術矣。
新齋諧】

張公璞爲陳州學正。遇一老者。自稱靈哥。留之署中。自言老猿現身。會秋試。公之子將入棘闈。因叩曰。若能探闈中題乎。靈哥唯唯。至則見一偉髯者。擊其首。踉蹌而返。從此不復往還。所擊之神。卽關侯也。【顧三畏雲間志略】

陳莞張氏女。六齡卽奉事帝像。朝夕焚香。年十八。嫁城中後街王氏子。方親迎。女固請必以沉香造帝像。用象牙粧飾爲龕。先吾輿而行。乃可。父母如其言。旣至壻家。女請置像於堂。先祭獻。而後拜家廟。壻家素奉妖神。曰賴肚元。蓋蝦蟆精。四世矣。每娶婦入門。其家令壻與婦異室。次日夫婦方合。否則遂有奇禍。是夕翁姑令婦獨宿。曰請先接賴公。女無策。但呼關聖。求庇而已。至二鼓。忽有黑風吹至。門自關。見黑面男子入門。女驚怖匿几下。已見帝提刀斫之。分爲兩段。流血殷地。崇遂絕。【感應善過格】

嘉靖三十四年戊午。閩之漳州有綠鰲嶼。地濱海。百貨輻輳。舊築城焉。是歲夏五月。值關帝會。滿城迎神酬願。綵觴爲樂。時海盜張五峯。密偵消息。部署其黨數十。

人僞作客侶。雜入城中。又令數百人。預伏城外。表裏應合。策已定矣。惟待乘機竊發。屆期演戲將半。大眾正看關帝斬貂蟬一劇。忽見大淨爲關帝者。立將裝貂蟬。正旦一刀。斫落其頭。突從稠人頭上躍出。卽跨廟門外。馬上飛走。人大闕追隨。見帝立城上。內外周視。衆噪賊到。帝遂躍出城。賊驚奔。嶼城人乘勢驅殺無數。餘賊逃海去。嶼城始全。正旦者。賊倚爲引線人也。【神武傳】

劉子誠關廟碑記略云。當武宗末年。李午作難。以妖術陷維川縣。維與宣川縣隣。移師攻宜。勢甚振。宜北門內廟。關侯遂顯焉。賊攻城急。見紅面巨人當門。無不膽落。午饒機智。先期逸。黨脅盡剿。廟碑儼然可按也。【陝西通志】

津逮秘書載惠陵一事。有蜀盜潛入隧道。見帝與關張共聚一堂。令盜飲酒一椀。賜玉帶一圍。其人戰懼而出。所飲之酒。乃漆漿也。所與之帶。乃白蛇也。【仇兆鰲杜詩補註】

秣馬山近方城。舊名馬山。原隰寬衍。傳關聖督荊州時。秣馬之地。側有盡頭山。上有關帝廟。田中土阜。傳其下有軍器。犯者卽雷電。交作云。【婁肇龍常陽縣志】
徵信編云。隆中之宅。李興記之。永安之宮。杜甫賦焉。惟其人足傳。故其蹟與之。

俱永也。帝發跡河東。遇主幽朔。薄宦於齊。觀蓮有臺。羈留於許。英風有院。以至往還江漢。奮武荆襄。泉石咸著威靈。山嶺並蒙姓氏。蓋足跡幾半天下。而過化存神之妙如此。哀而錄之。亦草木皆可敬之意也。豈僅勒銘山上。沉碑淵底也哉。

萬歷己酉。吳門虎邱山下有周沿者。賣茶爲業。家頗豐。每閒暇則聚無賴子弟。於虎邱帝廟中。嫖狎。一日又挾妓。與諸惡少在帝前狂飲取樂。忽雷電交作。一陣火烟入廟。將沿攫出廟門。霹靂擊死。其餘或剝去衣服者。或火燒黑面者。俱驚仆在地。半晌方甦。【碣石剩談】

邢州李生。至孝。母年老目盲。每出外。必囑其妻金氏而後行。金略不盡禮。母怨之。一日。燒餅欲進母。旁有小兒痢糞。金乃以麵裹糞。爲餅餡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留以示李生。生持杖擊妻。妻奔入關王廟。生入廟。惟見一犬伏案下。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犬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遂爲犬矣。數日死。【元好問續夷堅志】

按湖海紀聞云。金氏奔匿廟中。見神不覺魂奪。聞殿內神喝聲曰。逆婦汝自作

孽不復人也。可受狗報。命鬼使褫其衣。立化爲狗。

高承惠。庚子入闈。夢關聖執大刀。監察場屋。命之曰。今年三十名。乃耿某也。上帝以其心術不端。口是心非。斥削其名。已易子矣。旣而榜發。果中三十名。入謁房師。師告曰。汝卷本不佳。因某號卷內。有觸犯時政語。故以汝補之。高啓某號落卷。視之。正耿某也。【科名顯報錄】

有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歷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然。大淨曰。三人同住。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遙語之曰。若爾。崇不作矣。遂兀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顛。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喝曰。汝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五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大淨曰。汝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凶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汝旣負冤。崇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冤當雪。汝寘彼於法。汝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

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翌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爾。無何。大巡初蒞蘇。撫軍設飲范公祠。大淨忽嚙指以血汚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冤徹紫清。關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蓋神明默有以相之也。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皆伏辜。舉郡稱二公如神。〔陳尙古簪雲樓雜說〕

江右日者羅邦治寓姑蘇城隍廟。除夜夢闔廟內外糞除甚整潔。羅詢之。除者曰。迎關帝。曰。可窺乎。曰。可。但勿作聲。須臾報帝君駕至。衆各肅列。見一尊官公服。磬折侍於簷下。羅望門外寂然。方流盼間。忽見片雲自空而下。飛入殿庭。官卽向上參禮。側坐於下。而置一小案。案上物不能覩。亦不睹帝君容狀也。忽聞大言曰。本郡某人之案議妥未。官起鞠躬曰。議就。當焚之。曰。不盡。不足蔽辜。曰。疫之。曰。不速。不快。不顯。曰。然則沉之。曰。可。卽見片雲自殿庭飛去。如霹靂聲。羅頓驚寤。念所議某者。郡中豪富也。數世爲富而不仁。遠近聞其風者。咸憚之。知當得惡報。然不解。

作何沉法。又念亂夢耳。不甚置意。後值天中節。往觀競渡於太湖。澄波浩瀚。中金鼓彩旗。龍舟梭織。往來不可悉。數岸上士女。指畫笑語。層疊如堵。螻屯蟻聚。袂雲汗雨。不足方其概也。正注目間。湖中舟舫。遙遙分列。若有所避。羅訝之。衆指而目曰。某家之舫來矣。見三螭舫。躍波而至。牕紗洞啓。油幕高張。中列几榻器玩。陸離璀璨。莫能名狀。其持篙鼓楫人。皆豐軀長鬣。服飾鮮整。而粉白黛綠。鬢鬪扇影。迷離掩映於蝦鬚霧縠中者。如雲而如茶也。豪華服玉珮。高坐舫首。芝蓋羽扇。妖僮夾持。指揮顧盼。意氣不可一世。羅不禁嘖嘖曰。樂哉若人。人生不當如是耶。俄而湖心羊角風起。洪濤儻立。吹三舟旋轉波心。如斷蓬敗葉。滾滾不定。但聞滿船悲號。他舟亦掀簸撞擊。一時呼聲震天地。岸上觀者。無不恐怖失色。鳥獸奔竄。轉瞬風息。他舟無恙。惟三舟盡沉水底。僅露檣竿數尺耳。水嬉因之而罷。羅歸。聞人紛紛言豪家出入不平。今罹此奇禍。頓觸舊夢。深嘆報應之不爽也。是行也。某蓋盡族登舟。片時俱溺。無一存者。家財爲戚族瓜分焉。〔秋坪新語〕

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周獨一毛不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爲謀。適衆賽青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

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注。衆唯唯敬諾。各注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唯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注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尙酬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二百金自贖。故許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注之。旣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不與。青蛙乃身自颺之。卒得百金而止。祠旣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千數。共十五人。止遣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吾不以貧富爲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爲多寡。卽我家巫。我亦不敢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爲衆倡。卽奔入家。搜括箱櫥。盡捲而出。告衆曰。某私剋銀八兩。今使傾囊。與衆共衡之。稱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辯。悉如數納入。巫過收。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慚。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剋之報云。【聊齋志異】

王謙平苗神異記云。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軌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恆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

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賽環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巋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獠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閱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門。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深入其險。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咒演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能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旣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

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象旣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排闥錄】

吳寶崖云。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曰。某省寇亂。欲假爾馬助兵。旦起視廐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然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瘁。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采云。【排闥錄】

明成祖北征。見沙濛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袍刀仗。貌色髯影。果然關帝也。獨所跨馬白。凱旋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

食。哺則喘汗。回蹕乃止。事聞。乃敕崇祀。〔帝京景物略〕

■沈榜宛署雜記云。白馬廟在積慶坊。宋建。明英宗夢神騎白馬至其地。因敕重修。名爲白馬關王廟。〔徵信編〕

■江南某公子者。饒於財。姬妾列屋而居。一日墜馬死。家人哭之哀。忽有道士款其門曰。若欲而公子活乎。家人曰。死者安能復生。道士曰。吾術能活公子。然非得一人爲替。不可也。問家人。皆莫之對。有老僕慨然曰。吾受主家恩三世矣。願以身代。道士曰。可。且停柩中堂。半月外。吾自來行法。時適屆新年。老僕自分將死。遍告親友。并謁諸神廟。入關帝祠。跪而禱者再四。將出。忽聞神像後大聲曰。天上有神。意謂廟祝偶語不甚省。而此語已切切於心。半月後。道士果至。命掃一淨室。封閉周密。自處其中。而令老僕臥柩側。至三更後。靈幃燈忽暗。柩格格作聲。見二鬼藍面長三尺許。以肩承柩。蓋卽脫落。棺中人坐起。面金紙色。目炯炯。條開條閉。二鬼共按摩之。老僕怖極。恍惚憶廟中語。遽云。天上有神。震雷一聲。柩蓋已合。老僕掣於梁上。家人奔救。具言其故。視道士已死矣。蓋道士艷公子多姬。欲借軀以快其欲。而令老僕替已也。詎意帝君顯報如此哉。此事已見他說部。以所聞異詞。故復記。

之【涼棚夜話】

四川酆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鏹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清初知縣劉某到任。聞而禁之。衆論嘩然。令持之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卽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爲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詵。豪士也。謂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公俱。令阻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爲。令曰。吾爲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峨。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傳呼曰。某縣令至。公下階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爲。令起立拱手曰。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尙苦不輸。豈能爲陰司納帛鏹。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爲民課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爲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誣罔。

明公爲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寵臨。足徵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後堂。少頃。關帝綠袍長髯。冉冉而下。與包公行賓主禮。語多不可辨。帝曰。公處有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帝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見之。令與幕客李惶恐出拜。帝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戇。遽問曰。廟諱德公何在。帝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卽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况於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爲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免致焚屍。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幕客李拜謝畢。仍繼而出。甫至鄴都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繞其棺。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處不壞。【新齊諧】

明徐仙湄募建關帝廟。所募金貯於公所。旣而採買磚瓦木料。俱經湄手。湄侵用衆責補償。湄曰。只管完工。若不整齊。有罪我受。衆無如之何。開光日。湄忽頭痛欲裂。自言上香時。見帝旁立黑面虬髯將軍。舉刀劈我腦。言訖。死殿台下。【覺世篇註證】

鄴人陳敬。有文名。登萬歷戊戌進士。殿試後。沈相一貫閱其策。歎曰。吾郡有此異

才走人報陳曰。狀元無疑矣。陳亦自負爲元。遂書邸舍屏曰。狀元已定。不必來報。越宿。同榜拉至前門關帝廟。占甲次高下。陳掣籤得中下。乃狂言曰。爾土木形。何以得知我中狀元。而且以籤筒擲帝像。毀訕而歸。次日口生疔。內長白毛一縷。至晚死。榜發。名在二甲末。【感應善過格】

仁和鄉民王某。夏月納涼溪橋上。與隣人談三國志。言及關帝收周將軍事。而笑周爲鹵夫。并摭拾鄉野村談。以資詆訕。是夜夢一神戎服。手執大刀。喝罵曰。爾何人。敢以惡言侮我。本欲戮汝。姑念無知。薄責二十。以示儆。喊叫而醒。醒後兩臂痛不可忍。皮肉紅腫。宛如杖刑。十數日後。乃得坐立如故。【覺世編註證】

舍春柳氏。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於延慶寺關王神而愈。因繡旛往酬之。一年少僧頗聰慧。窺柳氏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咒語誦於神前。名曰回向。偈其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軟不堪輕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而憾之。歸白於父。時方谷珍據明州。因訟於谷珍。谷珍捕僧至。訊姓名。曰姓竺。名月華。谷珍乃召匠氏作大竹筒。納僧以沉諸江。謂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筒。付與禪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

知色是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按神武傳。謂元至正年間事。金嘉會西湖關王廟廣紀亦載此事云。是谷珍女。投僧於水時。關王槎。白馬行空中。人皆駭服。江南柳詞。出錢世昭私誌。特文小異耳。【徵信編】

某婦不孝舅姑。性情好酒食。初舅姑責之。第怒於色。後益橫。咒詛無已時。每飲隣媪家。醉歸。度翁姑不樂。卽先怒詈。舅姑不能敵。每飲食。以所餘給舅姑。夫懦而心不忍。私進酒饌。婦見而擲之。宅左有關夫子廟。舅姑事之素虔。一日。備香楮往訴焉。甫下拜。婦值之。踵至。推二老仆。忽紙鱸烟氣。滃渤滿戶。有聲如雷。舅姑伏地不敢起。少頃。煙散。見周將軍刀刺婦胸。遂斃。【祥雲集】

唐肅宗朝。散騎常侍孟彘。與司農卿蕭黃流有夙怨。欲證蕭不軌。以構陷之。孟廨前有關侯祠。甚靈。因禱所謀之事。濟否。卜玟得凶。又卜之。祠後忽大聲震響。籤飛筒裂。孟知神之怒已也。惶懼而歸。後竟誣奏蕭通逆賊史思明。以席間嘆息之言爲證。蕭合家棄市。孟隨暴死人。謂侯陰誅之也。【關聖全書】

彘謀殺黃流。而身亦暴死。可見殺人者。還以自殺。卜玟時。神多方警之。而彘

知而不改。豈料殺機橫發。一旦方快。覆人之宗。旋悲殞己之命。怨毒之烈。一至此哉。試三思之。果何所利於己而爲此。使當日者平心以揣。忍所難忍。其受用當何如耶。是以君子懲忿窒慾。正是明哲保身處。〔感應善過格跋〕

□ 侯官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浙直軍務。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漢關某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雨暝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周亮工閩小紀〕

嘉靖乙卯。趙文華視師江南。進剿倭於漕涇。大敗。文華因急督張進戰。冀掩敗爲功。張不許。文華怒。思以中之。五月。倭自柘林犯嘉興。張分遣盧堂等。水陸夾攻。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無算。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捷者。然文華論張玩寇殃民之疏。則已上矣。於是逮至京。論死。張上疏辯。不報。竟棄巾。向見明人所記倭變等書。猶有以玩儒罪張者。故略述之如此。帝所示詩。鄭可傳亦載之。唐順之常州關廟記。稱嘉靖三十四年。趙文華視師。帝一再現形於嘉興。

常州。此或文華矯誣之說。應德特阿其意而書之耳。審爾。亦帝自衛國家。非庇權奸也。〔徵信編跋與荊州記及文華事詳利物救民句〕

毛公渡旁關廟。殿宇甚卑隘。神極靈。嘉靖二年秋。日有童子賣餅廟前。一人買餅食。遂透童子入廟。用手巾勒死。盡取餅去。行人偶憇。坐廟門限上。聞泥神周倉云。該孥。關聖云。自犯。坐者驚駭。又見童子死廟中。急前行。遇一人遲徊不進。自訟云。只因幾箇燒餅。害他性命。口不絕聲。衆人知之。縛送於官。以償其命。〔金陵鎖事〕

萬歷丁丑冬。張江陵聞父訃。詔奪情。有編修吳復菴。〔名中行。字子道。武進人。隆慶五年進士。〕江陵辛未主會試門生也。時爲江陵治喪。歎息曰。人生有在三之節。豈有人而可無父。父死不奔喪者乎。吾師何以自悛於心。與欲檢討趙定宇。〔名用賢。字汝師。隆慶五年進士。〕伏關上書。極論奪情之非。先一日。吳叩正陽門廟。關帝座前曰。吳中行。明日有本上達。實撩虎口。但他無顧惜。念吾母老矣。猶得餘生。返故園乎。若奪官貶秩。甘如飴也。疏上。江陵大怨。結內閣票本。吳趙各廷杖六十。遣戍。吳傷重。內肉粉粹。外皮未破。四旗尉曳吳出長安門。以扉舁之而行。共聞空中大聲曰。此天地間正氣。衆大異之。舉首見空際紫雲閃爍中。關帝在焉。旗

尉益駭愕。於是小心服事。而吳於昏沈奄息時。恍見帝持刀斫其臀。膚驚覺而甦。敗肉裂出。遂獲全生。王午江陵死。癸未二公俱復召用。吳復官編修。歷擢侍讀學士。五子皆登進士。自刻帝顯聖錄。【關聖全書】

江陵父死奪情。諸上疏者。比部郎艾穆。沈思孝。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各予杖。兩比部八十遠戍。兩太史六十編氓。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於血肉淋漓中持疏入。一璫耳語曰。君不見諸杖者耶。鄒徐曰。畏杖者不來。亦予杖八十。成都勻五君子皆幸不死。自初逮至終。沈比部氣獨勁。罵不絕口。趙太史杖時親見漢壽亭侯。騎赤兔馬。以刀拖其一股。獨不腐。【西山日記】

呂良方有興化寺。其東邊配殿奉關帝。康熙間。有無賴張某。因病店袒臥神座上。日夕。忽旋風自南來。張遂疾奔城隍廟。至階下。自解其裋。伏地哀喚。如受杖狀。不移時。雙臀青腫。良久乃蹶趨而出。人怪問之。曰。適於神座躲瘡。忽來一黑面偉人。見之。怒甚。手持一紙。送至城隍責處。亦不覺何以隨之而行也。時日猶未落。人咸見之。【秋坪新語】

武家店關王廟前有大槐一株。萬歷間。土門劉某。強採以營室。方施斧斤。根血湧

出。衆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衆賀酒方數行。其僕忽見赤面神。怒目指髮。乘馬操刃。馳驟屋上。警告賓主。出戶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亦疫死。【新鄉縣志】

萬歷末。無錫錢某。慣用藥骰子。串賭取勝。結黨十餘人。誘富戶子弟至。卽用藥骰子擲之。勝則瓜分。後與一年少對局。勝至數十萬錢。偏袒大呼。意氣揚揚。方酣擲時。骰子忽飛迸盆外。錢口鼻出血。仆地死。其黨皆驚以爲中毒。時同邑一大姓。延術士請乩。候久方至。乃關聖帝君也。批云。某處某家有羣凶。用藥骰子誘一年少。吾念其祖奉祀之虔。特往誅其首謀者。乃取骰子三枚。置渠梁上。是以來遲。大姓隨訪至其家。正見羣凶相聚詫愕。命升梯上梁。果得骰子三枚。因詳述帝云。羣凶駭顧失色。旋相繼染疫死。【陳琦太上感應經註證集成】

彭湖港。閩廣咽喉也。把總黃丹山。與百戶李伯花。哨官杜麻。議此港通商甚便。因設市四。市內建關帝廟。可望海。丹山每巡港。皆憇廟中。嘗禱帝佑。開市後。來商絡繹如織。時有三人俱漳州屬。爲首者曰半天飛。市井不逞徒也。見貨物山積。倡議引二人同作賊。晚約關廟會。夜深各竊物至廟中。相顧驚曰。周將軍手取三鐵索。

來縛我矣。恍惚復聽座上神語曰。立將三人細送黃把總。各責打四十。忙遽欲走。旋卻次日。衆見三人昏臥。駭曰。此不似好人。試檢身中。所竊金銀。纍纍猶在懷也。於是縛送官。如醉甫醒。黃把總各杖四十。荷校三月。相傳隆慶年間事。〔神武傳〕

大梁館驛街有關聖祠。將頽復修。衆所施金投櫃中。一穿窬匿入廟中竊金去。環城而逃。日中不能出。衆索所失金。交口誣廟祝。更誣近隣。控之官。幾受刑。衆立於廟門。忽是人蓬首過門數次。疑而執之。以金獻神座前而誣釋。〔西湖關廟廣紀〕

予十八九歲時。在天啓崇禎間。讀書竹巷板橋東之關帝廟中。瞻仰帝像。似在行間。疑是增像。故老云。此舊是雜銅鑄像。今已在高家堰矣。予問何故。故老云。不知何時高家堰。洪澤湖水將傾。勢不可支。彼時掾堰將士。咸見雲霧中。聖帝提刀躍馬之狀。水勢遂退。當事者求其像。與竹巷武安王像甚合。遂欲移其座於堰。卜之許。又以像甚重。委曲移之。卜亦許。委曲者。鑿斷爲三也。嗣後竹巷里人。更塑一像無異。卽今像也。予再詢之他故老。皆如其言。由此觀之。帝不惜法身。以救淮揚百萬之衆。爲國家培命脈。護漕運。功不在禹下。或曰。帝救高家堰之水患如此。可謂拔患於未然。崇禎間流賊決黃河水。滄開封府。人見雲霧中。聖帝儀衛甚盛。較勦

生死。張貢生紀之甚悉。溺死者更雄壯男子。疲癯跛瞽。多出城外立高阜處。人異之。問其何以出城。答曰不知。此等神力。何不防之未決之前。勿使之決。曰此又氣數之難可強者。然而神力有萬萬不可思議者。〔胡從中顯祐高家堰記略。及乾坤正氣錄〕

隆慶間廣平府淫雨匝月。山水暴漲。登城遠望。見一物形似蒼牛。而無角。一足生尾後。徧身火焰照耀。聲吼若雷。跋浪至城下水。又漲丈餘。浸入東門。見者失色。滿城悲號。益以怒濤聲沸。聞更膽落。忽見城頭陰霧中。關帝現身。一足踢倒城門樓櫓。門賴填塞。水不得入。頃之帝騰水上。以刀柄擊物首。物入水化黑霧而去。波恬風靜。一城獲全。男女焚香如雲。歡聲震霆。望空膜拜。見帝雲端縹緲而上。按山海經。水怪曰夔種。出東海中。流波山。入海七千餘里。黃帝時屢致暴風雨。出入爲民害。帝戮之。以皮釁鼓。擊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此怪其遺種耶。〔神武傳及王兆雲客窗隨筆〕

翁煜云。北直廣平府。地勢窪下。形如釜底。康熙七年夏月。忽漳河驟發。大水冲破重隄。城不浸者三版。城中男女號慟。乘屋升垣。危在呼吸。有軍廳胥吏路某。生子

七歲不能言。是日忽指空中大言曰。關帝已將水怪斬矣。衆皆驚詫。俄水退。一城無恙。【季漢五志】

荆州山水驟至。閉城居之。水從關處灌入。居民皆避居城上。越二日。水退。而城內之水。反以門閉不得出。忽見帝廟中紅光一道。直射南門。聲如雷吼。而門關矣。水隨湧出。民賴以生。視南城門。則宛如刀斫而開者。此乾隆五十餘年事。管大鏞述。【事蹟彙編】

高道素重建樂善鄉關帝廟記云。去郡城東南四十里。有鮑塔菴。鮑塔者。宋恭宗時。元兵犯臨江。知州鮑廉死之。此爲瘞骨處也。菴前有關帝廟。創自景炎間。嘉靖乙卯。倭寇犯境肆劫。里中一炬。而鮑菴焦土。帝廟則巍然獨存。入夜廟中赤光燭天。空際有干戈戛擊聲。倭始駭走。其廟當湖。鮑村之民。得庇無恙。【嘉興府志】

順治戊子。江西杜成芳叛兵之攻城也。火城門勢甚危。援將賀國相不能禦。忽雷雨滅火。關帝現身空中。賊驚潰。【施文燭泰寧縣志】

南塘陳忠行六人。以陳六呼之。江右李公。開府忠陽。偶宿廟灣。場關王廟。忠宿三里外。甫就枕。忽夢樸頭牙笏一神將。笏寫一火字。乃指點其去。忠驚醒時。漏下二

鼓喚起衆兵。巡至關王廟。見倭奴廟前放火。兵少不敢戰。乃從廟旁拆牆。救出李公。卽傳四路兵。蜂擁而至。夜殺真倭首級七十二顆。李公大喜。遂重用忠。【金陵瑣事】

沈家廟在漢口鎮。廟祀關帝最古。亦最盛。乾隆丁卯七月十八日災。門已燬矣。神像重大。廟祝計無所措。有涂某者。負像從後門出。置之空衢。火旣熄。衆嘩曰。像無存矣。涂曰。無恙也。我負之出。衆視之。果然。像重千餘斤。十數人舁之。始能動。後門甚窄。涂素跛且弱。不知何以獨力負之出也。帝之靈爽。可思議耶。涂某。漢陽人。今尙存。乾隆丁亥仲冬朔日書。【何飛熊述及乾坤正氣錄】

乾隆庚寅冬。杭城孩兒巷。居民失火。是日風勢甚猛。火乘風力。四面俱燼。中惟帝廟巋然獨存。【事蹟徵信編】

祁縣北白村里。絕險可避兵。正統十四年。虜圍寨。其夜寨中武安王廟刀鳴。民家金鐵皆有聲。衆懼不祥。次日寇解去。夜見寨上火光。及聞人馬聲。疑有備也。【太原府志】

武安王祠。在府治東北隅。奉祀歷有年。舊傳正統間。沙尤寇攻郡城。遙望城中。皆

赤面神兵。寇心懾。遂退。王師從而撲滅之。蓋神陰助之功也。〔延平府志〕

關聖帝廟在拱極門內。迎恩街東。相傳明正德間。土寇劉六劉七作亂。聚衆數萬。攻任邑。城幾陷。隱隱雲氣中。見帝跨馬持刀。往來陣間。賊驚解圍去。〔任邱縣志〕

正德六年。賊首劉六等寇交河。遂掠泊頭鎮。聞之長老云。劉六等寇交河縣。將及城。遙望城上有赤面大將持刀往來。咸驚異曰。城中有神。不可犯。卽率衆遠遁。城中賴以保全。因北城樓有關帝廟故也。〔交河縣志〕

正德辛未。流寇肆劫。自相衛入晉。六月至潞之西火鎮。城中戒嚴。蘇店鎮去城僅十里。萬騎壓境。烟塵蔽天。乃經宿。逡巡而反。莫知所謂。後有被掠還者。言見潞城下有一大人。長數丈。金甲赤面。馬羣嘶策不敢前。忽大風飛走砂石。賊驚竄倒戈。晝夜行二百里。下太行稍息。或曰漢武安王顯靈。〔一申野錄〕

正德六年。文安劇寇劉六劉七等。自上江掠舟至瓜渚。將登岸犯揚州。望見帝綠袍赤馬。提刀指揮。江潏蘆葦。盡成甲兵。遂懾懼趨狼山。會颶風波浪忽作。覆溺盡殄。〔感應善過格〕

寧海文廟前西南隅。二樟特起。柯枝皆如虬龍。千有餘年矣。其在南隅者。猶有異

蹟。往時嘉靖王子。有倭壓境。且攻城垂破。突見漢壽亭侯。提刀躍立其上。儀仗森嚴。倭寇望見。無不驚走。自此寇退。【世經堂初集】

□天台崇和門外有關廟。久圯。廟旁有大木。嘉靖丁巳。颶風仆之。百夫莫能起。僉謂王之靈。舍而他棲也。自是倭頻寇台。戊午夏。賊萬餘直抵城下。大肆搶劫。辛酉四月朔。震電木立如初。或曰。豈王之靈復棲耶。唐憲副戚參戎往祭之。未幾倭寇花街。戚提兵一鼓悉就擒。倭言衝鋒中有緋衣赤面者。蓋王之靈也。於是總制胡宗憲檄新其廟。卽以所立木肖王像。事載毛守朮碑記。【台州府志】

□閩中漳州澎湖港。瀕海多賊警。百總黃丹山鎮守之。夙虔禮關帝。默禱神庇。一日突有倭賊船。躍浪而來。擬掠丁字港。丹山大驚。一時無備。忽見關帝立空中。賊船檣無故斷。橫風迅激。吹捲入港。不得出。丹山從後截擊。擒賊二百餘人。申報。升指揮。澎湖士民。無不頂誦帝之靈應也。此隆慶時事。【神武傳】

□王崇曾關帝廟碑記。萬歷十七年。松滋草寇竊發。兵憲袁督師援剿。駐節太湖。帝顯威靈。寇孽授首。因建廟於縣治之東。【太湖縣志】

□沈賓云。東澗翁晚年居紅豆莊。俗稱芙蓉莊。在常熟縣東南三十里。歲辛丑三月

二十九日。【錢曾讀書敏求記。作辛丑孟冬初旬。】盜劫莊上。是日翁赴李石臺使君之約。入城止宿焉。其夜山莊盜至。而翁無虞。王之靈實庇也。翁復趙月潭太史書云。數日前。敝鄉迎關神賽會。先期王示夢里人云。錢家莊當有警。二十八日至初二。須往護持。遇此方許出會。則此日之得免。與一家之九死不死。王之救護昭矣。方以爲幸。方以爲感。寧復有芥蒂於中乎。【乾坤正氣錄】

雙溪村北大板橋關侯祠。最著靈異。有山寇夜猝至。防守田某者。夢神促之起。乃以七騎禦於湖。斬獲甚衆。【松泉詩集】

關侯威靈感應。載諸傳記。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弼親見之。【五雜俎】

順治初。賀賊犯鳳翔。殺掠甚慘。圍攻八旗屯堡。三晝夜。瀕破。忽賊首賀珍云。見神提刀立於堡門。遂引衆去。居民德之。加修廟貌。【陝西通志】

武廟一在磁窑。康熙十三年。寇攻土堡。設雲梯。三日夜。忽見馬上綠衣人往來處。梯卽仆。寇駭遁。【龍溪縣志】

嘉慶元年丙辰。白蓮教匪徐天德。王三槐等。肆擾四川。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賊犯

川東定遠縣。據飛龍場。縱橫連營八里許。四路焚掠。鄉人惶惶。或踰河。或入城。或築堡寨以避賊。近地一古刹曰萬壽寺。三面據險。鄉人率衆於此築寨。工甫半。賊驟至。附近村市。匆匆無所逃。奪避寨中。男婦千餘人。恐甚。初九日。賊大至。圍寨索馬。繼索履襪。繼索壯丁好女。索殆盡。寨中有踰牆而投賊者。有出寨而他奔者。洵無主。寨垂破。夜賊始退。揚言明日必破寨。衆愈恐。更闌。忽關帝殿有一老書生在帝前呼寨首名。大聲曰。世人不向善。忤逆不孝。拋撒五穀。種種罪愆。觸怒穹蒼。故降此劫。以剪除無良。不死於兵。必死於疫。無限災厄。殄滅生靈。吾不忍爾等。盡受荼毒。故降臨顯示。爾衆欲免此難者。速回心向善。持誦大洞經。遵吾覺世訓。不然難逃此劫也。明日賊必至。寨內人等無恐。其俱守牆。男前女後。各持兵械。毋嘩。毋近牆。離牆三尺。吾以陰兵助汝。言畢。老書生如醉初醒。問之茫然。衆始知聖帝降靈也。次日賊果至。氣焰彌甚。然不敢近寨。遠喊破寨而已。賊有穿紅袍者。怒馬而前。寨中燃礮。打賊立斃。衆賊負屍高阜。坎埋之。樹素旗。書大元帥楊某。日暮賊散。又次日。拔營去。寨中有欲掘坎取賊首級以獻官者。帝復降諭不可。此名白土坪。白蓮賊犯此地名故死。若掘取。則此地人民不安。遂止掘。不數日。有自賊營逃

歸者。問前日賊不敢近寨之故。云遠見寨中有數千人馬繞牆。聲勢震動。賊駭。顧不敢近。合寨男婦千餘人。幸其餘生者。皆仰荷聖帝之宏慈陰庇也。三錫身在寨中。目擊靈異。謹據實直書。布昭神貺云。【定遠縣生員侯三錫記】

臨安沈天熊。一生好食團魚。後右背發一大毒。痛苦不勝。因矢心悔過。發願帝君前。送覺世真經千卷。背毒盡消。【感應善過格】

萬歷初。職方員外郎某。掌山海關事。一夕夢關神降於庭。召而語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抵關。載牛頭七輛。必嚴禁之。不可納也。職方敬諾。驚而寤。及明。卽嚴飭軍士守關。戒無得妄入商人車輛。令下畢。日漸向午。果見有人推七乘車。直抵關下。窺之。皆牛頭。與夢中神語符。於是守衛益密。固不容納。垂晚始推迴。車子曰。此處不受。合載至西邊人喫也。黃埃一起。已失所在。是歲報西國中。犯牛頭瘟死者十之七。而薊鎮燕都畿輔之間。民獲無患。乃知關神所默佑焉。相傳山海關上有祠。英靈夙著。東北賴爲干城。不虛矣。【猗園】

陳耀宗云。康熙四年五月。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信奉關帝。朝夕頂禮。夜夢帝云。明晚五人渡江不可度。若必欲南。我書三字於汝手心。俟彼下舟。付之一覽。舟

子如命。將手中三字捻緊。及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啓手示之。五人忽不見。所留包裹行箱。俱南方瘟疫冊籍之類。舟子至東吳。傳言三字。籬一作簾籬籬。人多不識。吳下人有粘三字於門者。果不染疫。方信帝之靈應。一時刊布。作爲符識。〔乾坤正氣錄〕

丁愷曾云。日照城十字中街。五十年前。止一小龕。祀關帝磁像。每有寇發。吏胥追之不及者。至龕前。往往傾跌被獲。康熙間。邑侯羅公謁府。大盜夜入官署。劫財去。後獲其魁耿三。言靈哉。小關帝像。吾數人出衙西行。至廟前。皆連跌不起。時已知帝不我容。今果被擒。〔關聖帝君實錄〕

浙省一士。有才學。小試輒冠軍。自以爲穩取科第。人亦以館閣期之。偶有扶乩者。適武帝臨壇。生往叩問。乩書云。爾欲問前程。且將一對對來。因書云。紅錦被中。沒盡倫常。呼嫂嫂。生捧硯流汗。伏地不能起。乩云。已代爾對就矣。卽書云。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生面無人色。歸家不半月卒。〔真經說證〕

予大父貞之公。邁母疾篤。嘗割股以療。是夜夢侯示以更生。而陳太君霍然愈。先嚴延叔先生染危疾。百療無施。先慈屠孺人。亦割股以進。復夢侯示祥。而先嚴得

甦。壽至八十有九。先慈亦壽八十。白首齊眉。侯之賜也。【季漢五志】

始遷祖贈待制公。諱叔保。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郡。未有定處。乃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關侯祠。以下居求夢。夜夢侯手授錫器。器中書一成字。覺以告康靖。解之曰。器者器皿也。皿上置一成字。盛字也。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居無錫。而子孫盛乎。公領神意。遂定居錫之許舍山中。命子孫世世奉侯香火。【尤玘萬柳溪邊舊話】

浙人大中丞王敬所宗沐。未第時。肄業野寺。一日。寺僧他出。偶步僧房。戲擊其鼓。忽慢後一婦人出。將欲語。而僧已回見之。遂治酒款王。舉杯言曰。我陰事爲君所見。君必不能爲我掩。此酒與君永訣。刀索在前。任君自用。王曰。我固宜死。容自縊。僧遂鎖閉空室。王見室內伽藍有帝像。禱曰。某無罪而死。如命未絕。祈顯靈救之。禱畢。見周將軍手中木刀忽動。王取在手。重數十斤。將門斫開。舞刀奔出。僧不能阻。王出寺控於縣。一勘伏辜。王後中甲科。任淮揚軍門。親與士大夫言之。【關聖全書】

宗沐。字新甫。台州臨海人。嘉靖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歷官漕運總督。兼鳳

陽等處巡撫。內陞刑部左侍郎。忤張江陵。歸年六十九。卒謚襄裕。臨海縣志入名臣傳。

張尙書磐石。未第時。讀書法雲寺。偶遊方丈。漫以手敲僧門。門隙忽遞一鑰匙。啓之。好女在焉。女曰。公洩渠事。渠將不利於公矣。奈何。磐石踟躕無計。伏案沉思。假寢。夢關聖云。汝無震懾。吾當救汝。第取吾案旁木刀。緊支方丈扉耳。醒如其言。僧忽歸。推門刀倒。立斷僧脰。磐石持刀報有司。詳述顛末。有司曰。此必爾所殺也。焉有木刀而斬人者。置之獄。是夜復示夢云。汝當白有司。取原刀植於庭。令取囹圄中當死囚。伏其旁試之。吾自有應也。再日鞠磐石。磐石白神言。有司勉從之。置多囚於庭。磐石呼曰。關聖有靈。使弟子不致覆盆也。忽木刀自躍。竟斷一盜魁頭。血漉漉庭下。有司大駭。釋之。焚其寺。放女歸。申文報當道焉。【烏衣佳話】

赴北京路中。有關帝廟。廟僧多奸淫不法。適有二孝廉。北上會試。日暮投店。弗及。主僕四人。往借廟宿。頃見廟僧各出門去。門已鍵矣。孝廉怏怏。不喻其故。二更後。廟中一婦出。曰。相公來此。命難保矣。二人聽之失措。急跪伏帝前。比衆僧回。卽將孝廉所帶僕馬。一一殺死。謂二孝廉曰。非我欲害公。實公自投網也。今勢不共生。

請問欲全身乎。欲碎身乎。二人號咷無語。忽見關帝鬚眉俱動。起身喝曰。周倉何在。霎時廟中衆僧。頭盡墮地。二孝廉仰視帝像。欠身尙未穩坐。今遺像仍在。二孝廉後建崇廟。遷像祀之。【神武傳】

按三案相類。而所載各不同。是編之可惕然。天道禍淫之速矣。

○遵化一鄉官。一日詣巡撫塞理菴處云。某有一事。願公准行。言畢長跽。持一紙求批允。乃欲得關帝祠基。廣第宅也。理菴云。關帝忠義護國之神。豈可奪其香火。地此必不可。鄉官求愈切。公持之益堅。後鄉官竟占祠後地。時無子。後連生數子。俱無後。竅而死。塞少保與予言。【袁中道珂雪齋見聞隨筆】

○崇禎乙亥。上在宮中。卜流寇於關帝。降筆云。惟吾佐漢。生受侯封。忠英不泯。三界咸通。皇明天子。尊寵益隆。加封帝號。崇祀深宮。五彰顯報。屢靖兵烽。生民多厄。自南自東。文完不完。門內之蟲。半走林下。兩點在中。目難全並。重耳相逢。雲連川水。主母無窮。吾今越里。不必洵洵。吾奉上帝。掃蕩羣凶。橫三順四。乃可成功。乙逢水火。征滅無蹤。氣運未盡。歷數未終。願言聖主。允執其中。上見帝筆云云。語多未喻。命羣臣誌之。以俟後驗。【神武傳】

崇禎十二年歲杪。上於宮中符召天將。曩叩以來歲事。無勿應者。至是召久不至。良久。帝臨牘云。天將皆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尙有未降生者否。牘批云。惟漢壽亭侯。受國深恩。不肯下降。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文秉烈皇小識〕

甲申三月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伏魔廟杆。忽自中劈。〔同上〕

憶予乙未叨進士第。卽夢謁一宮宇。彤廷闕敞。檜柏蒼葱。睹王端冕坐殿上。旣而除知夏縣。夏解屬也。以事如解。謁王祠。宛然夢境。心甚異之。尋丁外艱。入登烏台。出守青郡。謫倅江西之寧州。前後十八年。轉知解州。始信前夢示兆。不獨爲宰夏徵已。〔徐祚重修常平武安王廟記略〕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入宮殿。上坐尊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面。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倦在號簷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髯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爾謂塗抹其面。我便不認識爾乎。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武廟。一拜。

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新齊諧〕

嘉慶辛未。予兄登榮。官九江後營守備。教場馬道收馬處。高坡一帶。坡邊卽帝君廟門。奉花鎮臺諭。將高坡劃平。以爲軍校收馬之便。工告竣。一日。李千總得富。校場操兵。二人方鬪。籐牌。一人仆地而斃。僉謂平昔私讎之報。方喧嘩間。忽死者起立。跳躍至演武廳。持公案硃筆。大書吾關聖帝君也。可恨花連布。無故動我土。復跳躍至廟內。神案前地。僵臥如故。花鎮臺率將校。虔具香楮。泥首謝罪。逾三日。方甦。問其故。云鬪籐牌時。瞥見半空中。金鎧天神。一揮手卽暈絕。又問演武廳題字事。茫然不知。此兵並不識一丁字者。予時從兄在九江。目擊其異。連布花鎮臺名也。〔李孝廉證華記〕

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關王廟。甚靈。武襄駐節禱之。且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貼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峴崙關。敗智高。平邕

管及師還。如其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潘永因宋稗類鈔〕
萬歷二十五年。操兵祝容等。應調討播州逆賊。得關聖神兵助。遂克之。邑人梁問
孟。征南凱旋。感應碑記云。己亥歲。播州逆賊楊應龍。於季夏二十一日。取四川偏
橋東坡等五寨。殺白石口官兵三千。又取綦江縣。殺樊參將等官。猖獗陸梁。肆行
無忌。天子震怒。命中丞李公化龍。統攝戎車往討之。徵調官兵。尅期擒伐。先是我
新鄉操兵祝容等。應徵之日。雖急國難。實懷恐懼。乃禱於武安王。懇祈默助。越明
年庚子端月。進兵直搗虜庭。每遇攻合。輒見神兵。若恍若惚。日耀雲從。逆賊倒戈
喪氣。六月六日生擒楊妖。檻送京師。而巴岷肅清矣。〔趙開元新鄉縣志〕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淄川廩生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頭馬來。云請赴試。
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吏去。路甚生疎。至一
城郭。壯麗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廡。宮室宏敞。上坐十餘顯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帝
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
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
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

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卽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躡躡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卽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外。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旣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旣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聊齋志異】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某憲臺素嚴暴。巡方至州。施憚之。乃具酒醴。乞神力於關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辱。方禱告。汪指揮猝至。大笑曰。爲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饌餉我。我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卽亂取神前酒肴大噉。侮慢而去。施大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首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亂。全

圍皆脫。施信手射。九矢皆中。受上賞。汪細責六十棒。幾斃。【現果隨錄】

■ 裴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生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並。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公言。卜於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於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枚往蘇州。阻風於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壩。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鬢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新齊諧】

■ 寧波府南鄉。地名沙港口者。有尼菴。中小殿奉佛像。前殿塑關聖周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有鄞縣兩差。因催糧。夜過其菴。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地離城四十里。雨夜荒僻。必宿此矣。尼不得已。具蔬食款之。中夜竟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焉。天將明。方整衣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兩差旋覺頸痛。行

未數里。同仆於路。行人驚扶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遇周將軍揮刀之狀。言畢氣絕。兩頸俱折。遂報官入殮。【果報聞見錄】

伍元功見境內石子嶺關夫子廟傾圮。倡衆修葺。誓不分文苟。廟成。每月朔望。集遠近長幼。宣講律條。復演講覺世寶訓圖說。夢關夫子賜牌坊一座。上書兄弟科甲四字。後生五子。兩成進士。一登賢書。同時實心佐理有劉諸生名政者。其後亦昌。【祥雲集】

徐踐義長治人。販潞紬至京師。見關帝覺世垂訓。敬信甚篤。每逢朔望捧誦。謂大有裨於身心。不敢輕視。一日得家信。知其母忽患癱症。不能起牀。義許刊施帝訓萬卷。祈母病愈。康強壽考。遂於京師印施。甫施畢。將起程旋里。又接家信。言母病已愈過半。及到家。竟霍然矣。後享高壽。【關帝寶訓增註】

錢塘夏綸。虔事武帝。乾隆乙丑。重刻覺世篇註證。自序云。原本疎儉。未足悚人觀聽。前後近徵輿論。遠採稗官。飾其鄙俚。芟其誕妄。雷同得報。應確鑿。爽人心目者。增入四百八十餘條。足以鼓媵修。砥薄俗矣。後以子銘嶧貴。封如其官。【勸誠類鈔】

不孝子某。性儇薄。肆口雌黃。父早喪。母嘗勸以因果報應之說。反斥爲誕妄。詆詈其母。距家百餘武。有關帝廟。見廟壁覺世寶訓。乃曰。此腐儒捏說耳。何足信哉。母聞而戒之曰。勿侮聖言。侮聖言者。死有餘辜也。子怒。拔佩刀欲犯母。母閃入廟。子持刀將入。周將軍從旁躍起。揮刀砍子死。【帝君寶訓全圖】

福建林如錦。好行善事。每日清晨。必虔心朗誦覺世真經三遍。刻送萬卷。餘事無大小。信奉遵行。後兩鄰回祿。獨林屋如舊。門多吉祉。人咸謂持誦之休徵云。【寶訓圖說】

陝渭唐茂才。辦鹺折野策蹇。跌彎兩手。五載未愈。忽見帝真經。發心持誦。久而不怠。諸疾悉痊。因敬梓廣行。以誌靈感。【關聖全書】

松江朱維屏。刊播真經跋云。屏於癸丑暮春。將遊甘肅。自松至常。寒熱交作。約六晝夜。勢漸沉重。默念平居敬禮關聖。力疾登岸。拈香虔禱。矢願奉持覺世真經。並梓印千卷。廣勸世人。願甫許畢。病卽霍然。因得到甘。平善回家。是知聖帝在天之靈。憫念世人。稔惡者多。積善者少。爰降筆覺世真經。指點善惡。共登覺岸。屏以客途。猝邁危疴。寸念之誠。親見立效如此。敬述緣起。以勸世云。【攻心居勸善錄】

■紹興朱啓元。艱於子息。納妾數人。並無所出。費多金。服種子丹。遇廟求神。迄無應驗。後奉關聖帝君甚虔。時年已六十一夕。夢帝君示以覺世真經。諭令刊印五千卷。廣爲施送。當佑汝有子。醒卽敬謹印送。逾歲果得一子。【關帝寶訓圖說】

■仙居縣王竺。生兒名淨。四齡而殤。竺想兒哀痛。倡約同志。注感應篇。陰隲文。覺世真經。多引報應。冀覽者速於悔悟。每日早起。虔心持誦。遇善事必行之。惡事必改之。並倡議建育嬰堂。收養棄孩。神像前籲求亡兒。再投母胎。妻果有娠。夜夢至黃巖縣定光觀。抱兒淨回家。旣覺胎動。生子宛若淨。兩生一體。骨肉重完。【似續集驗】

■吏部郎劉登科。居官忠誠。五十無子。默祈帝前。許刻覺世寶訓五千卷。如數印施。畢。是年生一子。次年陞遷三品。【聖有謨訓】

■章先喜。數代單傳。年近七旬。忽腰下患疽成漏。蛔蟲從疽出。醫謂已透內腑。藥餌無靈。已八載矣。其妻有疾。久不孕。叩帝默祐。愈疾生子。願印經訓。以廣聖化。嘉慶二年正月。印施千帙。未三月。疽忽收口全愈。妻亦有身。次年二月生一子。【同善堂經訓應驗】

宜興周廷昌。性純孝。父素羸弱多病。侍奉勤謹。每日焚香。虔誦覺世真經。并印送八千卷勸世。祈延父壽。忽夢帝語曰。嘉子誠孝。已增乃父壽矣。未幾父疾瘳。精神康健。年逾九十。【寶訓圖說】

易重巽。患病成瘵。所在禱神祈佛。終無應。因持誦聖經。并刊印八百卷。令子弟遍貼通衢廟壁。并擇信心親友施送。忽有道人踵門化齋。自言能療此疾。延診之。袖中出丸一粒。配藥調服。是夕酣寐。次日即瘳。遍尋道人。杳不知蹤跡矣。【同上】

劉人善。關中人也。生背瘡。腫痛難忍。漸至腐爛。呼號之聲。達於室外。發願刊施覺世真經。祈除病增壽。即命其子鳩工刻印。俄痛止。腫消。腐落肌生。三日即愈。病起。每日焚香持誦。雖老不輟。壽至期。願見子孫登第。【同上】

秋浦江文質。誦持真經。願印施勸善。爲母祈壽。乾隆五十八年。母患咳嗽。心神不安。文質夜夢拈香。行至帝殿外。帝傳入。葡萄叩殿下。帝曰。爾乃愚民。念爾誠信。賜幾句淺詩。爾纔得解。且起立。詩曰。觀爾生平善念多。天宮有報莫蹉跎。從茲常寶吾經訓。默佑慈闈起宿疴。以黃紙大書。協天令化身。開方與江文質。文質即奉令往山。求化身佛。蒙邀月下仙。賜藥方。詩曰。仙方扁鵲舊留題。歸芍雲苓杞麥齊。玉

燭一枝。生遠志。棗仁百子見神奇。覺後驚異。遵方配劑。母服。是夜咳止神安。未數日康健如舊。【同善堂經訓應驗】

洪州宋之楠。自幼虔奉覺世真經。每晨莊誦。寒暑無間。官至中丞。猶黎明卽起。先焚香持誦。然後理事。凡僚屬晉謁。常舉經中語。諄諄誠勉。復刊印廣布。命巡撫分給州縣。勸化紳士。十餘年如一日。子茂學登進士。孫卿正卿任。俱膺高第。【關帝寶訓圖說】

張國祥云。長洲顧舉人蘭。會試寓京邸。得寒疾甚危。呻吟枕上。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病勢若此。深以爲憂。見臥旁懸關聖像一幅。乃於枕上默禱庇佑。願刻送真經萬卷。朦朧間見神來呼。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語之曰。汝無憂。至晚且出汗。卽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像事之。【庚己編】

錢盈順天人。貿易爲生。最敬關帝。凡有疑難事。但趨赴正陽門求關廟籤。以決行止。一日移居。鄰言此房甚凶。夜有狐魅。人盈不答。於廳中懸關帝像。几上供帝寶訓一冊。晨起焚香。跪誦一遍。僕婦登樓。見羣狐迤邐。乘月色遁去。再無影響。且事事如意。人皆以爲敬帝之報。【覺世寶訓增注】

■姑蘇周槐。敬送覺世真經圖說三百卷。災消病滅。其姪廷瑞。敬送一百卷。求子得子。母魯氏。敬送三百卷。求壽得壽。廷瑞又患紫雲瘋。敬送二百卷。又助刻關帝靈籤六十四籤。有人指示於張油巷大士菴。尋購瘋藥。服之而愈。凡有人矢願印送是經者。力善奉行。誠求必應。但不可久懸年月。恐干神怒。周槐敬述。【關聖寶訓圖說】

■山西馮時茂。敬奉真經。持誦無間。後因公務至老馬嶺。遇一虎。如飛而來。時茂惶恐。卽默誦此經。復望空虔禱。願刻真經五千卷。虎忽掉尾而去。若有人驅逐者然。【帝君寶訓圖說】

■任佐字廷輔。性端方正直。里有關侯廟。夙著靈顯。佐童年讀書廟中。時時祝侯前。以忠義自矢。生平不作一非理事。故終身屢蒙侯庇。景泰庚午科。任佐秋試。棘闈火烈。焰燭天。勢若燎原。佐倉惶驚愕。不知所出。恍惚見侯掖佐擲牆外。得不死。應科士俱被焚。生者僅七人。事聞上。愍之。恩賜及第。佐與焉。累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奉命赴江南。舟次徐州下洪。兩岸皆石。水勢衝激。舟觸之卽碎。時佐伏几假寐。夢侯來。欲有所言。未及語。忽聞舟裂聲。遂驚寤。見他舟皆觸巨石覆沒。佐舟獨完。

後以御史持節按陝右。適固原土賊滿四。據石城作亂。勢猖獗。殺傷吏民無算。官軍進討弗克。佐與都憲項忠督軍七萬人。合戰不利。伏羌伯毛忠陷陣死。寇益張。佐忽見侯。怒馬提刀而來。呼佐曰。無恐。吾助汝。時狂風大作。賊奔竄。佐督軍乘勢掩殺。斬俘略盡。遂平之。論功賞賚有差。晉佐爵命一品。及歸田。追感侯庇。重新侯廟。金其像。思題一聯。以彰侯靈。句未就。苦思倦寐。夢侯曰。三分螭鼎辭金章。顯揭匡王誅僭義。佐對曰。五夜麟經燃寶炬。隱寒賊子亂臣心。因刻石侯廟。誌顛末。縣令姜洪所撰也。碑今猶存。【李烜廬縣志】

嘉靖中富平忠介公楊爵撰帝君廟碑云。生值衰漢。鼎祚將移。扶真抑僞。拯弱鋤強。振威德於宇內。留令名於千古。原其所以至此者。皆一念忠貞所致也。危迫之際。秉燭達旦。顛沛之餘。知有故主。是心也。與古聖哲。致嚴幽隱。而之死靡他者。何以異哉。撰訖假寐。夢帝君面諭云。往昔紳士。率以崇詞閎議。歌功頌德。無一愜予心者。爾文字不滿百。道盡平生苦衷。可謂知己知心。忠介公寤。而述於親友云。【關帝志】

厲汝進記云。嘉靖丁未。汝進在諫垣。以直言忤時宰。被謫滇南。至己酉。行及中途。

置眷屬於岳陽。乃攜幼子赴滇。封妻孺人。慮貴途險阻。且旋復遲之。晝而瞑目。憂
澳間。見神者紅服。糾紅驥。示之曰。爾勿憂。夫將至矣。吾當還往。有吾照拂。妻驚懼。
不知神之爲誰。汝進回。具以所見告。進卽焚香拜祝曰。進何忠直節義。能感神如
斯。願圖無負神庇。庚戌春。時宰竟搆陷。罷斥歸田。進因謁先塋。見神廟宇無存。始
知被燬。已四月矣。因走告州守。擴而大之。先後歷十七年始竣。〔灤州志〕

厲汝進字子修。興慶屯人。爲戶科都給事中。疏劾相嵩。廷杖八十。謫滇南典史。
孺人憂險阻。恐不測。夢關侯縛紅驥。謂之曰。爾無憂。吾佑爾夫。不日至矣。嵩復
搆以計典斥歸。〔蔣超續灤志〕

淮安沈坤。性粹樂善。虔奉關帝。年大比。坤祈帝示闈題。一友詣其家。竊聞之。掩口
去。卽擬七題。潛置香爐下。次日。坤焚香見之。喜曰。帝賜也。依題擬之。及入場。題果
合。放榜中式。其友被落。後坤狀元及第。〔關帝全書〕

天啓壬戌會元劉必達。丹邱人也。丹邱有古道院。東偏帝祠四楹。劉幼讀書院中。
對帝謹恪。志欲新帝祠而未果。時見帝夢中。相督課甚力。後躋貴顯。永懷帝德。輒
肅然起拜云。〔神武傳〕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河南土寇師尙詔。襲破歸德府城。聚衆數萬。將西攻睢州。睢陽衛掌印指揮湯易。素有勇略。挽弓十石。聞寇至。將率兵禦之。禱於宅東關聖廟。夜夢關聖來。諭曰。借爾弓矢。爲爾破賊。詰朝。卽以素所用弓及三矢。獻廟中。寇過睢陽驛鋪。共見關聖在雲中。乘赤馬。挾弓矢。向東南指。賊皆下馬羅拜。刀不敢西。遂向東南。破柘城鹿邑。適兩省會勦兵齊集。賊勢方銳。倏而風沙大作。陰雲中。若有旌旗戈矛相助。官兵遂乘勢奮擊。賊大敗。遂平之。至今百餘年。弓矢尙懸廟中。相傳有人乘夜入廟。盜取弓矢。及明。盤旋不能出廟。自云見黑面將軍。以刀背擊之。立嘔血死。【關帝志】

郎子機字懷山。嫻武略。選爲池陽營材官。萬曆間。會勦英霍二山賊。機家敬祀關壯繆。忽見夢云。汝父子當同陣。戰必勝。機以神言。父子遂隊行。臨陣。惟見赤面者。勢莫敵。卽機父子也。擒諸賊獻俘。兵備道馮叔吉敍功。提授守備。固辭官。終老杏花村。子十二人。皆能武。【杏花村志】

萬曆己丑二月六日。繼高會皖城劉公尙志。祀海出洋防汎。是日五鼓。忽夢關公。儼然張弓。東嚮而射。若有所指示者。夙興拜曰。仗公神威。倘有俘馘。當飾廟貌。勒

石以謝靈貺。既而三月。連收花腦浪岡二捷。夢之先兆。於是徵矣。憶繼高十二齡時。公授夢諄諄。若將盡生平而教戒之。及丁倭亂。每於臨敵。仰天籲公。勇氣自倍。凡所經歷。悉符前夢。繼高蒙公之護持。非淺矣。辛卯冬。得馬遠所作遺像。敬礮之貞石。書此以誌公之靈蹟云。〔侯繼高金山衛摹勒關公像記〕

余生平嚴事帝。屢有神會。範金爲像。出入奉之。甲戌秋。分憲曹濮。乞靈整旅。荏苒氛靖。建節州城。內外三祠。爲文以紀其自。憶楚黃友人朱咸一。曾爲予言。萬歷間。雲間侯大將軍繼高鎮浙時。於二月六日。誓師出洋防江。夢帝指示。遂獲花腦浪岡二捷。後礮帝像於粵。用昭德祐。蓋宋馬遠筆也。予奇其事。冬杪。遣力迎石木像於咸一家。既遣。流賊犯汝陽。道中梗。乙亥首春。予督數道之師。設防於曹單。上下三百里。黃河順流之北岸。先是元旦。予卜籤於帝。有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之句。時已陰有所指。然風鶴杳如也。比賊騎數十萬。薄陳宋。相距咫尺。殺人如草。烽火如晝。孰孰治纜筏。爲北渡計。予枕戈椎甲。衣不解帶者三旬。仰藉神麻。出奇獲醜。收艦緝奸賊。偵其有備也。引而去。曹單一帶。幾無異於花腦浪岡。亦爲二月六日。而所迎畫像。適從間道浮江。歷淮至。若有翼而護之者。因藉雲間名

手。顧君公彥。重勒於石以傳。且以見萬古忠靈。與奔走禦侮之臣。無時不相昭格云。【冒起宗摹勒關聖帝君寶像碑記】

萬歷己亥。江西郭子章。以待郎節制四川湖廣貴州三省兵事。承命征討。大將軍劉綎。督川兵先發。子章夢關帝曰。來年六月二十一日當平播。今年八月西山崩。地湧可驗也。公且勿洩。我自助公。子章醒而喜曰。關王佑我。必大捷。六月入黔。蒞任。酋賊應龍。以綦江庫銀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老弱者殺之。投尸蔽江而下。水盡赤。退屯三溪。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曰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一半。長一里。其下沖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山五座。高聳二十餘丈。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山內聲如雷。略聞鼓樂。如此十數夜。至十八日乃崩。報到。子章喜曰。此平播兆也。衆不知。郭亦不明言。王告之故。未浹旬。而綦江捷至。庚子正月。子章駐貴陽。集各路文武官於重慶之關王祠盟神。子章曰。今春夏殲賊必矣。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三萬。初劉將軍綎。父保。夢王授刀法。至綎。皆以大刀名世。綦江自東溪入播。盡峻嶺茂箐。內有柵木峒。最險。賊遣頭目穆照等。盤據三峒。劉綎十五日。驅兵上高嶺。蠶叢鳥道。心甚惶惑。馬上默叩王佑。以所帶關王

籤卜之。得籤云。新來換得好規模。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亨衢。綆大喜。獲鄉人引路。直抵柵木峒。穆照迎敵。照見綆。儼若關王。駭曰。天神也。敗走。遂破柵木峒。山羊峒。蘭臺峒。賊不敢敵。各酋潰。照匹馬西遯。綆戰於九盤。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此賊前門。萬峯削天。中通線路。綆下令。從閒道進。盡懸岸峭壁。衆軍不能上。綆曰。關王之示。不可不信。俄崖壁中。隱現大廟。門懸金字匾。書關王英烈祠。綆告衆曰。廟可立。人不可往乎。乃攀藤魚貫而上。其廟俄不見。大兵已至嶺。衆詫曰。何嘗有廟。此王指引也。遂破柵而入。四月朔。兵屯白石。應龍聞綆兵至。驚曰。其神助乎。不然。何能飛渡至此。率各苗死戰。綆與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攻。至養馬城。又與南川永寧路協攻。應龍走龍爪海雲囤。海雲囤者。賊倚爲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也。至是亦破。遂壓海雲囤爲壘。十三日。又破青蛇囤。十六日。又奪落濛關。兵至大水田。焚桃溪莊。應龍勢急。與子朝棟泣曰。瓦解矣。上囤死守。初五日。綆身先士卒。破土月二城。應龍窘迫。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駭散。應龍提刀巡壘。見四圍營火燭天。泣謂妻孥曰。汝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矣。翌日登囤。破大城。各將奪首功。應龍同愛妾縊死。放火自焚。吳將軍廣擒酋子。

朝棟及妻田氏。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露布以聞。與關王夢諭不爽。子章感王庇祐。建祠署中祀之。【神武傳】

京師宣武門外之東。舊建興隆菴。祀帝者。香火不亞諸祠。迺歲久爲風雨所侵。棟宇漸圯。甲申春暮。寇陷都城。容城居士楊公范。避寇茲庵。羣賊索之急。公夜禱於帝側。帝佑公得脫虎口。公久謀所以。聖茨而垣屏之。於丙申秋。捐金倡首。諸善士王公嘉謨等。復共襄之。廟貌煥然一新。【王宏祚重修順天關帝廟碑節錄】

始祖諱勝。鳳陽定遠人。明太祖舉義旗時。避亂渡江。風暴作。波浪兼天。同行舟盡覆。公恍見漢壽侯隱隱在雲中。浪息舟平。竟獲免。遂命子孫世世奉祀焉。【雙溪釣叟筆記】

慈人劉尹鶴。爲諸生時。館於樵李孝廉胡其久家。夜夢鳴榔巨波中。迺生平目未睹者。俄而溺水不能出。關帝以刀提之。獲全。醒未解所謂。後萬歷辛卯。領鄉薦北上。舟次黃河。夜甫沉睡。而舟漏水溢。見關帝促之。始驚覺。已臥水中矣。適同試者過而拯之。爲解衣換舟。得不溺。時舟次所見。與夢境盡合。於是始信休咎有定數。而益見帝之靈。無在不顯赫矣。【關帝志】

■ 佟國相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佟入拜謁。大爲修葺。今煥然猶存。【新齊諧】

■ 海寧馮惕安銘端直士也。居邑朱橋里。乾隆己丑六月晦。偶因事攜炬入市。道經石梁。失足墮水。時淫雨初霽。濁漲平隄。旣入深淵。昏黑中恍若有舉之者。一聳而上。適旁有敗舟覆水面。以手捫得舷邊鐵環。始知身在波濤。大驚呼救。居人尋聲集援。乃免。先是惕安夢帝袍服端坐。召周將軍至。如有所指揮狀。解者謂帝嘗決漢灌軍。以周將軍素勇於汭。故豫諭以拯溺也。惕安感帝默佑。徵信編之。成。特發願助刊云。【徵信編】

■ 諸生李藻。縣西苑水鋪人。萬歷四十年。四月內。以暴病卒。鬼使縛至城市。遇關漢壽侯。叱鬼使散。解其縛。送之歸家。藻果甦。歷言之。因自建一祠以祀。後由歲貢任河南府訓導。【武安縣志】

■ 山左庠生張大美自述云。美患時疫卒。魂遊鄆都城外。適見聖帝車旗擁至。拜哭

不已。帝呼而問曰。生死定數。汝何獨慟爲。美泣曰。有八十老母在堂。無人奉養。故悲慟耳。帝卽退殿。俄復升座。呼美曰。汝孝心可憫。吾奉上帝命。延汝壽一紀。可復生矣。復賜茶一杯。且語之曰。吾廟徧天下。所懸柱聯多矣。無如吾意者。吾親作一聯。汝還陽當爲吾廣傳之。因口授美。美拜辭還家。業已殮。猛呼啓棺。備述於母。亟新帝廟。以誌神惠。工未竣。而聯遽忘其半。尋思不可得。遂復病。且以目盲爲憾。一日。母出市藥。路遇青衣人。授柬囑付其子。母曰。吾子已失明。不能展視。青衣人曰。此卽醫方也。汝子見之。病當愈。乃持示。美啓之。兩目忽明。卽前半聯也。病由是愈。合家焚香敬謝。遂刊獻之廟。並述其事告人。願廣布焉。聯云。數定三分。扶炎漢討吳伐魏。辛苦備嘗。未了平生事業。志存一統。佐熙朝伏魔蕩寇。威靈丕振。祇完一徵信。編完作還。當日精忠。【正陽門外廟楹聯跋】

夏太史力恕。孝感人。康熙庚子。夢謁關帝廟。帝諭之曰。廟聯多不愜意。如三分忠義等語。適足好痛。好爲作對。將元爾矣。授以巨筆。夏書云。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於斯乃聖人。帝稱善。醒誌之。敬書鐫板於廟。是科鄉試第一。【秋證叢話】

寧邑洛塘里。有接濟庵。內關聖殿。係里人陸真如先生建。陸名鈺。萬歷戊午舉人。

入闈之日。構思未就。當晝假寐。夢帝降號舍。持一握筆擲板上。鏗然有聲。驚覺。文瀾頓湧。一揮七藝。榜發獲雋。主司評其旁曰。如有神助。陸因立願建殿。計偕歸。忽忽忘之一日。方送客出門。空中見帝舉袖一拂。堂爲立傾。陸大駭悟。卽撤堂材。創廟。長老爲道其事如此。【徵信編】

蘇州葑門彭氏。乾隆二十九年。於見山閣設壇迎鸞。時長洲學生彭啓耀。館於閣下。與弟子二人扶乩。爲鬼所憑。語無倫次。乃設文昌畫像。與弟子禮誦玉局心懺。祈神默佑。越三月。遂蒙關帝降壇。其降壇詩曰。烈烈英風起。乘雲控紫駟。赤心歸漢老。浩氣與天游。授敕巡三界。降魔偏九州。平生何所事。志在讀春秋。又示諸生曰。子等前日扶乩。被魔暗擾。此魔名業魔。凡前生有業障者。皆得而戲侮之。今幸智慧時開。皈依正教。我已遣將掃除。無復疑慮。自後當潛心體道。專志讀書。讀書之要。以實行爲先。文藝次之。其於富貴利祿。切不可存僥倖心。僥倖之心。一萌。爲臣必不能忠。爲子必不能孝。忠孝衰而人道廢矣。有志修省者。可不自勉乎哉。自是彭果疾瘳。【帝君全書】

關帝靈感錄跋

我國自鼎革以還。風教驟更。固有之道德日喪。思想之趨向益歧。以是二十年來。水火刀兵。瘟疫之災劫。亦與時而俱深。生民之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一、二有識之士。睹茲紛亂。未嘗不思有以挽之。卽今之提倡新生活。亦其一端。無如流毒已深。莫可救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揆厥其源。總由不重古德。不信因果之所致。而罪之所歸。司教育者。固不得辭其責也。長此以往。竊恐天災人禍。正方興未艾矣。余生不幸。遭此末劫。二歲喪父。幼失庭訓。所幸本性未泯。屢閱遺藏經書。輒欣然存廣播之心。此亦先人之遺志也。近歲設書局於申江。所出諸書。固皆關乎勸化者。去年夏。承西川龍公漢靈惠我關帝闡化編一部。捧誦之餘。嘆未曾有。蓋亦出自徐白舫太史之手選。【因本局去年出版徐太史所輯之物。猶如此。初版二萬部。今年又出戒殺弭劫編二萬冊。并太史家書等。均大受海內人士所歡迎。】是書以覺世經之文爲綱。旁引聖訓。以資發明。更博採諸書之靈感記。集爲大部。夫以我

聖帝之威德。與歷來之靈感。爲村童牧子所共知。固無庸贅述。惟帝素以忠義爲心。故靈感記中。亦惟關乎忠義與否之勸懲爲尤切。世人苟天良未泯。展卷誦讀。則愧悔之心。自必油然而生。是卽有止惡脩善之望。以維持世道。因書將出版。故附數言於篇末。冀與往年所輯之觀音起信編。【三年以來。共印行八萬冊】並行於世。非敢邀福求名。實所以行素心。而願聖訓之普垂海內也。時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冬月寒世子鄔崇音謹識



敬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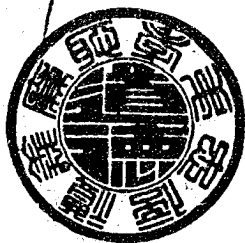
初 版 合 印 本 書 芳 名 錄

陳崇慈君五百册 龍漢靈君三百册 徐均和君三百册 陳贊良君二百册 鄭繼武君一百九十二册 蔣錄經君
鄧忠元君 閔子章君 羅正倖君 張仲友君 以上各一百册 宏善書局五十四册 南昌大世界四十五册 湯雨
蒼君四十二册 劉榮親君 衡明禮君 何地利君 以上各四十册 郝彥明君三十二册 藍實君二十八册 馬洗
凡二十三册 朱壯行君 范孝先君 賴養吾君 何紹先君 王代俊君 羅興炳君 馮正甲君 王世贊君 高顯明君 袁
竹軒君 以上各二十册 王德鈞君十九册 國學專修館劉大珍君 孫甸侯君 林萬紫君 以上各十六册 何
春園君 十四册 韓畫卿君 李雪晴君 孫存元女士 曾士奇君 以上各十二册 何崇善君 萬良誠君 盧安壽君
孫伯川君 汪靜生君 楊瑞基君 田順培君 以上各十册 潘復常君 張敬齋君 彭梯青君 成士傑君 葉仲川君
以上各八册 梁聖慈君 馬仲淵君 吳濟湘君 雷裕隆君 饒錦文君 羅克勳君 何雨帆君 馬文彥君 以上各
七册 王仲陽君 霍列五君 王昆田君 以上各五册 林志得君 周瑞亭君 周蔭庭君 周英庭君 賀東洲君 郭鼎
楠君 李警美君 王梅岩君 李子澄君 李戒莊君 黃松潛君 帥誠意君 劉定宥君 張錫之君 張慶發君 許君 藻君
盧乾利君 孫里清君 佛學書局 趙華輔君 廖真伯君 尹清逸君 在爰居士 傅瑞昕君 鄒鍊仙君 袁位成君 同吉
莊 鄧定儀君 陳昌炷君 林金捷君 李靜閒女士 李聖護君 喻至金君 鄭長波君 馬一善君 羅遠懷君 張煦茲君
趙有南君 楊蓬安君 張錦銓君 劉伯堯君 盧崇德君 李南勛君 王祉欽君 林泉晴君 李仲芳君 劉樸然女士 向
華清君 劉信清君 唐建之君 蔣陞林君 鄧有常君 林崇茂君 曾承先君 楊萬興君 熊悟性君 李靜源君 以上
各四册 林景瑞君 劉長惠君 章琴泉君 天曦法師 潘梅卿君 以上各三册 褚雅山君 鄭鴻榮君 以上各二
册 張福山君 朱立堂君 陳麟書君 周璜浦君 黃蘊山君 徐詠春君 易興權君 曹天申君 楊楚丞君 寧西亭君 陳
炳森君 牛天然君 宋繼善君 王樾生君 胡鍾乾君 韓道垠君 孫存德君 施兆彬君 楊士元君 車寶壽君 以上
各一册 增補合印者 羅伯昭君二千册 朱翼才君一千册 隨喜子君壹千册 劉俊千君五百册 李如璣君一
百十册 席雲生君 陳雨蕓君 薛永鑫君 以上各一百册 徐蘭蓀君七十册 歐堂光君六十六册 郭曉嵐君六
十册 陳晏亭君五十册 蕭化成君四十五册 楊執君三十册 吳順安君二十册 李永儔君十五册 趙雲龍君十
册 劉宗一君十册 孫勉之君八册 朱善昌君五册 陳法尊君五册 官雲音君四册 廖保齡君三册 一善佛堂二
册 吳體修君 安介甫君 王藹人君 郭培元君 施贊周君 雷明運君 施子祥君 吳遵法君 林震廷君 吳楊明真女
士 以上各一册 又紹興陳崇慈先生募捐五百册 四川龍漢靈先生募捐三百册 分戶芳名容再版補刊

2

703094

(1)



關 帝 靈 感 錄

●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春月初版壹萬冊 ●

● 每冊定價角半多購格外從廉 ●

編 校 者 太 原 寒 世 子

廈 門 大同路一〇五 宏 善 書 局

上 海 南市東麗園路 宏 善 書 局

上 海 霞飛路嵩山路 道 德 書 局

蕪 湖 襄 安 佛 化 書 局

南 昌 大 世 界 善 書 部

藏 版 者 上 海 道 德 書 局 電話八二七七四號

2
303041
(1)

2
303041
(1)